

啼鵲錄

銚根



吳門顧明道著
湖州五洲書局發行

啼鵲錄

君博題



豔情尺牘

本書自出版以來風行海內銷數已達萬餘其價值之高尙固已有口皆碑無待贅述茲欲申謝諸君拳拳雅意特請海內名士增編傑作十餘篇刊在正集之後均係切近時事之作痛快淋漓香豔絕倫誠爲言情尺牘中之巨著也并請名畫師金世亨先生手繪水彩美女精印二色銅版封面亭亭倩影殊雅觀瞻愛閱香艷文字諸君盡速啓而讀之精裝一厚冊定價洋四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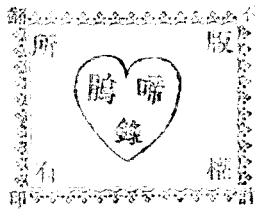
本外各埠大書坊

代發行所
 五洲書局
 上海蘇盤街五百十六號
 中華圖書館
 上海四馬路
 海左書局

中華民國十六年八月四版

啼鴉錄全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著作者 吳門 顧明道
 校訂者 吳松陵 趙近
 發行者 吳松陵 軒齋
 印刷者 上海五洲書局
 發行所 上海五洲書局
 代售者 各埠大書坊

代發行所
 上海蘇盤街五百十六號
 上海四馬路
 世華圖書館
 海左書局
 益新書局
 大東書局

哀情小說之光

國華謹題



許序

文章窮而後工。古有是言。往往奇驗。然予以爲亦文人結習致之也。以用情之婉。爲排側。雖處順而唏。昔納蘭容若。工爲要眇悽怨之詞。讀者咸疑其不似貴公子。然則工於言愁者。殆不盡因境遇也。顧或聲氣之感。召則文人境遇。殆無往而不窮。證之史簡。幾難枚舉。太史公自傷於刑。抽毫授簡。百端交集。若有淒風苦雨。挾與俱來。人事之得喪。且然況其阨於天者乎。天賦我以形。而偏斬予自由之樂。設身處地。其何以堪。吳下顧子明道。豐才積學。乃盛年櫻疾。遽不良於行。蟄居以著作自表。見悲感之忱。藉以一洩。則其蓄秋士之悲。托於春女之怨情也。曩者曾爲序叢刊。亦旣言之。雖然。予終欲廣明道之意。而以強自歡聒之。謂人定勝天之說。亦吾儕人世取樂之一法。明道欣然以爲是。云此後當多作樂觀家言。是知明道之慧業。正不止此也。讀者當於鷓鴣中。求明道之自有所謂鸞鳳和鳴者。

辛酉隆冬。毘陵許指嚴序於滬西寄廬。

蔣序

明道多情人也。年少而學富。與予爲知交。弱冠時。愛讀言情小說。每有所作。靡不香豔旖旎。閒嘗過從。絮絮談紅樓西廂。不倦。而其品性則溫柔而敦重。一日來予處。適與予家一二女戚。覲面談吐。時啞啞不能出口。且面

顧不敢作劉楨之平視予因笑之而敬其爲人也則戲責之曰君喜言情何一見女兒即作道學君子耶明道笑而不答自予留學外洋鱗鴻無間明道且常以其著作寄示悉有價值者吾早知明道必成爲小說家矣雖然歷觀近年明道所作大都爲感事傷時之文而來書中憂國憂家之語時露于行間字裏今茲又有啼鵲錄一書出版率爲哀情小說以書抵予囑爲一序噫回首當日不及十年耳明道一翩翩佳公子也不幸爲病魔所厄至于今抱莫大之隱痛矧復處此國政飄搖社會頹墮之秋靜中思之在在咸足悲梗乃不得已借此以抒洩其恨蓋今日之明道非復十六七時之明道矣予雖深知之而無以相慰也惟予謂明道質本聰俊不必多從事于裨官家言蓋節其光陰研討西文以求應用之學蓋明道於西文亦深有根柢者明道聞之不以爲忤且樂允焉然而明道之小說固已能自成一傳之不朽矣史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啼鵲錄者殆足以當之

民國十年華府會議開幕後二日蔣夢熊序于合衆國之加利福尼亞省

吳序

娟娟此豸戚戚何爲無淚不紅有懷難白感命宮之糜竭慕愛嶽之行羶等是可憐蟲它身無地怪哉希有鳥搔首問天蠟炬自煎心灰猶熱蠶絲自縛足繭猶行愁圈套而成魔文瓏璣而織恨話幾番之辛苦泣五夜之

子規此吳中顧明道先生所以有啼鵲之錄也。損才子之手書，寫麗人之身世。祭蓮生舌成竹，任胸噓氣若蘭。束文如筍，高不抗低不墜。恍聞窺鶴之仙音，樂不淫哀不傷。尤得關雎之詩意，梅魂乍返，蝴蝶銷魂。桂魄初生，蟾蜍落魄。雨殢青神之峽，棧道難通。雲迷白帝之城，秭歸相近。紫塗鴉之樹，顏色驚寒。嫣紅謝豹之花，血癡如昨。香偷韓壽，恥談艷史。風流箋孽，薛濤寫出哀詞。雪浣中秋，選韻彩鸞之句。斷腸元夜，觀燈綠蠹之樽。玦手桂堂東畔，怨錦瑟華年。梅閣西邊，探玉斂芳訊。清曉結同心之帶，昨夜星辰嫩涼。添半臂之衣，新秋天氣。鶯梭織恨，聲滴溜而輕圓。燕剪碎愁語呢喃，而孤悶補錦字新摹之帖。斷爛誰修，還羅襦舊繫之珠。寂寥誰慰，記花陰密約。急嚏難防，悵柳外微行幽蹤。已杳鳳凰，雖去留存。弔鳥之山，鷗鷺無猜。填恨冤禽之海，羞掩而扇。枝月魄道是無情，却有情語通。而車走雷聲，謂爲易達。偏難達重過，蔣徑奈何。琴候孤懷，獨上秦樓。無復蕭吹雙調。芙蓉秋雨，文君之面。嬌妍楊柳，曉風楚女之腰。嬈娜撫今感昔，嫁杏綠慳。怨別傷離，聘棠力薄。記曲會拈紅豆。簾勝蝦鬚，繞牀欲弄青梅。香銷龍腦，十年幻境。夢冷於煙，千尺愛河。情深如水，先三日後三日。上已虛過，彼一時此一時。良辰孤負，那堪回首。未免傷心，比莊叟之寓言。大都十九，惟江郎之恨賦。迥異常炬，載讀錦章。難除綺語，盥紅薇露。搓綠橙霜，每飯不忘。胡麻仙子所思，不見香艸美人。酒徒厠逸老之班，杖頭錢挂。揖客踞將軍之座，盾鼻磨日試萬言。倚馬而桃花色淡，月明千里。思鱸而蕪菜味濃，誦可歌可哭之文。虎頭癡絕，記多。

病多愁之際。鴻爪迹留紅葉。將離黃花。難就誤小憐之續命。慨大捨之有才。視奇文。何敢弁髦。芳情若揭。索便句於焉。冠首藻思。頻催錄繡。闌之成言。傳語仗風前。鸚鵡擬玉臺之新序。垂名輸天上。麒麟。

古歛東園吳承烜拜序

愈序

無量兒女。便有無量情纏綿。綿綿如無量春蠶之縛繭。說者謂兒女情絲之長。縱可以繩古今。數千年之歷史。橫可以繞千百萬路程之地球。而三匝神乎哉。情也。魔乎哉。兒女也。當夫千骷萬骸。屏居息處。渺不相接。情之狀。無着。忽焉呱呱一聲。艷質現。雋才出。所謂痴男慧女。色夫媚子。雜沓跳躍。而出于情舞臺上。歡樂雜作。而哀音杳起。於是蛻自啼。其怨史。鳳自哀。其慳緣。小閣春深。影弔燕雛之隻。誰家秋思。心驚兔魄之圓。酣淚于三升黛墨。斷柔腸于一束香箋。願子固痴於情。別有懷抱者也。今啼鵲集之作。得毋悲兒女之遇。情場都是恨。嗚乎。噫。兒女之恨事。無窮。文人之心血。有限。願子痴矣。吾知造化小兒。讀願子之作。必啞然失笑曰。無量兒女中。竟無一月圓花好。而盡一聲聲啼碎杜鵑之魂乎。是為敘。

民國十年三十節後五日江都俞騰雲序于花佛樓

范序

春日提壺踏青桃花紅楊柳綠山色葱籠湖光灑激斯時聞天空流鶯百囀與村娃曼歌相應答其境若是其樂可知然而好景不常韶光難再花事既闌頓見寥寂枝頭杜宇更催春歸去九十春華其變若是人生際此有不黯然銷魂者乎豈知錦心繡口舞墨歌筆之小說家樂此不疲抑且同其苦調吐其哀思暮春三月聽之厭矣而乃長吟終歲畢世勿已自苦苦人何爲耶吳門周瘦鵠工哀情小說不知賺讀者限淚幾許矣幸而之海上在彼快活世界中胡天胡帝嬰然小鳴之鵲聲無所動於憧憧塵夢者之心也嗟乎吳宮花草魂依何處乃有顧明道者繼瘦鵠而縱其哀聲於是七里山塘畫船簫鼓中難以愀然不歡之啼吳儂心軟有不迴腸盪氣幽怨可憐者乎不仁哉明道今且以苦吳儂者苦天下傷心人矣嗟夫安得祖龍一炬以火此啼鵲之錄哉然而烏乎能行見不捩走矣不忍言已

辛酉歲不盡十日吳江范烟橋序於鵲夷室

沈序

顧君明道以所著啼鵲錄問序於余明道好學君子著書甚富余嘗讀而善之今明道與余未嘗親一面徒以余平日亦自附于著作之林而遽以文字相質證何其明於集思廣益之誼也余又聞之其友劉君曰君年未而立教某中學諸生爲文章斐然有成此則苟非學養有素者曷克臻是境乎夫士之以著書自見於當世者

其業尙矣。然才德不稱。雖有述作。亦等諸丘貉而已。其必蓄之深。養之厚。然後出其才而發爲文章。所謂宏中而肆外者。斯可貴已。舉世方尙囂張。儼薄之士。輕量天下。痛詆舊學。竊西學。蠡酌以眩當世。以余視之。直野驢之蒙虎革耳。又有子文章。哉。明道獨守其素志而不變。且益加勉焉。是則君之爲人。不可謂非貞士矣。世之讀啼鵲錄者。若但賞其文字之瑰異。是豈知君者哉。

民國十一年一月一日沈禹鍾序於海上

柳序

十年冬。余客簫市。從弟率初語余。邑前輩潘玉堂先生雪巢吟稿。近爲博文公學高才生王君曼笑。藏棄欲求之而未獲也。已晤王君同學金子東。雷于茗肆。一見如舊相識。因爲介紹于王君。以雪巢吟稿來歸。噫。二君可謂盛德君子。能成人美者矣。比金子書來。言王君昔嘗在某中學肄業。其師顧君明道。擅小說家言。將編其所著還珠淚。哀鳳記。以下共十有八篇。匯爲一集而刊之。乞余弁其首。余未識顧君。又未讀其書。莫能有所稱述。第以與金子縞紵之雅。辱其譴諉。不可無一言。因書吾儕殷勤遇合之跡。以遺之。傳稱尹公之佗。取友必端。又言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故曰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弘。余因信金子。而信王君。且以信顧子。尤因信顧子之器識。而更信其文藝。古人倘不我欺歟。

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松陵柳亞子鈞

劉序

近代文藝之潮流趨重於戲曲小說。蒙其影響以戲曲化之作品爲高。夫小說者衣袋中之舞臺也。藝術之應戲曲化於理當也。戲曲化者何曰戲曲。主悲劇而崇獨幕小說亦應主短篇而以哀情爲上也。吾友顧景程治小說有年所作多短篇而情文悲哀讀之未有不凄然淚落如坐梨園中目擊動人之悲劇也。猗嗟其藝術之手腕神矣。豈僅合於文藝之潮流而已哉。邇者更選其得意之作彙爲一集以問世。顏曰啼鴿。意謂人世之悲劇可於此悽惋之鳴聲中間之也。抑聞之杜鵑啼血則斯篇也。謂之顧子心血之結晶可也。劉廷枚序。

許序

嗟嗟南朝金粉常盡愁眉北地胭脂多承泣臉花含情而不樂烏啣怨兮恒啼從來名士飄零美人憔悴憐卿憐我淚濕青衫傾國傾城心傷紅袖於是海枯石爛嚙臂留盟地老天荒返魂乏術早知今日悔不當初溯自妾家桑陌相鄰桃葉溪頭郎住溼濱不遠玉人橋下潘郎才調卓女心腸旣移稱意之花爰唱定情之曲固已極綺羅之韻事豔風月之新聞然而菱鑑難圓彩霞易散血殷袖猶期鼓瑟於他生淚灑蛟盤願訂畫眉於來世天乎太酷人也奚堪甚至春蠶已死猶纏身後之絲蠟炬成灰不盡燼餘之血旣非達人以齊物烏能太

上而忘情。吳門顧子。屬撥蕪詞。嗟嗟。鵲錄。雨夜。孽海。魂驚。雁唳。秋江。思鄉。腸斷。寫萬古迷途之泣。續千秋長恨之歌。略弁綺語。用疏隳引。

歲重光作噩。圜月毗陵。許冠羣啓超序於海上寓廬。

陸序

顧君明道作哀情小說。啼鵲錄。或馳書相告。屬弁一言。余維男女之間。未免有情。苟能超乎形體之外。則無間於生死。離合軀骸。雖滅而其精神常留。形迹雖阻而其心靈常通。若亟亟焉。惟形體歎樂。求於是。墮入魔道。而有所謂哀情艷情者矣。夫哀情者。自取其哀而已。卽艷情者。亦能終享其豔耶。逝水流光。年華暗換。紅顏白髮。相去會幾何時。形體之愛。甯足恃也耶。且人之用情。貴乎高尚而博大。青年有爲之秋。太上謀世界之幸福。其次一國。其次一地方。一鄉黨。愛博而情乃正。使誤用其情。沉溺於男女之間。得志則稱快。一時不得志。則厭世。經生人謂風流情種。雅人韻事。吾則謂社會之蠹賊。世界之罪人耳。然惟精神之愛。無斯弊。加以脫之彌漫太空中。而永無缺陷。顧君深於情者也。錄此以示世。余雖未讀其原。作然。吾知其書言在情中。意在言外。故敢以斯說應之。噫。周失紀綱。蜀主化鳥聲。腸斷寄托春心。願讀者勿徒嘆其文章之工。妙事跡之離奇。而一細味顧君言外之微意也可。

任序

天下惟多情種子能爲悱惻纏綿之文亦惟深知情之能誤人者方能爲哀感淒楚之文曷言乎情能誤人蓋能載舟者能覆舟能福人者能禍人不善用其情則未有不墮魔窟沉孽海一往而不返者也嗟乎媧皇有恨莫補缺陷之天精衛多悲難填孽窟之海普天下之可憐虫亦衆矣杜鵑多情啼斷柔腸願君其亦深知情之足以誤人而爲此哀音靡曼之作乎拈來斑管寫出恨事讀其十年一吻春之恨孽海雙花還珠淚諸篇吐語哀艷而立意苦深世之痴男怨女選選作繭自縛設令一讀是書其亦可以憬然悟矣君才思洋溢善爲小說家言而短篇尤能勝人前有明道叢刊一書出版短篇小說大觀也今啼鵑錄一書又爲短篇哀情之集成吾聞西方有小說家毛柏霜爲短篇小說之王若君者可稱爲東方之毛柏霜矣因不揣譎陋而爲之序

壬戌孟春驪珠女史敘於散花室

題詩一

以來詩先後爲次

雲門道人

君不見壺中世界該窠蜂抱香噲噲迷花叢自由多半爲情死萬般色相都歸空又不見虎頭著就啼鵑錄老梅題詠皆珠玉新詞曾使小紅歌不成聲嗚咽哭吁嗟乎浮生若夢沈無痕苦海夢淪悲失足似綺年華逐

水流鶴憐鏤愛空綢繆

題詩一 題可憐他死了

陸野衲

補空鍊石女媧氏可奈情天漏無底各人有淚各人還齡官不屬痴公子郎君本愛女嬌嬌無奈嬌嬌敵屢視
幾經幻劫鍊香魂勾引春回女心死女心死郎不起再世玉簫今已矣滿天風雪蕩愁雲熱血冰魂化塵滓

題詩三

費華髮

女媧鍊石欠聰明一角情天忘補平遂令紅顏墮塵劫因緣簿上漏註名齊叩天關訴哀怨都是杜宇斷腸聲
我本玉皇舊御史頗怪月老愬無情亦繩祇解繫裙袴佳耦偏閉釵鈿盟老悖溺職合懲戒手繕彈章奏玉京
公案未銷十有八乞交小臣重理清一一改判聯眷屬代天推恩盡撮成會看北辰頒勅旨或如所請准施行

題詩四

尙敏人

冰雪何年嚼臨風吐妙詞碧梧含舊恨紅豆寄幽思情重愁難破才高語欲癡一枝哀艷筆付與杜鵑知

題詩五

范君博

清溪一曲抱欄腰柳下人家傍石橋春好月明人不寐著書情味勝吹簫

題詩六

趙眠雲

一編情史寫黃昏。中有冤禽血淚痕。不是稗官閒筆墨。才人影子美人魂。
誤盡人間好女兒。牽纏祇爲一情絲。阿儂還未枯禪悟。舊事重提也要痴。

題詩七

鄭逸梅

鍊石精誠盼女媧。眼前容易變天涯。兔兒實蝕長圓月。燕子空銜已落花。
萬里空江照月明。仙雲高處珮環聲。如何一夢成千古。冷落秋牕泣短檠。

題詩八

張慶霖

大抵美人多命薄。從無名士不傷神。寄語世間痴兒女。悲歡離合是前因。
虎頭彩筆艷如花。故托鵲啼寫怨嗟。一卷辭成墨和淚。三更月上窻紗。

題詩九

屠守拙

讀來盡是斷腸聲。底事先生感慨深。博得人人都灑淚。艷情不寫寫哀情。
第一絕戲代讀者問先生
婿將大夢醒春婆。缺陷鵲填是愛河。着墨不多用意苦。豈因喜事故興波。
第二絕戲代先生答讀者

題詩十

張枕綠

千古紅顏薄命多。文人何事費揣摩。自從讀得啼鵲錄。恨海乃知有網羅。

題詩十一

金一明

花○開○花○却○認○啼○痕○往○事○迴○環○幾○斷○魂○叫○破○紅○樓○多○少○夢○哀○情○筆○底○細○評○論○
人○生○苦○境○女○兒○多○我○亦○心○傷○喚○奈○何○聽○到○鶉○聲○啼○不○斷○潑○潑○熱○淚○濕○青○羅○
精○術○難○將○恨○海○填○今○生○怎○續○好○姻○緣○啼○花○叫○月○空○餘○怨○春○暮○宵○深○悵○不○眠○
拚○將○心○血○寫○哀○思○從○此○芳○徽○萬○古○遺○一○片○深○情○誰○領○識○痴○心○惟○有○杜○鵑○知○

題詩十二

沈雨人

賴○將○哀○怨○訴○東○風○望○帝○魂○歸○夢○已○空○血○淚○斑○斑○啼○不○斷○一○般○都○是○可○憐○紅○
傷○春○原○爲○惜○春○殘○啼○到○春○歸○淚○未○乾○花○月○半○生○原○誤○我○忍○將○花○月○撇○開○難○
九○十○韶○光○感○逝○波○春○闌○鳥○亦○喚○蹉○跎○浮○生○同○是○華○胥○夢○夢○有○參○差○可○奈○何○
權○將○哀○思○釋○成○書○寫○到○情○深○淚○已○枯○滿○紙○斑○爛○猩○血○色○不○知○是○淚○是○瓊○珠○

題詩十三

龐樂園

啼○鴉○哀○思○搖○簫○章○揮○洒○同○情○淚○幾○行○畢○竟○人○倫○有○離○合○可○能○世○態○背○炎○涼○苦○吟○事○業○難○排○遣○綺○麗○才○華○寓○感○傷○
最○是○孤○燈○風○雨○夕○細○石○盪○氣○更○迴○腸○

題詩十四

范冷芳女士

嶺上梅開十月時。有人索句到江湄。顧君不著英雄史。豈是鍾情在女兒。
清名籍籍傾寰宇。大著觥觥徵品題。同是天涯未歸客。紅鵲何必盡情啼。

題詩十五

俞筠青女士

恨縷愁絲話苦辛。此中哀樂非無因。憑君一管斷腸筆。寫盡情場失意人。
志同道合兩心堅。無奈痴情難回天。不信人間多缺憾。杜鵑啼遍是誰憐。

題詩十六

鄭周壽梅女士

暫見花間滴淚頻。柔鄉拚取葬愁身。有才輕艷真爲累。此意誰人識苦辛。
(集王金壇句)

題詞 以來稿先後爲次序

賣花聲 第二體

程瞻廬

心事夜燈知。惆悵年時。毫尖滴盡血絲絲。一束蠻箋腸百結。淚暈胭脂。
月上海棠枝。瘦損腰肢。玉釧多半挂。相思莫怪啼鵲啼。不了鵲也情痴。

高陽臺 題啼帖別史

王蓴農

琴外支愁尊前訴夢碧桃花底重門擁髮淒然年時著意溫存并闌落葉聲如雨顛疎燈容易黃昏思難禁磨
 帕新題點點猩痕多情怕見天邊月慣初三下九蛾黛含顰幾日西園東風綠長苔根一鈎斜掛三星迴任
 風流秦七銷魂泣幽尋心上穩春掌上羅裙

浪淘沙

鄒酒丐

天地混機靈坐主蒼冥悲歡離合弄浮生顛倒大千皆入夢擾擾營營秦媼忒無情人事難平可憐男女惡
 家庭全仗香溪才子筆記得分明

虞美人

許瘦蝶

武陵漁返桃源路慣把閒情訴蠻箋萬幅淚千絲畢竟排珠綴玉為誰癡愁羅恨綺心機織都化啼鵲血
 痕紅沁墨痕香不管賺人盪氣更迴腸

浪淘沙

陸醉樵

兩闋 題哀鳳記

小閣護簾攏蝶夢初慵桃花人面記相逢暮雨朝雲何處是十二巫峯一別又忽忽勞燕西東忍將消息問
 春風芳草天涯依舊綠鳳去臺空

悄倚一燈紅怕憶歡棕夜深金井絮寒蛩最是蕭蕭風雨惡搖落梧桐天末唳哀鴻黯淡秋容玉蕭鳴咽曲

初終何事。瘞花銘再續。只爲情鍾。

八寶妝

顧君明道以大著啼鵲錄見示載有梅芬閣本事一篇因拈此以謝

舒問梅

籤署啼鵲。悲冰爾慘絕。一編哀史。多半傷心。難卒讀。幾輩痴情。廿死空。鶴鵲漸腸。惟有吳姬。頗饒兒女英。
雄氣末路上。清修道。差強人意。陳跡過。眼烟雲。懣情一切。見聞不可思議。記芳閣。鳳簫象管。共消遣。花間月底。恁幽影。依稀夢裏者。篇頻讀。將愁洗。竟逐去。愁魔蕪詞。寄慨酬高誼。

踏莎行

題中秋之夜

明月清溪。中秋佳節。一般風景無差別。壁人一對。似鴛鴦。溪邊締合同心結。嚴命難違。自婚決絕。去年此夕情何熱。今年此夕。痛盟寒害。郎癡捉。溪心月。

前調

題孽海雙花記

妮紫愁凝。媽紅淚滴。如花姊妹難相匹。姊嘗棄。婿枝重。婚妹婚。自誤。珠沉泣。憐固堪憐。惜尤可惜。芳盟錯認。堅同石。一般詠絮。好才華。前車杆鑒。無知識。

前調

題哀風記

薄倖郎君。有情眷屬。孽緣既盡。何堪續。鳳兮。訴怨托青琴。哀哉。傷別傷春。曲花雨。愁紅珠。塵慘綠。才人替結。

相思局讀來都是斷腸聲聲似叫蒼天哭

前調 題西子湖邊

西子湖邊南屏峯下綺年伉儷何瀟灑比肩蜜月散神仙六橋三竺傳佳話
舊地重經新聞驚訝杜鵑已是芳魂化誰憐夫婿病瘋魔依然風景如圖畫

相思引 題還珠淚

拾得驚鴻小影歸冷香閣上見題詩雷峯塔下一瞥了相思
守志佳人驚水寡鍾情公子雉朝飛
綢繆綠親誼尙俠莫嫌疑

前調 題看似無情却有情

看似無情却有情病緣媚敵幾犧牲美人難處誰爲判公平
同學由來交誼重罷爭感佩至心誠賢哉割愛讓與締芳盟

菩薩蠻 題一束斷腸的香箋

花牋一束誰收拾不知似淚還似墨萬語與千言無非怨所天
寄歡歡懊惱恨不相逢早繾綣若爲情良緣縹緲再生

前題 題孤燕痛語

洞房昨夜停紅燭，朝來夫死披麻哭。如此未亡人，傷心命不辰。主婚由父母，婿病當延佇。梁燕痛孤栖，喃喃

語是非。

前題 題他之秘密

世何崇尚周公禮，婚姻專制稀誠意。妾恨為兒夫，陶情不正途。力難規諫效私好，閑花草事不與人。憂風流

莫下流。

前題 題飛機恨絲

法軍飛機轟遭擊，軍官墮地無殘疾。村女護傷痊，復能臨陣前。班師期好事，女病先期死。哀唱斷腸詞，情絲

化恨絲。

偷聲木蘭花 題奈之何哉

鴛鴦任耦，神仙美解放。綢繆經濟，使姑惡非常。壓制難堪，生自戕。同時一事情，相若權利奈。郎違夙約，握算

持籌珍重珠胎方始休。

雙調憶王孫 題我為什麼要嫁

序

護○萎○椿○凋○孤○弱○女○如○小○草○寄○生○姑○母○長○成○納○綵○屬○誰○家○卻○不○使○知○其○故○
 一○朝○打○破○悶○葫○蘆○自○怨○艾○櫻○心○苦○
 愁○腸○綫○繞○絲○千○縷○專○制○律○配○婚○強○主○

月○底○修○簫○譜
題啼蛄別史

試○驚○鴻○思○引○蝶○疑○似○彩○雲○現○何○事○窺○臣○總○憶○宋○牆○見○挾○書○朝○暮○相○逢○靈○犀○消○息○每○流○盼○笑○容○如○絢○
 言○惡○少○無○良○綺○緣○竟○中○變○阿○母○訶○儂○故○使○藕○絲○斷○花○前○曲○譜○啼○鵲○戲○情○寄○恨○算○銷○却○一○重○公○案○
 夢○痕○淺○流○

蝶○戀○花
題焚稿

茂○苑○蟹○公

描○就○驚○鴻○非○小○可○况○復○羅○襦○不○用○牢○關○鎖○玉○體○橫○陳○雲○鬢○彈○銷○魂○幾○欲○成○真○個○
 沒○計○將○愁○破○一○幅○崔○徽○投○烈○火○殺○機○拚○向○情○魔○墮○
 怎○奈○求○凰○謀○已○左○恨○海○茫○茫○

臨○江○仙
題十年一吻

讀○到○多○情○香○艷○語○風○流○雅○慕○才○郎○相○思○無○計○慰○愁○腸○一○雙○紅○豆○子○滋○味○十○年○苦○
 年○光○香○桃○骨○瘦○最○堪○傷○宋○樓○通○一○豔○難○覓○返○魂○香○
 秋○蟬○春○鷓○驚○屢○換○藥○爐○消○受○

畫○堂○春

憐○花○館○主

殘○紅○寥○落○柳○絲○長○杜○鵑○啼○斷○愁○腸○饒○春○無○語○暗○神○傷○默○默○淒○涼○
 著○作○都○憑○感○慨○莫○言○才○子○猖○狂○哀○情○一○卷○寫○

閒窗費盡思量

南柯子 兩闋

漏轉銀燈夜香殘玉簫秋西風庭院思悠悠
况是三分病湊七分愁
東流無奈一行新雁過妝樓

影弔憐丹鳳盟寒到白鷗
閑情待寄水

蝴蝶銷魂處蟾蜍落魄時
情長情短繫情絲
說是江東才子虎頭癡

慘綠描煙柳愁紅盟露薇
一般篇日記

靈飛只有瑤臺仙侶上元知

水調歌頭 題哀鳳記

小說晉書探景慕虎頭痴一篇哀鳳新記痛讀夜深時
莫管情長情短莫管緣深緣淺紅豆最相思
待把羅裙問消息落花知使青鳥奴亦雁路多歧
不應含怨何事垂淚搗烏絲精衛難填恨海杜宇易驚
夢境風雨泣天涯是否離騷擬香草美人詞

鮑蘋香女士

淒涼犯

吳清麗女士

燈香搓手題新句枯腸徒自搜索一編珠潤萬言玉潔
橫陳案角封箴作惡怨楊柳者般輕薄恁花前紅情綠
意芳訊斷沙漠終日愁城坐觸境淒涼無窩安樂鴛鴦
夢幻感浮生天涯淪落爲問如來那色相空空奚著

會黃花。又負九月九日約。

高陽臺 題哀鳳記

吳絳珠女士

燕帶愁來。鴛鴦合恨。去哀哀。孤鳳存臂。三匝。栖枝。梧桐。莫怨春生望中。不見丹山路。待朝陽。許否。重鳴。獨沉吟。氣激難平。夢好難成。朝雲暮雨。知何處。又終風且暴。缺月徒明。玉軟香溫。有情反覺無情。雙飛雙宿。空惆悵。問秦樓。簫譜何名。最淒清。雁語銀箏。鶴控瑤笙。

一斛珠

方外虛生

自由非易。更教解放。爭權利。世人若個真。如意。虛得。鵲啼腸斷。流紅淚。身死縱然。心不死。冤魂孽海。甘沉滯。色空空。色參三昧。清課餘閒。忍誦悲觀史。

惜花陰

方外松樵

大千世界。牢愁窟。億兆同心。結。卻是可憐。試看中天。明月圓。還缺。才人筆底。洋洋說。墨凝啼鵲。血絕。妙慘。文章喚醒痴人。如捧當頭吻。

啼鴉錄自序

自來稗官野史荒誕不經本不足供大雅一覽而士君子丁危急存亡之秋不爲奔走愛國之舉乃拈管弄墨用心于斯道不亦末歟且爲小說既不寫英雄俠士可歌可泣之遺聞以興起讀者之同情又不明正道闡公理指陳社會利弊爲世人借鏡作文化運動或述快意愉目之事發天地之秘藏生閱者之歡心而獨的的焉瑣瑣焉傳兒女之恨事記情場之哀史珠沉玉碎蕙折蘭摧徒使人讀之於悒不樂廢然拋卷而去抑又末矣信如是吾亦將何以自解雖然人生之所渴望者非美滿幸福乎無如花開祇在一時月圓難逢三五不如意事常八九同是圓顛方趾之倫而能終身享甜蜜之光陰不知憂愁爲何物者有幾人哉若夫小憐命薄奉倩神傷延津之劍長斷樂昌之鏡不圓或鸞飄鳳

泊對黃。花。兮。涕。零。鈿。劈。釵。分。拈。紅。豆。而。增。感。或。還。珠。有。淚。恨。不。相。逢。未。嫁。時。完。璧。難。期。此。情。可。待。成。追。憶。則。又。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且。吾。生。墮。地。二。十。五。年。矣。馬。齒。空。加。勳。名。未。樹。前。塵。影。事。不。堪。回。頭。故。每。聞。悲。慘。之。事。中。心。輒。爲。感。動。有。不。能。已。於。言。者。則。抽。吾。餘。暇。一。一。以。記。之。譬。之。五。夜。鵑。啼。自。鳴。其。悲。且。以。弔。人。復。何。擇。哉。烏。虜。以。吾。所。得。之。學。猶。之。蹄。涔。之。量。洄。酌。之。盈。自。媿。無。治。世。之。才。可。以。爲。福。國。利。民。之。計。又。不。喜。爲。恭。諛。歌。頌。之。文。以。博。當。世。所。謂。偉。人。者。顧。盼。而。徒。致。力。于。此。哀。情。說。部。宜。有。如。前。之。所。述。其。爲。人。所。唾。棄。不。顧。也。斷。斷。然。矣。然。使。千。萬。人。中。得。一。人。憐。而。讀。之。一。洒。同。情。之。淚。則。余。亦。可。以。無。憾。也。已。噫。

民國十一年發刊日吳門顧明道序於正誼齋

影小道明願者作



啼謁弔月圖

張光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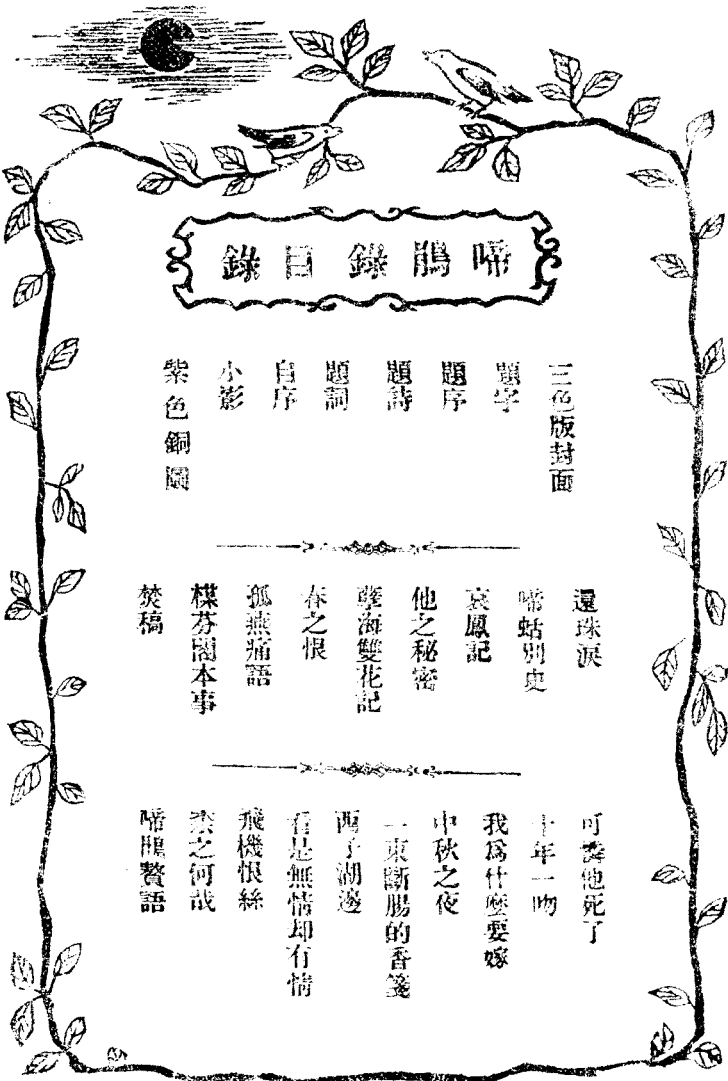


（參觀本書啼謁弔月史）

鍊影

小窗幽寂。謝家庭。既舊
 時月色。立盡黃昏。丁所
 深。深照人尋。覓曲欄風
 定。調。調。看約。作彩雲三
 只。到而今。一一。前。魂。花。影
 都。無。聲。息。起。把。柱。枝。斫
 盡。畫。樓。天。遠。遠。清。影。無。歸
 料。是。婦。娥。夜。夜。覓。人。一。例
 淒。涼。瑤。夕。早。知。靈。藥。無。憑
 披。却。空。揭。元。霜。狼。藉。問。黃
 寒。直。任。滿。虛。可。也。風。清。月
 白

清氣橫空



啼鵲目錄

三色版封面
 顯字
 題序
 題詩
 題詞
 自序
 小影
 紫色銅圖

還珠淚
 啼姑別史
 哀鳳記
 他之秘密
 孽海雙花記
 春之恨
 孤燕痛語
 樛芬閣本事
 焚稿

可憐他死了
 十年一吻
 我為什麼要嫁
 中秋之夜
 一束斷腸的香箋
 西子湖邊
 看是無情却有情
 飛機恨絲
 雲之何哉
 啼鵲贅語

啼鵲錄上卷

吳門顧明道著



冷香閣者虎阜名勝之一也。初吳中人士以虎阜風景幽寂而地僻路遠遊山者苦無憩息留連之所。因募資闢於其巔。徧植梅樹。榜署曰冷香。因所見而名之也。每值初春之際。早梅方開。一般風雅士女咸來閣上。烹茗閒坐。領略清香。較之城市間之塵囂。甚上。龐雜沸騰。則固別有天地矣。一日午後。閣上來一裙屐少年。丰姿瀟灑。擇一雅潔處烹茗賞梅。憑欄而觀。見閣下大小梅樹已盡。叶落疏枝。橫斜暗香。浮動微度。鼻觀心爲之醉。因嘆曰。時至今日。風雅淪亡。嗟彼貴遊朝夕。徵逐於綺羅叢中。笙歌隊裏。而一般儼然爲公卿者。則又奔走勢利之途。伺候權貴之門。汲汲皇皇。患得患失。寧復有如林和靖。梅妻鶴子。隱逸出塵者耶。憮然久之。回身四顧。瞥視粉蠟牆上。墨跡琳琅。似有人題詩者。顧視之。乃七絕兩首也。

苦無妙術。滌煩襟。傑閣新開試一臨。坐對青山成嘯詠。梅花能似冰心。

零丁弱質。欲何之前途。茫茫安可期。一片孤懷誰與語。此心獨有此花知。

蠅頭小楷效衛夫人簪花格。明爲女子手筆。而詩情又沉鬱。芊綿哀而不傷。深得風人之旨。則大驚嘆。頗恨不知爲誰家女郎所題也。徘徊久之。又見西欄盡處。有紙裏一往拾而破視之。則一小影也。一女郎年可十八九。丰姿秀麗。淡妝可人。倚一小亭之側。含笑凝視。絕代也。少年見之狂喜。曰。誰家麗姝。留得此驚鴻艷影耶。古今美人難得如此。畫中小影者。足以當美之一字矣。然而繼思。圖中春風雖識一面。而彼美之究爲何人。則不可得而詳爲之。奈何。因思一詢侍者。或可稍得底蘊。適侍者提壺。至少年取小影指謂之曰。今日或前日曾有此女郎來乎。侍者曰。此女郎歟。今日清晨曾至。是借敷女子。烹茗閣上。至午方去。諒爲女校學生。此壁上詩亦即此女郎所題者。彼曾向我索筆墨也。少年曰。壁上題詩者爲此人歟。曰。然。少年拍案曰。是矣。侍者曰。豈先生之親戚乎。少年搖首笑曰。不。若能識此女郎。而有以告余。否。侍者笑曰。此間遊客甚多。余烏能一一知其歷。史。先生乞相恕。余事劇繁也。一笑而去。少年無如之何。目睹此飛來倩影。一片柔情。徒深神往。默思當今有姿色之女郎。非少願求清才幽情玉骨。冰肌淡雅。如閣下之梅者。則舍此女郎而誰。雖然。女郎之芳蹤不可知也。我其求之于青山綠水間乎。則淺緣福薄。奚能巧值。思至此。頗懊恨。即起立徘徊閣上。倚欄而望。時天已近晚。林間夕陽。與天際浮雲。煊染成一片紅霞。而閣前梅林。被風搖曳。時覺清香撲鼻。少年觸景。生情。頗涉遐想。而遊人皆相率歸城。少年亦懷倩影。踽踽而歸。

少年吳姓，晦庵其名，世家子也。美丰姿，多才藝，執教隸于某中學，每日祇授課一二時，蓋晦庵非窮措大，藉此餬口者也。其父曾爲侍郎，年老乞退，妻任氏，生晦庵等姊妹三人，姊字娟，已嫁，弟名仲強，肄業海上。晦庵侍奉雙親，享天倫之樂，惟尙未授室耳。其父母本欲爲之物色佳媳，以期含飴弄孫，無如晦庵獨于此事堅持反對，人皆怪其性情之謬異，而不知晦庵並非太上忘情，其所以遲遲不欲者，以不得知心寧作鱉魚也。而自冷香遊後，每不能忘情于閣上之詩，與夫美人倩影，惘惘如有所失，繫戀于一縹緲虛空，不可想見之人，可謂痴矣。明年生與至友數人同遊西湖，終日徜徉于水雲鄉中，其樂無極。一日生與友人共駕舴艋，親自蕩漿，至雷峯塔畔時，已傍晚，夕陽映照林中，成一片紅霞，塔頂爲陽光所射，亦閃閃作金色，蟬聲聒耳，山光撲面，清風徐來，水波微動，正心曠神怡之際，忽見有一畫舫掠小舟而過，一女子衣淺碧衫，以手支頰，憑窗遠望，丰神綽約，依稀影中人也。急審視之，容貌酷肖，而女子亦已斜睇及生，欲再視則舟行甚速，已遠離丈餘矣。生此時迷離惆恍，心無所主，漿墮于水而不覺，其友笑曰：「驚鴻一瞥，令人神往，不謂淡漠如晦庵，亦入魔道矣。」生聞友言如夢方醒，一笑無語，取其漿返棹而歸。明日生一人獨雇小舟，至其處，冀有所遇，則烟水蒼茫，芳踪難覓，卒懷喪返，寓誦兼葭白露之章，所謂伊人者，不可得而求，見冰簟銀牀，頗覺好夢難成也。

世之多情人，其芳潔之情，蘊蓄於中，有所待而不發，既發則壹意專注之死靡他，非若浮薄者，流朝秦暮楚，漫

無宗旨也。故生自避暑歸伊人時，縈夢寐，悵望天涯，一縷情絲飄蕩無已。而秋雨秋風相思，刻骨不覺懣懣臥病矣。生有表姊曰彩貞，來視生病，見生病情特異，知有別故，因窺伺之。適生於無人時出倩影相對，思至無可奈何時，則浩然長嘆不意爲表姊所窺，破前奔其倩影，笑曰：吾固知弟之病異於常人也。今果然矣。生方大慚，而彩貞忽覩影而嘻曰：噫，即此人耶？生聞其言，翌然曰：姊豈識其人者？幸速告弟。曰：是即姊。昔時同學，嚴可雲也。曩在校時，頗與友好。其人品學皆出人上，而國學尤有根柢。後彼不知以何事輟學，然今常見之所居，聞在胥江附近也。弟何由得此小影而思之成病？生乃以事詳告曰：心有所愛，不知其然，但冷香閣上西子湖畔，無端遇合，一見生情，此其中殆有天焉。姊盍一訪彼美爲弟代達微忱乎？彩貞笑頷之，復以可雲在校軼事相告。生聞之，精神大增，又乞其在父母前諱言其事，良久，彩貞乃告辭而去，而不數日，生之疾亦霍然若失矣。

一日生課後歸來，見彩貞方侍其母閑談，自思表姊其資佳，吾至乎因托故偕至書室，問曰：所事若何？彩貞曰：余昨日至其家，以吾弟思念成病，告之，彼頗爲感動，問弟今已病愈否？余曰：自知妹之芳蹤，漸告痊矣。彼雙眉頻蹙，曰：吳君一片痴情，令人感佩，雖然，妹仍望吳君勿以妹爲念。余乃曰：表弟年過弱冠而尚守身，以待平居，雅不喜與兒女廝纏，今甚至思妹而病，此殆有天緣耶？余殊不解，彼聞余言，玉顏微赤，但謂妹自遺失小影後，常惴惴自懼，恐爲歹人所得，造作是非。今吳君既爲守道之君子，若能以原璧賜還，則尤感激靡涯矣。生聞言

至是笑曰嚴女士欲索還小影耶請姊爲言弟已香花供奉視爲奇珍一日不能離也彩貞聞生言嘆曰吾弟落情網矣雖然以可雲之才貌固屬一時罕有使妹而爲男子亦必爲之傾倒是日可雲雖無所言然姊察其意亦似有情而無所忤惟彼尙未見吾弟耳姊今願作寔修成此一段姻緣請以吾弟小影授余一星期日姊當再晤可雲爲弟作說客也生聞言大喜作揖而謝曰俠情如姊令人可感此事克諧終身毋忘但弟意欲先與嚴女士通函藉表寸心煩姊一作青鳥其允之乎表姊笑頷之生乃作書曰

可雲女士賜鑒僕與女士素昧平生而今邊修尺函奉達瑤階者以中心向往神馳無已欲藉此管城子之力以稍表鄙忱也今春探梅冷香得讀女士壁上題詩靈珠在握妙筆欲仙謝女何足比班氏不能儻而字裏行間尤多悲感雜誦之餘私自慨嘆竊不自意又獲玉照豈彼碧翁翁果有意爲之耶然悵望天涯夢中之路難識伊人安在無介之虞尤悲愛而不見於今兩年又今夏避暑聖湖雷峯塔下有葦舫掠我而過憑窗遠眺者非女士也耶一再相遇增人遐想歸後訪問幸遇表姊方知女士瑤居非邇同是姑蘇臺畔人也因爲聊書數言托其轉呈倘蒙不棄狂妄許爲友朋則固馨香禱祝者爾所拾尊照已藏之胸頭作羹臚之對慰岑寂之况知我罪我非敢知也拙詩奉上尙祈晒政佳音之賜尤所翹企吳晦庵謹上

驚鴻絕艷畫中存留得新詩有淚痕緣淺徒深人道嘆兼葭秋水最銷魂

絕代才華絕世姿伊人幽恨有花知
鰥生願把心香爇拜倒榴裙十二時

晦庵作書訖笑曰小詩兩首係冷香閣歸後所作不知自愧并以附呈表姊得毋胡盧乎彩貞取其書觀之微笑曰一往情深弟真多情人也晦庵戲言曰尙不及姊之多情試問逸塵姊丈當年臥病客館時姊噓寒問暖朝夕伴守其多情爲何如彩貞聞言微覺羞忤返身出口吾弟尙來調笑余耶此事我不問矣晦庵急笑止之曰勿作難功德無量彩貞遂以書藏之懷中曰石弟可憐態姑恕汝晦庵又詢及可雲家庭彩貞曰余惟知可雲幼失父母依叔而居今芳齡已有二十常見其眉峯顰蹙似有傷心事在者想或寄人籬下多不如意故也晦庵聞言頗爲嘆惜以爲天下之最可憐者厥爲無父無母之孤雛而况可雲一鶯鶯弱女子耶涼蛩悲鳴秋窻岑寂電燈之下書桌之旁晦庵獨坐椅中面色慘白手一錦箋而長嘆曰希望已絕我其已矣箋上所寫者約略爲「辱相愛感甚雲非木石焉能無情然有難言之隱直陳之恐徒增人傷心然而亦不得不奉告嗟夫吳君雲已早歲許人矣……………」

雖寥寥數字而語語悲痛刺人肺腑此時晦庵失望已極不禁伏案痛哭嗟嗟此情淚也讀者亦勿責晦庵之痴情之勢力自有生以來即瀰漫于宇宙間能有幾人不爲之顛倒哉使晦庵而與可雲成爲有情眷屬則冷香閣上西冷橋畔兩次奇遇人將稱爲天作之合矣今者可雲已屬他人晦庵空勞結想於是淚花血果恨

縷情絲悉爲吾哀情之資料庸非晦庵之不幸乎且由此以觀婚姻猶如買賣可雲誓之一連城貴物無日不在人之注意中悉聽物主之善價而沾晦庵所選已落人後故自爲他人掇足先得矣雖然此等之婚姻能否謂之尊重人道乎當晦庵哭時有一女郎掀簾而入即其表姊彩貞也見生狀亦悽然曰多情自古空餘恨弟亦善自遣慰勿過思念雖然吾不解彼善養者抑何慣會弄狡而使吾弟再相遇多此一番痛苦耶噫余來時可雲亦方自傷薄命淚滴襟袖也晦庵拭淚曰姊亦必勿笑弟之哭蓋弟不獨爲身悲恨且爲可雲痛惜也邯鄲才人反歸厮養自古有之今亦宜然不知可雲所許者爲何如人彩貞嘆曰可雲亦大可憐余初不知可雲已字人今而知所許之人雖亦一讀書少年而有肝疾者明春且將結儷也晦庵跌足曰此何可者可雲之前途可知矣吾儕日覩此名花遭劫而無法救之寧非可恨彩貞曰可雲之叔曾一度爲吏抱殘守缺食古不化尤絕端反對新學家故可雲入校未幾而遽退學者即以此也不然姊尙欲思挽救之計晦庵聞言長嘆無語彩貞復曰弟雖與可雲伉儷之想終不能遂若欲結爲友朋則亦無不可晦庵微頷其首曰此後可雲如有患難弟必盡力相助以表愛情雖然吾今不欲見其人蓋見面之後弟與可雲當作何語不過益增悲痛耳姊乞爲吾告之彼實爲吾天上之明星明星已失前途黑暗毫無樂趣矣彼又爲吾軀中之靈魂靈魂一去形骸無主坐以待斃矣蓋弟一生之愛情已灌注其身不幸而爲他人擢去弟當誓不娶室度此殘生以報可雲

耳。惟。願。可。雲。之。所。遇。不。在。吾。意。料。之。中。則。他。日。弟。死。時。歲。歲。寒。食。節。能。得。彼。來。墓。旁。一。弔。知。塚。中。人。之。痴。情。可。憐。而。一。酒。同。情。之。淚。則。於。願。足。矣。彩。貞。嘆。曰。痴。哉。弟。也。語。語。痛。心。姊。當。告。之。可。雲。然。徒。傷。其。心。而。已。冷。香。之。遊。本。爲。娛。悅。然。壁。上。題。詩。閣。中。遺。影。遂。致。結。此。不。歡。之。果。舉。動。誠。不。可。不。慎。也。夜。色。已。深。姊。亦。將。歸。願。弟。力。驅。此。煩惱。祝。弟。晚。安。遂。翩。然。而。出。

物。不。得。其。平。則。嗚。文。人。學。子。每。至。咄。咄。書。空。徒。喚。奈。何。時。有。不。能。已。於。言。者。則。託。之。於。詩。詞。於。傳。奇。於。小。說。傳。之。於。世。俾。得。同。情。者。之。感。嘆。而。稍。抒。其。懷。如。屈。平。九。歌。梁。鴻。五。噫。尤。其。著。者。也。即。不。文。如。作。者。耳。聞。目。擊。類。皆。傷。心。之。事。於。是。借。人。杯。酒。澆。已。塊。壘。有。此。啼。鵲。錄。之。出。版。讀。者。其。亦。譏。我。爲。無。病。之。呻。乎。今。晦。庵。良。緣。天。慳。有。志。莫。遂。感。潮。層。起。悲。觀。迭。生。是。以。哀。思。繚。繞。于。筆。端。淒。澗。頻。見。于。詩。中。無。限。纏。綿。悽。惻。動。人。有。無。題。百。餘。首。尤。淒。怨。欲。絕。久。之。積。稿。成。帙。付。之。剞。劂。題。名。『。哀。雲。集。』。吳。中。名。流。多。了。其。詞。之。工。而。感。其。意。之。悲。然。尙。有。一。人。燈。下。讀。之。柔。腸。百。折。芳。心。寸。碎。至。泣。不。能。仰。者。非。可。雲。乎。可。雲。一。弱。女。子。權。爲。人。操。遇。知。心。人。而。不。能。受。人。之。愛。種。種。不。如。意。事。無。可。與。語。於。是。思。及。其。生。身。父。母。更。悲。哭。無。已。夜。窗。寂。寂。孤。燈。黯。黯。此。時。此。景。其。何。能。堪。而。彩。貞。亦。愛。莫。能。助。祇。作。無。謂。之。勸。慰。由。此。作。者。知。可。雲。悲。痛。之。心。較。之。晦。庵。殆。有。加。焉。

花紅草綠。鶯舞蝶歌。媚人之春光。競艷鬪妍。似招人遺愁尋樂者。而一般嬉春士女。亦乘此美景良辰。作賞心

樂事然可雲之嫁期至矣斯時可雲心中之悲苦諒讀者可揣得之無煩贅述。晦庵亦送禮物甚多。可雲不欲受。蓋自媿無以報之也。後從彩貞之勸始受之。可雲既嫁其婚多病而性乖僻。夫婦間愛情平淡。間與晦庵通函。則皆哀感之語。而此時之晦庵久已如槁木死灰。無意情場矣。惟愛重可雲之心。則始終不渝。耳。習年可雲竟舉一雄。晦庵作詩賀之。不謂方慶麟兒。遽失良人。哀哉。可雲命薄如烟。結褵未及二載。即爲孤燈。誰爲爲之執令致之耶。可雲哀痛不自勝。頗欲脫離此五濁世界。而一顧襁褓中之小兒。啼飢索乳時。張黑漆之小日。注視其母作笑態。則又不忍拋棄。似彼之小兒。有魔力可以消其自殺之念者。芳心宛轉。痛苦甚矣。晦庵聞之。嘆曰。吾早知有此一日也。可雲何辜。爲此強迫之婚姻。犧牲其一世之幸福耶。聞可雲無力辦喪。即慨助數百金。可雲感之爲泣。下自憾命途多舛。不能早逢彼人。又以年來歷受痛苦。產後在弱。遂奄奄臥病。婿家又無人照顧。晦庵遂懇其表姊往視之。爲煎乳母。又出醫藥資。不計故可雲雖病而卒。獲無恙。益覺晦庵之恩終身難報。遂拂雲牋作書以謝之曰。

晦庵先生惠鑒。雲與君初無葭莩之親。竊紉之歡。而屢蒙援助。仁心厚德。真可謂生死人而肉白骨矣。此情此恩。雖銜環結草。不足圖報于萬一也。算著哀雲集。雲已和淚讀之。諷誦數四。言中有物。雲何幸而獨得君之憐惜耶。然誦「遠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之詩。不禁腸斷心碎。而嘆雲之薄命也。以君之愛

雲一往深情歷久不變誠屬難能可貴但雲以孤雛無主飛絮依人遂有此終天之恨雲之不幸耶萬惡社
會之荼毒耶嗟夫吳君而今已矣雲不難以白綾三尺了此殘生但一念及此心頭之肉則又不忍輕棄使
受痛苦故不得不苟活人世矣君知我者諒不責雲之偷生也雲無他視若死而有靈吳天見憐使我二人
來生得結良緣以補今生之憾則不負君愛我之深情矣抑雲又有不能已於言者君年將及壯亦宜仰體
雙親之意早爲物色雲英以補缺憾毋以一經失意于情場即無志自振也倘蒙惠允則雲亦稍釋罪愆同
學姊妹中不乏女學士雲當力爲介紹玉成其事未知有意否可雲上言

晦庵得書太息者再亦作書以報曰

辱損書已悉言詞哀而婉情意繁而誠盟誦之餘充增於悵嗟夫吾至愛之可雲尙未知汝晦庵之心耶曾
經滄海難爲巫山天下雖大四海雖廣然僕之所愛者惟女士一人而已夫既使吾心愛之一人而已爲他
人所奪去則惟有作鱣魚以終耳復有何心涉足情場哉且女士所受之痛苦間接即僕之痛苦也僕之愛
心久已灌注女士之身亦何忍別覓佳侶使吾心愛之人獨受痛苦乎僕之義務即願協助女士教子成名
亦所以表區區之愛心也嗟夫可雲年來所愛之痛苦可謂至矣僕恨不能以身相代拯吾心愛之人于苦
風淒雨之中耳綿綿此恨地久天長失意之餘夫復何樂秋風多厲上體新愈尙望努力加餐善自遣愁爲

幸晦庵敬覆

書訖覺心中搏盪不已。命下人投之郵箱。獨居書室。倚窗外望。見甍中有海棠一叢。紅萼初放。作可憐色。如美人之血。淚然乃出。可雲玉照。痴視大有今昔異殊之感。而冷香閣上之新詩。雷峯塔下之驚鴻。飄旋于腦海。中永永不忘。蓋初不自意。即爲其一生愁恨之根也。

消閑月刊

本月刊爲吳門趙眠雲鄒逸梅主任并請何海鳴徐枕亞吳雙熱顧明道袁寒雲范君博等諸先生爲名譽編輯特約撰述者皆國內知名之士。內容優美編訂精良書已出至六期每期定價大洋兩角

蘇州鈕家巷四十號消閑月刊社謹啓

啼鵑隨筆

女子生弟即武進周鳳來先生之女而三女服燐案中之含怨以死者也鳳來家境清寒設帳授徒女年雖幼已知艱難操作勤懇絕無怨色會其鄰人盛媼尼女同往典肆質物遇悍媼號金獅子者與某夥戲語穢褻不堪入耳侵及二人女含怒而歸盛媼聳之同往媼許詰責媼淫穢婦也大詬罵宣盛媼隱事於衆而女亦同遭活名憤欲死盛有女亦以死激之三人遂各服燐自盡女死之日細述其事於父母語哀而烈願一死以明清白聚觀者萬人顏色如生羣議歸罪於媼然媼夫金蓮保惡胥也蚤緣權者之門欲脫罪某董乃橫加庇護鳳來格于財勢竟不得懲媼於法汗濁社會公理何在吾深爲生弟呼冤矣指嚴先生與周有成誼因述其事於余欲得吾一言以爲傳然余愧卒卒未能報也茲先筆之啼鵑錄中余所望者青年女子於擇交一端不可不慎耳



殘陽西下。晚風送涼。離裔生負手繞行室中。狀類癡思一事。忽焉而喜。忽焉而愁。久之。曠息而言曰。此正巧合。吾朝夕所見之美貌女生。孰意近在咫尺。則爲吾芳隣乎。吾生多情。而所遇。輒左常欲以吾貞潔神聖之愛情。施諸愛吾者之身。願當今世道凌夷。人心鬼蜮。即一般名媛閨秀。亦復贈蘭采芻。暮雨朝雲。不顧中藩之醜。敢作洪上之行者。比比皆然。欲求一天真爛漫。潔身自好者。則已有才難之嘆。而況才逾鮑妹。韻敵左芬者乎。然。空鳥摩窶。咫尺天涯。吾復有何術。與之接近。徒興窈窕之思耳。言至此。頹然而坐。廢然而嘆。忽室門微啟。一少女子。手持薔薇花一束。含笑自外入。曰。哥欲此玉鷄苗乎。香勝玉蕊。色笑西施。尙憶韓偓有詩云。通體全無力。酡顏不自持。綴疏微露刺。紅蜜欲藏枝。此花的是不凡也。因從架上取玉胆瓶。注水而插其中。置之案上。曰。哥胡一人默默在此。殆有心事乎。離裔生曰。大妹。余方思一詩耳。少女笑曰。昔賈島推敲傳爲美談。妹雖不才。欲爲

吾哥決之。鵝裔生不能答。遂亂以他語。曰：此詩方成一聯。頗嫌不佳。母容推敲。妹從何處探得此花者。少女曰：西鄰姚家。鵝裔生聞姚家二字。色然喜。復曰：妹識姚家何人。少女曰：妹識姚常儀。女土即在本城某女校讀書。者生驚起曰：妹識是人耶。曰：然。彼與吾姨有葭莩之親。妹一日至姨處。常儀先在。遂由姨介紹。得識其人。彼與妹意甚親。暱而又爲比隣。以此妹常至其處。遊談。渠家有小園。薔薇數株。花開正盛。今日因折取數枝。而歸。豈吾哥亦識其人乎。鵝裔生不覺面頰曰：否。吾但見其人耳。少女笑曰：常儀天生麗質。我見猶憐。自無怪吾哥之見而生愛。然而常儀亦曾詢妹。謂余朝晚來往。時在道中常遇。自給少年向余痴視。察其狀亦似某校學生。一日清晨。余挾書篋赴校。見少年方自姊家步出。見余來。則又鵝立道傍。凝視不釋。余不覺頰之而笑。而微聞少年吟曰：回頭一笑百媚生。始徐徐他去。余不知姊家何如人。妹因答曰：此家兒也。唐突吾姊。罪甚。罪甚。然常儀毫不以此爲忤。反絮絮詢阿兄狀況。妹一一以答。且言兄善作詩。閒嘗獨居一室。吟唔不輟。家人皆目之爲詩痴。而兄勿顧也。常儀聞妹言。乃笑曰：令兄少年多才。可謂難能。余喜繪事。前月曾繪真嫂墓一幅。頗爲校師稱譽。余配以鏡架。懸諸壁上。惜少詩人。一題耳。令兄如有暇。余欲煩其握管也。妹漫應之。而健忘未告。今察吾哥鍾情於彼。當介紹常儀與兄相識。他日若成……則毋忘妹之功也。一笑而去。少女者。誰卽鵝裔生之胞妹。靜芬女土也。

一日鷓鴣生課後回家方坐中伏案繪一美女畫蓋鷓鴣生亦雅擅繪事也圖中繪一女學生衣淡紅衫輕盈綽約方在垂髫之年挾一白色書包及花洋傘一嫻嫻自道左而來阿堵傳神態肖彼妹顧而色喜更研丹調鉛煇染道旁風景忽聞笑語顧視之則見大妹靜芬次妹詠芬擁一女郎入時女郎衣白羅衫褲足革履雙頰淺暈似笑似羞正朝夕道遇之意中人也詠芬笑曰佳客來矣哥盍起迎此卽儀姊也鷓鴣生赧然起立各點首爲禮彼此素心相照似覺有無數語言可以暢談而自覓無一語乃對坐癡視靜芬笑謂其兄曰未見時不勝傾慕洵人作介旣相逢矣適作木偶人噤若寒蟬耶鷓鴣生不覺失笑常儀亦返首視壁上畫圖蓋忍笑也鷓鴣生乃曰女士讀書某校耶誠辛勤余朝朝時遇女士也常儀曰然校中規則稍嚴不敢遲到有曠功課耳時詠芬瞥見其兄所繪女郎不覺大呼曰噫阿兄所繪者抑何酷肖儀姊耶因奪取之與其姊共觀吃吃笑不止鷓鴣生不禁面頰而常儀亦含笑展視捲而藏之袖中曰旣似妹貌請以見賜何如吟香不可欲奪回鷓鴣生止之曰余生性好弄冒昧塗鴉女士勿以爲忤感幸實多迺蒙愛索敢自珍乎靜芬曰兄與儀姊皆丹青妙手猩猩自古情猩猩儀姊焉欲以此見囑兄可贈詩一首以題儀姊之畫則是贖罪矣鷓鴣生曰唯聞女士亦工吟咏請出當一效顰露呈清政常儀聞言謙謝不遑復互詢校事言語之間頗相投合常儀謂下星期一彼校將舉行畢業會已雖學業未滿而等級已高是日亦有表作欲請彼兄妹來校參觀鷓鴣生喜曰久聞貴

校盛名。今有此機會。當來觀光。正縱談間。忽一嬖婢。忽入。見常儀曰。小姐在此耶。老夫人尋汝也。常儀遂起身告辭而去。鴟齋生頓足怒曰。何物小婢。攪人清談。靜芬笑曰。常儀之母家教頗嚴。不容輕易。縱其子女出外也。且守舊甚性。又慳吝。重視財物。不似常儀之放達。鴟齋生曰。其父非業商者乎。彼家近況頗優。吾觀常儀聰明多才。品德清高。汝儕姊妹與爲女友。則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自知其芬芳矣。詠芬曰。兄言是也。但妹覺吾兄神情亦欲與之爲友。豈所謂襲其芬芳乎。抑有他乎。鴟齋生笑曰。妹胡咄咄逼人。如是耶。天晚矣。吾儕可出而散步。時久居室中。遂一笑而出。

校旗飄揚。來賓滿坐。常儀校中行畢業禮矣。鴟齋生同二妹持券往觀。見所演節目均屬完美。大爲來賓稱善。至鋼琴獨奏一節。常儀翩然而出。衣服淡雅。嬌憨動人。向來賓一鞠躬。然後徐行至琴邊。坐而奏技。琴音嘹亮。靡曼悅耳。高下疾徐。各盡其妙。來賓皆正襟危坐。傾耳靜聽。少焉。琴音忽由靡曼一變而爲激烈之音。如波瀾夜驚。風雨驟至。如鐵騎奔騰。刀鎗齊鳴。使人凜乎動容。繼則絃絃掩抑。聲聲淒楚。如午夜鴟啼。涼秋蛩語。又使人愀然而悲。鴟齋生目胎神往。想入非非。忽聞劃然一聲。琴音頓止。座中掌聲大作。鴟齋生亦用力擊掌。以表歡和。掌痛不願也。常儀復一鞠躬而退。其餘如演說如故事。亦皆動人。授憑既訖。遂散會。來賓皆往陳列室參觀。諸生成績而其中。以姚常儀之水彩畫及絲織手工爲最佳。鴟齋生復翻閱其文稿。亦復清麗可誦。觀畢始

先返其妹則欲待常儀僧歸也。

臨齋生既歸。自思常儀容貌秀美。而性情又溫柔可親。今日復覩其學問藝術。覺無一不出人上。掃眉才子。常儀之謂矣。吾初邂逅道中。一見其人。即覺可愛。今幸爲吾妹女友。或可時相晤。面容非天之厚。我耶人非木石。孰能無情。惟吾與常儀當出之光明磊落間耳。因憶常儀屬其題詩。尙未握筆。卽於是夜漫成一絕。并寫一書。托靜芬以達之。書曰。

常儀女士雅鑒。竊聞成風之斤。後郢鼻而方。運流水之琴。旋鍾期而後鼓。何則。美見者。情生氣求者。聲應。苟非同調。未易深言也。是故僕自邂逅女士之後。傾慕之情。朝夕縈懷。願以素昧平生。未由上達。私忱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幸得大妹靜芬之介。始能識荆。而女士亦不以僕爲荒館之流。而鄙棄之。幸也。何如高山流水。得一知己。可以無憾矣。尤可喜者。女士蕙質蘭心。韶年玉貌。玻璃墨匣。終朝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昨在校中快讀。大著女相。如才調。真是令人拜倒。且也尤擅西樂琴歌。一奏颯颯動聽。有雲浮泉涌之致。極鳥舞魚躍之妙。師曠瓠巴不足專美于前矣。尊畫亦已瞻覽。一過匠心。獨運脫離凡格。多才多藝。誠非聰明人。不辦也。承索題詩。焉敢藏拙。率成一絕。謹奉郢政。弄斧匠石之門。奏樂俗倫之室。不文之謂。自知難免。尙望。不我遐棄。賜書教督。則僕之幸也。日來榴火照眼。桑柘成陰。貴校已放暑假。女士作何消遣。度此長夏。倘蒙過。

我。譚。曷。勝。慰。忤。鳩。齋。生。上。

題真懷慕

風。流。何。覺。最。根。慕。上。題。詩。枉。斷。腸。休。笑。阿。蒙。偏。重。色。南。朝。官。妓。是。同。鄉。

常。儀。得。函。快。慰。莫。名。而。於。『。高。山。流。水。得。一。知。已。可。以。無。憾。』。之。句。迴。環。雜。誦。不。已。深。夜。自。思。茫。茫。塵。寰。知。心。難。遇。今。覩。個。郎。之。書。愛。我。實。深。即。如。前。者。交。談。亦。復。心。合。神。契。且。也。個。郎。英。俊。少。年。多。情。種。子。他。日。必。非。池。中。物。誠。得。斯。人。而。事。之。當。無。復。怨。耦。之。嘆。蓋。此。時。常。儀。一。雙。靈。犀。已。爲。所。動。矣。少。年。男。女。各。具。坦。白。純。潔。之。情。一。且。幸。遇。知。已。傾。心。相。愛。倘。能。始。終。以。禮。自。持。則。亦。未。足。爲。非。至。於。事。之。成。否。難。可。逆。料。也。明。日。常。儀。乃。亦。作。書。以。報。之。曰。

辱。賜。瑤。函。并。題。真。懷。慕。詩。均。已。拜。讀。麒。麟。筆。健。鸚。鵡。才。雄。開。府。遜。茲。清。新。參。軍。無。此。俊。逸。少。年。多。才。敢。不。望。風。拜。倒。耶。常。儀。管。窺。測。學。識。謬。陋。過。蒙。寵。飾。感。愧。交。并。倘。得。爲。隨。園。女。弟。子。以。就。正。道。則。常。儀。之。幸。耳。海。暑。蒸。人。烈。日。可。畏。豈。親。擬。挈。家。人。等。至。聖。湖。遊。暑。以。彼。處。有。至。親。可。以。借。居。然。則。六。橋。三。竺。間。山。明。水。秀。締。麗。清。幽。十。里。荷。塘。香。生。菡。萏。大。足。祛。除。塵。暑。萬。滌。煩。襟。也。啓。程。在。即。當。來。府。告。別。藉。此。與。足。下。一。談。附。上。拙。詩。數。首。蛙。吟。蚓。唱。之。詞。若。蒙。生。花。彩。筆。加。以。斧。削。則。豈。有。成。金。篋。詩。傳。矣。臨。穎。依依。不。盡。欲。言。常。儀。手。上。

鳴翁生接常儀復函展誦之下。一喜一發。喜者。喜玉人之垂青。髮者。覺彼美之遠別也。翌日。常儀果至。以別意告靜芬姊妹。皆有戀戀態。常儀笑曰。此去祇月餘耳。待到秋風起時。妹又與二姊聚首矣。人生不能無別。彼所謂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者。皆短氣之言耳。乃與生細談詩詞源流。頗推重漁。詳以謂其感時之作。愴惻於杜陵。緣情之作。纏綿於義山。興寄超遠。吐語雋雅。殆得三唐之秀者。尤喜讀其秦淮雜詠。諸詩。旖旎風華。函情繇渺。生平私淑之。清言娓娓。縱談不倦。且言西子湖邊詩料必多。此去有暇。當亦從事於吟咏。欲請生爲刪潤。鳴翁生謙謝未能。曰。倘得香草美人之章。披讀于明月清風之夜。則爲幸多矣。常儀復略詢餘杭情事。以慰阿兄。一至其處也。暢談久之。興盡而去。至常儀行日。靜芬姊妹送之至車站。叮嚀曰。此去務望常通魚雁。以慰阿兄盼望也。常儀微笑應之。鳴翁生自常儀赴杭後。益專心致力於詩詞。與常儀常有尺素來往。間有所作。彼此必相錄示。翰墨姻緣。其樂尤甚。以故一暑假中。積函盈篋。而二人之愛情亦已如膠漆相合。祇待第三者一言撮合之耳。

好事多磨。良緣難成。方二人繼續情深之際。忽有耽耽者。日伺於其旁。思乘隙以構傷之。蓋常儀才貌出衆。芳名久著。垂涎者大有其人。鳴翁生之鄰友華某。即其一也。靜芬姊妹適有事出外。常儀苦無傳達之人。乃以一函郵寄至。鳴翁生家時。鳴翁生方在校未歸。華某無事來此。閒遊忽視桌上有函。舉跡娟秀。大似女子手筆。華

某亦知鴟裔生夙有女友頗妒美之欲刺其隱乃乘間竊之而歸折閱之不覺妒火中燒自思鴟裔生獨享豔福竟得彼姝青眼耶而又秘不吾告豈懼他人攘奪耶彼姝心高氣傲我前日曾上一函達我愛忱而石沉大海置之不覆今日授人以柄矣彼輩痴心欲成好事有華某在當捧打鴛鴦使之各自分飛也遂使人諷于常儀父母之前媒孽其短且出儀函作證姚父得女書觀之幸尙光明無礙自之語蓋此函乃常儀約生某日往遊留園也然姚母以爲常儀一閨女安可私約他人出遊以招人之毀謗遂俟常儀歸家以書示之常儀大驚俯首泣曰鴟裔生兒友靜芬之兄也兒以其才學富瞻故與之通函論文自信並無苟且之事以遺父母羞此函兒稍踰範自知罪矣未悉有誰仇家與兒作對也姚母遂言同巷華某使人來說者常儀驚曰果是人耶兒知其故矣遂入房取華函奉父曰阿父試觀之便知蜚語之有由來矣姚父視訖曰華某本袂袴子弟也包藏禍心所謀不遂遂欲中傷他人兒無罪至是遂謂姚母曰鴟裔生吾常見其人才貌尙佳今儀兒既私心向往不如婚之時常儀聞言不覺面頰隱避入房詎意姚母不以爲然曰待之他日再議可也

情海波折疑雲層起鴟裔生尙在五甲霧中茫然無知日盼常儀函至而久久未得則倩其妹靜芬往探之靜芬見常儀當儀向之泣詳告其故且曰此事莫須有設彼儉肆其污讎顛倒黑白則妹將無顏見人矣故近日妹非但不敢來姊處且因偵伺嚴密亦不能有隻字報令兄也靜芬嘆曰華某鬼賊伎倆可恨莫甚妹將歸告

阿兄與之理論也。常儀急搖首曰：「此烏可哉！待小人能若是乎？若從姊言，則無論真否，彼將銜怨妄爲，妹不堪命矣。且此後母命妹寄宿在校，不許輕出，恐亦難與姊等常相覲面也。」靜芬淒然曰：「女子之不自由，抑何其耶？」此阿兄累妹也。常儀又以父言相告，謂婚事或由此而成，但視母意爲轉移耳。請轉致令兄諸事當謹慎，莫使貽人口實。二人正密談間，姚母忽緩步入室，靜芬即起爲禮。姚母乃坐而雜談，頃之語及此事。姚母曰：「已往不咎，余亦不欲追尋根究，但聞儀兒有親筆書函若干在令兄處，若能悉數覽還，則余當與儀父一商，或能以儀兒許令兄也。」儀芬應諾及返家，盡告其兄。鵬齋生拍案大罵：「華某不置欲往辨白，則恐損及常儀，忍氣在胸，自誓以後必與之絕交，乃撿儀函交其妹轉還姚母，蓋一片痴心終望其言之驗也。」

居無何，鵬齋生之家庭忽起禍變。蓋其父母在一月間相繼逝世，藥石無救，風木與悲。鵬齋生慘遭大故，哀痛莫甚。苦次之間，不問外事。一日忽接一函，封面爲常儀手筆，鱗鴻久竦，朶雲忽來，不知有何好消息也。遂折閱之，書曰：

鵬齋君：嗟儀之與君皎如天日，目前魑魅覲觀，含沙射影，幾使儀蒙不自之冤。小人之言殊可畏也。然尙幸老父明察前途，有一線希望，故儀亦絕不與君有一紙之遺，以防讒言之橫加不意。蒼狗白雲，變幻莫測，竟使吾二人入於山窮水盡之境。耶儀前日自校返舍，聞嫂言雙親曾談及儀之姻事，吾母則以君新失怙恃。

後顧茫茫是以堅持寢議遽食前言嗚呼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儀與君從茲形格勢禁不復能相見矣搗麝成塵滴蠟化淚命之窮也一至于斯天實爲之其又何尤明知此書得達徒憎君之悲痛然須知儀之悲痛更有甚于君者我儕女子處此文明時代而尙受專制家庭之支配凡肉釜魚供人齶割籠鷓斂鳳不能奮飛自由之福無望解放之的難達與言及此能不悲哉雖然儀生固無望矣而有數語欲勉君者今日國勢艱危民生瀕斃外有強鄰之虎視內有宵小之覬張神州板蕩將有陸汛之禍君少年英俊當毅然以救國爲己任奮力前途廓清妖孽則修養體魄鍛鍊意志全賴今日有以自勉不徒吟風弄月摘豔薰香戀戀于兒女之情而已也經一磨折多一見解望斬斷情絲努力學業毋以儀爲念

愁思入緘淚痕濡紙一封斷腸書在旁人視之尙覺哀感悲惻况鳴齋生乎此時鳴齋生希望已寂萬念俱灰憤懣之餘幾欲輕生幸其妹善言安慰謂阿兄與儀姊鴛夢未圓鳩媒先至雖誠至恨之事然諒三生石上未結良緣致有此耳（無可奈何之語）且阿兄與儀姊文字神交光明磊落彼此肝胆相照毫無不可語人之處何必定成夫婦乎天下不少美婦人舍此他求亦無不可若有他種舉動則人其謂兄何鳴齋生聞言默思久之微嘆曰水月鏡花終是幻夢多情自古空餘恨余從此深自懺悔絕不談情矣適其友以書來請其就事海上鳴齋生亦以情塙失意思一出遊以解結轆遂束裝赴滬從事墨生涯與常儀斷絕音書矣閱年其叔

父爲之締婚平陽伉儷問尙相得後歸吳門相遇當儀亦無所詰略一頷首而已回首前塵無限根觸有不能已於言者乃作啼蛄詞一卷取李賀啼蛄弔月勾欄下之意哀感頑豔叟陟幽深長言所囑奚囊皆血海上諸名流咸有題詠頗爲士林所矚許也茲錄其四以殿吾篇

橫塘夜雨蕭蕭歇微雲半吐深庭月書遠雁生疏夢兒還有無
眉山生小綠瘦了人如玉行處怯烏龍當

年市曲東（菩薩蠻）

看花馳道人如水因憐芳樹岑寂東風枉皺鱗鱗浪早負鯉魚消息心匪石縱刻骨相思直是思無益遺愁反積悵濛濛輕煙漠漠柳外一聲遠
城南晚但見燕燕四碧鞦韆依舊牆隔紅絲曾繫當時燕却向

那家重覓春狼藉奈歷亂榆錢買斷青蹊跡逝波可惜歡人道誰同參禪難會爭得墜歡筵（蓮波塘）

擲笛花明停杯酒磔中有些些情素永夜無聊幽淚欲垂還往記年時烏樞江村應根觸碧羅門戶病餘腰

瘦比烟輕瀟瀟莫話西牕雨
風流佳約問阻何況疏欄外殘蛄低訴訪里尋鄰全仗小魂飛度裁錦箋暗

寫情愁似依前鬢雲鬢霧又爭奈珠箔飄鐙淡蛾人自去（綺羅香）

門外柳條新門裏春愁舊一樣蛾眉兩樣翠畫出難爲鬪
攬鏡酷相思無賴消長畫但祝東風護落花何

必生紅豆（卜算子）

明道曰。鷓鴣生吾友也。今歲春。余飲于其處。出啼蛄詞示余。余乃笑謂之曰。此中有人呼之欲出一段傷心史。能爲外人道乎。余方譔著啼蛄錄一書爲普天下可憐蟲寫照。倘蒙以實見告。則一好資料也。吾友乃略舉事之顛末以告。且曰。吾愛其人不欲以愛累之。故惟有刀自懺悔耳。余乃爲之點綴而成別史。嗟乎。吾友年少風流多情種子。自不免夢勞關。唯心殷求凰。而况紅粉知己。豈易多覩情之所鍾。有不期然而然者。不辛。獨局忽亂。鴛瓦難全。亦能力揮慧劍。斬斷情絲。且發乎情。止乎禮義。始終潔白無瑕。尤爲難能。讀者豈可與待月踰牆。投桃報李之事等類而齊觀之乎。



哀鳳記

扶義起

汪復漢者革命先烈也。往來南洋羣島及閩粵諸省間。經營其事不懈。顧其時民智尙闇。多不知共和爲何物。而清廷法網綦嚴。故和者尙寡。惟粵中陳公學哲與之善。公廣州人。年四十博學閎達。妻聲四方。妻梁氏。生子曰鼎新。溺愛甚。常不令其就學。公方在京。未之知也。（此兩句爲公迴護）嘗有其族人戲與鼎新嬉。一不慎。鼎新仆于地。哭訴其母。梁氏怒以爲族人欺之也。（句健）出謂族人曰。豈以吾兒爲可欺耶。今我在也。而人竟藉吾兒。他日我有不測。皆魚肉之矣。若父雖不在家。我寧能爲石人乎。（一味負氣）族人憚其財勢。千古不平之事。忍氣引咎。以此鼎新漸驕恣。（兒童何知。惟在家長耳）與諸童狎。則儼然自大。且好弄聰。明梁氏不怪也。（人莫知其子之惡）家有鄭媪。老矣。香港人。乳二世有孫。女名鳳姑。與鼎新年相若。常相嬉戲。（預伏）老媪積貲甚多。以謂皆受主人賜。竊憂鼎新之廢學。常以言風主婦。梁氏不欲聞。遂得罪去。（放過一邊）先是公官侍中。頗有澄清天下之志。然見滿人多。顛預雖攬大權。而沉酣荒亡。不能有所作爲。且人民

雖渴望立憲而執政者因循敷衍恐不能見諸實行蓋孝欽后之無立憲誠意路人皆知也（治國安能以詐）且其時列強環伺外患益迫深信非革命不足以挽中國之厄運（先有破壞後能建設）遂挂冠歸鄉（好志氣）是時復漢適至粵（緊接得勢可謂天衣無縫）耳其名踵門求見與之談天下事公驚起曰此何時尙有奇男子耶瑪志尼不足爲矣復漢知公會食清祿不敢違信（自是復漢持重處）謙謝曰蒙公相許其如草莽下士無此大志何公曰先生豈疑我哉余默察大勢革命之事殆難免矣我儕以先覺自任宜有所作爲然余雖有此心奈與海外諸同志素不相識聞先生奔走海外必有所得祈垂教焉復漢見公言語誠摯乃盡吐露公大喜下榻留宿與之籌畫起義諸事願出家財佐軍需談論徹夜不覺恨相知晚也（寫得火熱熱地）居數日復漢始別去由此公遂列名黨籍而黨人之來粵者有假宿焉（預伏一筆）時徐錫麟刺恩事起革命之風日急而清廷拘禁之令亦日密各省疆吏咸乘順上旨鍛鍊羅織屢興大獄（爲虎作帳清室之亡此輩助成之也）土豪大猾以私讎而告密者實繁有徒公性鯁直輒面折人過不稍寬容人以是銜之（儼儼者易汗嶙嶙者易缺）會族人某性陰狠嘗以事銜公數刺探公之所爲聞公與復漢事則大悅欲得而甘心焉（無此人則公亦不致受禍）某日復漢偕同志十數來省垣運動軍隊潛匿公處某知之叩陰告當道謂公窩藏黨人將有所爲當速捕之遲則省垣糜爛矣時粵督某公與公夙有嫌聞而色喜曰陳某亦有

今日耶（描寫小人得意處，可恨亦復可畏）急發兵一連圍其宅，思合而殲焉。公等方聚議秘室，忽得警耗，復漢起曰：事急矣，請與諸君突圍走，或尚可免。然奈何爲陳公計（說得是）公笑曰：一笑字可以見公之爲人。今日之事有死耳，諸哲請速行，尚可及。諸君以後之事，卽某之事也（數語可歌可驚）犬子鼎新，倘獲無罪，但得汪先生他時稍匡助之，某死瞑目矣。時門外人聲洶然，禍變已亟，黨人輩各出手鎗，或登屋而逸，或突圍而走，鎗聲亂起，公之家人無不驚惶失色也。頃之中傷被擒者二人，復獲幸得脫，於是連長某率兵擁入，搜獲證物若干，縛公去。粵督聞黨人拒捕，赫然震怒曰：陳某昔曾食祿於朝，乃爲此叛逆之事乎？罪不容赦矣。故公等三人於是晚皆被害焉。公死後，其家產悉爲粵督所乾沒，族人某以無所得，憤懣不已，忽發狂疾（天道不爽，禍人者視此可以悟矣）公夫人梁氏，慘遭大禍，哀痛不自勝，飲鴆以殉。家人皆散去，惟鼎新無所依，附流落市中，時方十有四齡耳。一日，鼎新躑躅道側，有一老嫗見而驚呼曰：突如其來妙筆。此北公子耶？何一寒至此哉！老主人無恙否？鼎新顧視之，則固識其爲鄭嫗也。特數年不見，益覺老矣。鼎新乃泣告之，嫗亦泣且嘆曰：天乎痛哉！善人之報，施固如是耶！且陳氏之施恩於人者多矣，今者家破人亡，惟此孤雛子馬，尙存而人皆熟視而無睹，何也（罵盡天下勢利人，義憤凜然，鄭嫗足入義僕傳矣）余雖一女僕，然感恩圖報，當不忍坐視公子之淪落耳。因挈之回鄉。

當鄭嫗之爲主婦所斥而回港也（異軍特起一筆挽到從前）出其所蓄資經營成家而鳳姑性靈慧習女紅有鍼神譽每日所得工資悉以奉嫗且敏而好學暇常執卷自修心有所疑則問於人久之亦頗有所得嫗憶及故主屢思一來臨問恐觸梁氏怒後聞公歸營菟裘欲見之心愈切至是乘輪赴省垣中途忽遇鼎新方知公家已覲禍死亡矣（如此則省筆）嫗夙愛鼎新且不忍任其爲敵等也乃攜之返家慰之曰吾家卽若家公子請且安居鳳姑聞鼎新來喜而出見時二人幾不相識矣鼎新見鳳姑乃曰鳳姊數年闊別今非昔比矣鳳姑嫣然微笑絮絮問鼎新破家事至悲慘處相向下涕（小兒女心地真實）厥後鼎新遂居嫗家然無所事事也鳳姑曰公子年漸長當令讀書俾將來能自立庶勿負陳氏（眼光遠到非尋常女子可及）嫗曰善卽爲鼎新讀於某校其學費皆鳳姑刺繡所得者（不可多得）鼎新頗感之曰余與鳳姊後當以兄妹相呼無復分主僕禮他日余能騰達皆姆與鳳姊之功也鳳姑曰當如弟言弟第勤讀斯善耳由是鼎新埋首校課孜孜不倦蓋已動心忍性矣故每至夜間鼎新伏案讀書書聲朗朗達于戶外又讀英吉利文亦清脆上口鳳姑則在傍刺繡相伴至夜深始眠由此鼎新才學大進非復昔日阿蒙矣

鼎新愛患餘生鮮有可倚而賴一區區僕婦之力得飽食而讀書又有多情之鳳姑時加慰籍故感激無涯愛之也深而鳳姑則亦芳心脈脈視鼎新爲第二之我愛護周至如是者有年（省筆）後嫗忽病沒鳳姑悲痛

不自勝。寂寞荒廬所視者惟鼎新耳。（看一筆，愈見將來鼎新薄倖之罪）會鼎新卒業中學時，以友人之介，無意中忽遇復漢。復漢詢知其狀，遂爲出資，送鼎新遊學三島。鼎新既喜且憂，蓋喜其前途發展而憂與鳳姑離別也。歸而告其事，鳳姑雖不忍鼎新遠行，然爲前途計，烏能沮之？（是深明大義者）乃泣曰：弱女子無可親所親者弟耳。（哀音繚繞，不忍卒聽）弟倘遠離，余登登居此，豈所能堪？然余望弟深，此好機會得之不易，正宜奮發進行，克底於成。若株守一隅，安能成大事？然則弟行矣，惟願將來毋忘薄命人耳。至妹之生活，當苦守以待。幸此間鄰人皆素稔，緩急或可倚也。鼎新亦泣曰：姊之愛余，中心藏之，不得已而相離，他日安敢遺忘。皇天后土實鑒我心。（山盟海誓，不久即忘，安得南山白額虎，吃盡天下負心人乎？）且弟有冒昧請求者，姊倘不以弟爲可棄，願許同心，何如？鳳姑聞其言，悲羞交并，俯首至臆，默然無語矣。鼎新前握其手而吻之，而二人即定情於是夜。（既污其身，復棄其人，鼎新之罪可殺）

鼎新留東後，與鳳姑常通魚雁，彼此慰問，愛好之情溢于言表。鳳姑方自慶幸，而一稔後音問漸稀。鳳姑思疑益甚，連函詰責，猶疑鳳新或有疾病也。（痴心如繪）然久久卒無得鳳姑朝思夢想，憔悴益甚，不覺思念成疾矣。而孰知鼎新薄倖善變，已與扶桑女訂婚，而棄置曩日患難相共之鳳姑于不顧乎？（語氣哀痛）時鼎新交際之術大進，漸與政客結緘，其娶扶桑女亦係結好東鄰某偉人之手腕耳。（原來如此）不數年卒業

東。延。復。漢。又。極。力。提。掣。（收復漢通篇以復漢起，以復漢終，）即得優美之位置于粵中。今者裘馬翩翩意氣自揚，後房寵妾益多，儼然爲一時之要人（今世所謂之偉人，大都如此，心術之壞極矣，）而鳳姑則死矣（冷冷一句，令人閱之，益憐鳳姑，而鄙鼎新，餘意含蓄不盡，所謂意在言外也，）

明道曰：余友李子，曾有函抵余，談及爲小說事，中有一日來頗閑，購古文辭類纂讀之，聊當閱小說竊意，若能以爲古文者，而爲小說，當更有味。惜小說須撐篇幅，取悅於俗眼，不能以簡樸出之。又私謂學古文不難，當從簡樸不用陳語入手，能簡樸即免取厭讀者。至於神韻雄偉諸端，機至即自然發露，不必學，亦不能學也。一云：鄙意文也，小說也，二而一者也。泰西著作家如迭更司、托爾司泰、歐文司，各得之流，其所著小說寄慨深遠，寫情入理，歐西人士皆用爲學校教本，而歸入文學一類。且我國唐宋人之小說，亦皆有章法，可誦自成一家。小說之價值可知矣。惜今日之小說家，類多朝走筆而夕售稿，不能名山著作，待之數十年，安望其能爲古文乎？不佞雖非作者，亦犯此病，蓋無恆心也。李子謂古文當簡樸，此言甚是用筆如檀弓上下篇可以當之矣。余謂作古文當有自然態，則不致呆滯與強飾，意在言外，方能耐人尋味。（人譏蘇東坡作文率易，即以其用筆流利，多一瀉無遺也，此病東坡暮年亦自知之，）觀於歸氏之文，可知矣。否則詞采紛披，無論易犯堆砌之病，即做來美麗可觀，亦不免爲貴族之文章也。近人林琴南先生最初譯之泰西

小說用筆簡潔且有餘妍純是自描余頗喜讀之以謂較之坊肆間四儷六之俗本有上下牀之別即以
其功夫較人深也余淺嘗薄涉即爲小說亦屬一時有感而作自問功夫尚淺不能如李子所謂合作此篇
務去陳言不用詞藻欲從簡樸人手（恐不見得）笑然稿成讀之頗憾無甚佳處恐不能副李子之望
也李子其亦莞爾而笑曰畫虎不成類子之謂矣

啼鵲瑣譯

斯巴達民風好戰昔有一女子名當惹其夫律特陸軍上尉也伉儷篤好無間會國有戰事其夫戀戀
于婦怯于遠征蓋當彔然曰吾不願有懦怯之良人也遂于夜間服藥自盡留書與其夫勸其爲國戮
力律特悲痛之餘荷戈從軍而是役也律特立功甚多卒殞于戰陣以死諫夫是非斯巴達婦人不能
也

密司路護瑪麗者倫敦之有名花冠也少年之向彼求婚者多如過江之鱗而瑪麗終無表示意旨知
之者謂瑪麗本暈一少年一日瑪麗與少年習游泳時有漩渦流甚急瑪麗捲入其中少年遂冒險躍
人以手助瑪麗出險然彼已力竭不能復搏卒遭滅頂之凶瑪麗哀之以爲少年之死皆因其一人也
故自誓終身不嫁以報之云

啼鵑隨筆

湘省桃源縣有賣花女。佚其姓氏。美容姿。舉止倜儻。不類小家女。每至清明時節。里中曲巷間。常聞其清脆之音。驚破紅樓好夢也。人莫不有審美之天性。故恒就女處購花。雖稍貴。其價毋吝也。以故女之所人。頗能供其母女衣食。而有餘。會張氏禍湘。騙走長沙。桃源亦罹兵災。女奉母避難。途遇敗兵。害其母。擄女去。女輾轉。覓死乘間。得手鎗擊斃仇人。并死其黨三人。而女亦飲彈而死。

猩紅熱一名紅疹。患者輒不救。且易傳染。京中黃某爲大學卒業生。年少多才。與女生馮霞潔自由結婚。彼二人曾歷數載艱難。卒能排除障礙。而達目的。可謂良好姻緣矣。孰知不及一載。霞潔忽患猩紅熱。救治無效。數日間即香消玉殞。時腹中已有珠胎矣。黃某哀痛不自勝。以侍奉其妻。亦染是症。不及一星期。長逝人世。見知者無不爲之悲嘆也。



他之秘密

庵田題圖

(空儂女士口述)

嗚呼自古迄今我國婦女所受之最大痛苦非萬惡之舊式婚姻乎。父母主張之媒妁促成之宅無自主之能力。表示其合意與否。試思以彼此漠不相識之男女。一旦而欲結爲夫婦。悉由外界之迫力。絕少中心之感情。安望其能始終克諧乎。即使我輩有毅力有見識之女子。不甘受家長之專制而誓死反對之。則人之非笑者。遽起于後矣。且有頑父鬪母之流。反藉口謂自周公制禮數千年來。夫婦配合莫非由此塗徑。汝儂父母皆過來人。亦何嘗多怨耦乎。此言驟聽之似尙有理。然實則無理。蓋商人之賣買。雙方尙須見貨定價。何況婚姻。斷非賣買可比。而謂彼此不相熟識。而能真正無憾乎。竊恐我儂女子之葬埋。埋愁莫自於人者。自古以來。不知其恒河沙數矣。若儂者亦其一也。蓋儂嫁時亦茫然無知。悉聽父母之指使。因其時儂之智識尙淺。即墮陷阱。而不覺以謂此爲女子者不能逃避之事。及今而知婚姻不由『愛』而相成者。皆不正當者也。噫。儂之所言。

他之秘密

果有感而發。試請言他之秘密。

『他』爲何人。諸君諒急欲知之。然『他』之一字。非普通之代名詞也。蓋我國夫婦間。向無一定之稱謂。在人前。輒用『他』之一字代之。然則他之爲他。可知矣。他王姓。亦蘇人也。爲世家子。早失怙。而家資鉅富。族人多出仕。故有名于鄉里。儂之舅父。即在他家司會計。適他母托其物色佳媳。蓋蘇俗稍有財產者。無不欲爲其子早日成婚也。至于早婚之害。彼等亦茫然無知。而爲其子者。亦往往爲其家長所迫。從不良社會之遺風。可歎。孰甚。舅父乃返家。自於儂之父母。欲爲儂作塞修。儂父母艷美其富。表示允意。即以儂之小影及庚帖往後。似聞他家占得大吉。以儂貌美好。遂擇日訂親。至期余匿伏房中。羞見外人。而來賓無不道綵禮之富。飾物之貴。人人咸謂阿儂得偶富家子。幸福非尠。當時儂年十五。不甚明瞭。及今思之。不得不怪儂父母之虛榮心。蓋彼時他亦年幼。將來事尙未可知。徒貪其富貴。而以愛女相許。一旦伉儷間。意不諧合。豈非鑄成大錯乎。且儂之與他。初無愛情。以爲媒介。亦未一晤。容顏性情之隔膜。可知矣。嗚呼。古語云。紅顏薄命。儂以爲紅顏。豈皆薄命。所以嘆爲薄命者。其原皆由于不良之婚姻。制耳。配合既非出于己意。而脫離亦難許於法律。惟有坐而待斃耳。吾儕女子。何不幸哉。

自後儂肄業某女校。與同學談論智識。漸開始知舊式婚姻之非。然木已成舟。不意儂眼中其毒者也。一日返

家父母言他家迎娶有日兒亦可早日退學預備婚事又畫鴛鴦鳥花等飾物命儂夜間繡之儂不得已遵父母之命然自此儂常快快若有所失寢食漸減儂父母以儂患疾也急延醫診治而不知儂之病非醫生所可治也一日儂至表姊英秀處表姊贈儂禮物若干儂不肯受強而後可表姊又出一小影與儂曰妹試觀此爲誰氏儂接觀之則一翩翩美少年也乃答曰誰歟彼人儂不識也表姊笑曰妹不識耶抑假猩猩作態耶再待數日看妹識也未自家夫婿而猶不識吾不信吾不信儂聞言不覺面頰拋影桌上亂以他語而表姊復笑謂儂曰姊與王家本有葭莩之親聞王郎風流放誕雅事奢華將來閨房樂事恐不足爲外人道矣儂不悅曰妹性素甘淡泊姊所知也舍已從人有何樂爲前途可知矣因潛然下淚表姊乃笑顏安慰談久之始告辭而歸然晚來心有所觸忽憶及一事蓋去秋吾校旅行林陵時儂與二三同學徜徉于莫愁湖旁弔古興懷意頗自得忽見林中有少年男女二人喁喁私語見儂等至逡巡逸去彼時儂以爲狡童蕩婦之流一笑置之及今見他之小影胡酷似莫愁湖旁林中之少年耶又聞表姊言他性風流若所遇者果爲他則他已有所歡何必多儂發疣哉彌覺不樂然儂已如被縛之羔羊更有何力脫此範圍而還儂自由之身哉前途茫茫又如孤舟行于海中大霧當前而又不進此去是安是危未可知也然而韶光如箭曾不稍留轉瞬而婚期至矣花團錦簇珠繞玉圍此儂爲新嫁娘之時也嗟夫儂之終身定于此日矣他果與儂有何關係而結此不解緣

耶且彼人已有所歡。儂此去不過備受種種虐待。消磨一生之歲月於愁城恨府中耳。當儂泣別父母而至他家時。已身猶如傀儡。任人牽引。儂固自有目而不能視。有口而不能言。一切失却自由耳。中但聞樂聲鼓號。聲人語喧笑。聲贊禮員讀禮日聲恍焉。忽焉如踏雲霧。幸婚禮尙簡。勉能支持。既至新房。則錦繡耀眼。芬香刺鼻。喜娘扶儂坐床上。依稀見他坐儂旁。旋有諸賓客人室取鬧。他乃起立一一爲之周旋。而儂亦祇可端坐弗動。任人笑謔而已。夜既闌。有女賓數人喧笑擁入。近前瞻儂顏色。相與評論。咸謂小玉艷福不淺。得此佳婦。小玉者即他之乳名也。此時有一女郎前握儂手而問曰。姊得毋倦乎。儂不得已。微搖儂首。女郎即與儂並肩坐。笑謂諸女賓曰。新娘子的是可人。今宵余代玉哥爲新郎。何如一女賓以指羞其面曰。妮子不識羞。惜汝無福也。雖然。稍待數年。汝亦有此一日矣。女郎聞言。微笑不答。自桌上取一棗。授余曰。姊試食之。則早生貴子也。儂謝絕之。女郎以棗強納。儂之口中格格笑不已。時他忽踉蹌步人。諸女賓曰。新郎醉矣。我等盍作解人。待彼等早作鴛鴦同夢乎。女郎搖手曰。不能不能。新郎今夕當從余一言……儂思個女郎亦可謂善戲謔者。因乘彼語時。斜目視之。見女郎衣淡紅繡花衫。裝束清雅。容貌美妍。自愧勿如也。他聞女郎言。即笑曰。妹須會惡作劇。有何難問題。速言之。女郎曰。新郎如能使新娘展顏一笑者。我等當假旗束甲而退。否則不天明不動身。衆女賓皆嬉笑和之。他即曰。此易事耳。不論何人。我皆能使之笑。汝等盍視之。遂作種種醜態。如劇中小丑。儂頗厭惡。因

日弗之理。繼作一一怪笑。聲室中諸人皆笑而儂仍強忍。彼此見二者無效。遂笑曰。不笑耶。吾殊不信。乃肖作犬聲。猜猜狂吠。適室中本畜一金鈴小犬。聞其聲。忽自樓下答吠。真假莫辨。時儂忍後不禁不覺。嫣然微笑。女郎曰。新娘笑矣。哥真好本領。他遂傲然自得。醉語嚙嚙。諸女賓一散去。惟女郎尚逡巡未去。他笑謂之曰。妹出此好題目。幸能有效。否則余其難堪矣。我今當有以報汝。因直前提其手腕。推向椅上。女郎且笑且以手撐拒。力弱不能支持。倒于椅中。他即伸手呵其瘡。且曰。下次石妹敢也。未女郎笑而乞恕曰。玉哥速止手。妹以後不敢爲矣。他遂扶之起。女郎笑聲猶未止曰。哥倚力大欺人耶。至是他忽張口大嘔。女郎急退避。羅襪已污。悻悻曰。不自量力。洪醉如此。耶當速睡矣。因扶之入帳。願謂儂曰。此醉人姊善視之一笑而去。儂思此女郎其他之妹耶。胡親暱若是。然儂素聞他惟有一姊。並無弱妹。然則此女郎爲阿誰。歟。誠不能令人無疑也。華燭影裏。見他橫臥床上。兩目灼灼。視儂。儂即回首避之。然已詳視他之容貌。非秣陵莫愁湖旁所見之少年。而誰歟。此時他忽呼渴。喜娘飲以香茗。他始酣然睡去。喜娘亦掃除穢物。請儂安睡。悄然掩戶去。儂乃脫卸錦襪。以衾自裹。睡于其旁。覺酒氣薰人。聞之欲嘔。然儂倦甚。甫合。遂即入睡。鄉矣。明日喜娘促我儂起。爲儂理妝。他盥漱畢。即出房去。頃之伴娘引儂往見姑。孀儂微窺之。則一舊式婦人也。復引與他人爲禮。他之家族甚多。然家人則甚少。除大姊已嫁外。惟一幼弟而已。而昨夕所見之女郎。即姑之寄女也。儂頗留意之。見女郎今晨已易淺色。

羅衣足革履談笑風生其個儂之態儂弗知也時女郎與大姊攜手而立睨儂微笑曼聲吟唐詩一絕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儂聞之不覺臆腆無似然頗愛其人也假既至他家數日漸與諸人相稔而諸女賓亦稍稍去他之待儂亦不過如是惟儂之婚姻完全非由自主今已失身于他夫復何言暇時閑坐輒生不歡且懷念家人無以自慰幸彼女郎常來房中談笑稍解岑寂彼鄭姓芳名素璞二九年華居此已近十載矣蓋素璞幼失父母薄具資產又無兄弟可恃故來寄居吾姑自幼與他同學天資敏慧工詩詞一巾幗才人也此吾姑告儂者儂遂時以文字請其指交而素璞亦弗拒知儂諸兩樂則乞儂教其撫琴璣聞有此雅伴殊屬難得以此儂與彼之感情大進和好無間然心中尙有疑雲不能去者則他之與她是否有愛情關係也然莫愁湖旁所見之少女明明又爲一人儂亦不可妄度且素璞見他至輒托故避去而於背人時問儂曰玉兄與姊愛情深厚否不落實否儂頗感其誠意但自覺結婚將近一月彼此相處淡然安有如豔情小說書中所謂卿卿我我鶼鶼鶼者益信未嫁時之理想不謬輒一笑報之而素璞猶痴痴然不能已于言也儂又深察他之行爲不喜研究學理而時與豪家子弟相徵逐往往遲至夜分大醉而歸家中僕人常坐而相伺然儂殊深惡之嘗微諫不聽則亦擁衾自睡不之顧也

歸寢後與家人團聚如出籠之鳥稍覺還我自由蓋儂姑喜多禮不堪命也同學中有來視儂者出以笑語殊

不知儂心中之苦悶。不欲告人也。他亦聞數日。一來來則不半日。即去。蓋因儂家無與消閑行樂。故也。於此亦可見其對儂之愛情矣。母心隱知之。頗爲儂愛。然已無可如何矣。儂有一弱妹。美而聰穎。深愛之。因乘此勸母。爲早訂婚。使專心求學。養成自立。然後聽其自由選擇。但稍加督察。于其後可矣。母深然儂言。蓋亦深悔曩者之孟浪也。後姑遣輿來迎。儂遂不得不重與家庭作別矣。返至他家。至姑處。問安。復與素瑛相見。覺彼玉貌瘦削。楚楚可憐。驚問之。素瑛笑曰。前數日。妹曾患病。今纔稍痊耳。然背後細察。覺彼且有不歡事在也。及他歸時。見儂。惟略詢母家狀況而已。小別一月。在親愛之夫婦視之。則一日三秋。其想思之苦。非可形容。見面時。當有無限情話。彼此相慰。然儂之與他。終覺形合神離。無可與語。此亦彼此性情不合之故耳。儂殊苦爲此形式上之夫婦也。

一日儂獨坐無聊。取向日校中所讀之英文。溫習之。廢棄已久。幾生強不能上口。讀久覺有倦意。遂拋書而起。時聞姑已外出。作竹園遊。蓋彼素有盤龍癖者也。儂思及素瑛何往。胡不來閑談。因至其室。覘之。則見室門虛掩。疑亦他出。方欲返身。忽聞中有人聲。酷肖儂夫。儂大疑。自隙窺之。則見素英坐榻上。他立其旁。向之作分辯狀。曰。妹何由知我有外好耶。我雖與彼不合。則尚有妹在……素瑛不待其語訖。即止之曰。兄其誌之。我二人之關係。自兄婚後。即已斷絕。余前者年幼無知。爲兄所欺。追念往事。恨不自殺。稍滯吾垢。含羞忍辱。以至于今。

後見彼人德容莊肅深慶兄之得人然不知兄別具心腸棄其室人而狎彼淫娃薄命如余尙復何言然彼人亦有何辜而爲兄所棄置耶負心薄倖兄一人兼而有之矣淫娃之事余知之已悉兄亦不必狡賴懸崖勒馬則彼人猶未至絕望之境尙可爲也言至是聲淚並下儂聞其言始知其傷心之由且聞其語爲儂而發俠義之情令人可感亦不覺偷抱珠淚時則見他毫無悔心反強握其手曰久不與妹行樂矣今日難得此機會望妹勿責余之薄倖素瑛聞言色變曰惡是何言速出室勿萌妄想他又笑曰妹今日始以吾爲妄想耶吾則欲實踐之即擁抱其身素瑛力弱苦不得脫欲出聲呼則勢已不能涕泗被面如爲惡魔所劫一任彼盡情輕薄儂觀至是憤火中燒欲排闥解圍非妬也蓋不忍儂心愛之素瑛爲他所蹂躪也繼思儂若人內素瑛將有何面目見儂豈非促其死耶不得已長嘆去之

自此儂與他感情益疏且深爲素瑛痛惜蓋素瑛之爲人聰慧英爽其容貌態度又嫵媚可愛真大家之閨秀女界之人才不幸幼失怙恃寄人籬下而有耽耽者伺其旁遂致一朝失足自隕受玷此素瑛之所以飲恨於胸追悔無及者也不然以素瑛之天性俊爽胡日來沉鬱寡言形容憔悴嗟乎素瑛天生汝一好女兒而亦供人獸慾之犧牲耶設他而早能悔改與儂和好無間者則儂亦願效英皇故事不忍使素瑛抱怨於空閨然而今則何如儂與素瑛其本雖異而其遇則同耳因思此生已矣不如及早求學爲將來服務社會計稍補缺憾

遂致。兩儂之同舉。托其代索海上。某校章程得悉。所讀課程。自爲補習。以備投攷。某日之夜。儂與素瑛乘涼庭中。素瑛見他已數日不還。乃曰。妹見兄與姊愛情不屬。頗代杞憂。未知姊心如何。儂答曰。根本既異。姊早知有今日矣。姊之婚姻。皆誤于父母之虛榮心。遂致今日被受精神上之痛苦。故儂之與他。日疏月離。本可要求離婚。然儂亦無志於此。自誓今日後立志求學。異日爲我婦女界稍謀幸福。則儂志遂矣。若吾妹則才貌雙絕。既無家長在上。則儘可以鎮靜之眼光爲自由之選擇。素瑛聞儂言。即微嘆曰。當此卑鄙齷齪之世。欲求純潔多情之人。豈易易哉。妹已抱獨身主義。斷不欲自墮情網。多此煩惱。亦思出外求學。以冀他日有所樹立。庶不致爲男子所輕視耳。儂知其痛苦甚深。亦欲擺脫矣。乃贊許之約。暑假後同人某校肄業。彼復以他之秘密吐洩於儂。謂彼聞某僕人言。他在數年前曾眷愛一小家女。別築香巢於城內。儂姑今年方知之。曾向規勸。而他已迷溺其中。不之聽也。儂笑曰。彼世之男人。多以我女子爲玩物。朝愛之夕棄之。毫無神聖之戀愛。在其間。或有廣置姬妾。以求娛樂。人格之墮落甚矣。而尚有一般無智識之女子。甘心獻媚。誠爲吾女界羞。故女子當亟謀教育。以求智識。而爲父母者。亦不可輕諾婚姻。犧牲其子女之幸福。必先助成其自立。庶無所依賴。而各遂其性。矣。否則茫茫孽海。間恐沉淪其中者。未有已日也。言至是。儂與素瑛不勝悲嘆。而階下螢火草間。蟲聲益覺增人凄其也。

暑假後儂與素瑛皆束裝赴滬肄業某校。他本視儂爲眼中釘去耶留耶漠然不關其心。姑氏雖不欲儂外出而無如儂立志已堅不爲所阻也。儂之學費則由雙方擔認而素瑛則完全自出。以彼尙有遺產也。此後逢暑假二假則相偕回蘇餘則多屬校中生涯悉心求學不問外事而明春儂忽接家中來函則言他已納妾矣。

明道曰瑞典愛倫凱女士有言「結婚無論手續完善法律許可若無戀愛者則爲不道德故結婚之道德不道德全視戀愛之有無而定」信如所言雲儂女士盍爲而不離婚哉。然吾知女士亦有不得已也。嗚呼若女士之所謂「他」之一人者則香巢別築自圖歡樂固舊社會所承認爲男子可有者也。人皆知無愛情而同居其痛苦莫甚然此種痛苦女士受之其名義上之夫何嘗有一絲之痛苦哉。設女士而要求離婚吾知女士之家族必將以爲玷辱門楣而大多數人必有訕笑隨其後也。且貞操觀念今人亦尙未明瞭其真欲求再嫁亦甚難矣。至若素瑛者以一好女子而受強暴之玷辱亦深足憐惜者也。





孽子海雙花記

莊開題

吾往嘗讀羅蘭夫人自由自由天下幾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之語未嘗不有深感也今者世界潮流日新解放之呼聲日響和之者亦日衆夫以時代之需要而生新思想以革故鼎新實爲世界進化之表示亦所以謀人類將來之幸福矧解放亦人道主義之基礎固屬刻不容緩無容異辭者但昧者不察盲徒附和或且變本加厲自趨歧路則未有不受其害者且吾國婦女往常受專制束縛之痛苦而未受高等之教育一旦放任則賢者尙知自愛恪遵正軌或者竟如無羈之馬假名妄行遂有潰藩離決川防受其害而不自知者矣嗚呼青年婦女猶如拋錨未定之舟本處最危險之時代而外界之引誘日接觸於其旁苟無定力及眼光則每易受人欺愚而種種痛苦隨之而來久而久之自甘墮落矣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我實爲之其又何尤聞友人談某姓姊妹事言之有無限悲痛余亦不忍深責且爲之憐惜矣嗚呼解放解放天下幾多罪

惡假汝之名以行余願效羅蘭口吻爲吾國女同胞忠告焉。

吳中某氏夙饒家資生有二女長曰憐次曰惜（嗟乎憐與惜非真名也著者不欲以真姓名告人耳蓋彼一對姊妹花固相識也）姿色尙佳性情亦溫淑慕本邑某女校之名遂往肄業而惜聰穎過其姊試輒冠教師多器重之惜亦以此自負尤擅音樂天生歌喉即黃鶯兒無是亦清脆亦靡曼之聲也閱數年先後皆卒業惜遂執教鞭於滬上某女校憐則自幼已字本邑黃家子結褵在即不能再出治事合資之日諸同學咸來道賀且絮絮探問新郎貌美否才高否則黃郎固一風流少年也憐亦私心自喜以爲得婿如此閨房韻事其樂何央矣然而歸寧之日憐則形容瘦削淚盈盈承睫告其妹曰吾母早喪父不察剝削女兒自由權誤許彼俗此生已矣惜驚起曰姊言云何速告妹憐泣而言曰自婚後第三日午後無事彼坐倚中觀書余趨而視之則碑官家言也余問曰此何書曰杏花天有價值之書也余以杏花天似詞牌名自意中文程度尙淺或未之知乃請其作詩一首以題小影彼頷之而不握管後小姑來余亦無暇促之明日彼以小說一篇名一海天奇緣者示余且笑曰此拙作也卿試一觀余詳視之則情節離奇宗旨純正文筆亦高雅清秀不禁折服以爲彼真有高才也一日彼出訪友余坐園中與小姑猜謎爲戲然有彼知友余某遣下人來假書余視其紙條則金瓶梅也余似聞金瓶梅爲誨淫之書遂往其書齋開書櫃取之以交來人復翻閱各書則字句粗俚語意淫褻皆

不經之書也。余乃嘆曰：誰見才學高雅之士而滿貯淫書穢辭哉！頗爲之不樂。及夜，彼歸，余乃復促其題詩，欲以觀其能也。彼期期推諉曰：今日極其矣，明日當交卷可也。余不可，故作態曰：今夜不交卷，不同衾。彼笑曰：娘子軍如此令嚴耶？余不能藏拙矣。乃復曰：昔李太白作白書命楊國忠磨墨，卿其作司香硯吏乎？余曰：唯。君速作可也。何絮絮爲？遂爲之飽磨香墨。彼搔首躊躇久之，始成七律一首，笑曰：此香豔詩也。即李義山王次回復生亦無以加余視之。不覺作嘔，擄爲數片，擲向其身，曰：真好詩。余生平誦此始破題兒第一遭，觸懷傷心，倒向床上。彼復來作溫存，余曰：休矣。假作斯文大言不慚子，真沒字碑之流。前日之小說諒亦非出汝之手筆。不過假此以欺余耳。余今適汝有負多矣。言訖即不之理。言至此，出一小紙與惜曰：妹欲一讀此好詩乎？姊抄得在此也。惜笑而誦之。一嬌小玲瓏女兒身，古今無汝好佳人。西施容貌還嫌醜，大家才學奚足論。明月清風景緻雅，錦帳粧臺樂趣深。黃郎真是有福氣，溫柔鄉裏過此生。惜展閱一過不禁大笑曰：平仄不調，音韻不協，而吐語鄙俚，古今洵無此佳詩。令人聞之當作三日嘔，就謂溫文美麗如吾姊而適彼，信耶？當以此質諸阿父，試彼有以答我儕否。

婦女一生最不幸之事，莫甚於所適非人。故此時之憐涕泗沾襟，倒于其妹懷中，頷聲泣曰：妹思余此後歲月，何以過度乎？惜亦灑同情之淚，慨然言曰：婚姻之事，子女自有其主權，爲父母者祇可督察于其旁。至于匹

配與否不能相強也。今吾姊大錯鑄成，莫可爲力。惟有暫忍一時，徐圖離婚之策耳。憐拭淚曰：余亦思方今世界維新，離婚之案日有所聞，與其怨耦死守，曷若改絃他適。况余尙有薄藝，差足自立，何必倚彼沒字碑乎？二人正議論間，忽其父施施自外入，見憐狀，驚問其故。憐以詩與之曰：父盍視此好詩，父謂黃氏子才高學深，今何如乎？兒等才質魯鈍，不解其旨，請父行以語我來。其父遂自懷中取眼鏡出戴之，然後取紙鄭重朗讀，訖不覺面微赭，囁曰：彼無才而相親甚佳，且其家資富厚，吾兒一身當吃着不盡。若旣欲其才，又欲其貌，而又欲其多財，則天下有幾人哉？吾兒母徒自苦憐，聞言復泣。憐嬌嗔曰：多謝阿父良訓，但明珠投暗，彩鳳隨鴉，旣屬可惜，母乃非耦，婚姻當求相匹。若以吾姊匹彼儂，辱沒多矣。吾儕非貧阿堵物者，假令其人不肖，雖有陶朱，猶頓之富亦曷足貴哉？其父見惜痛詰，默然而去。惜冷然曰：姊從妹言，離婚可也。笑泣爲憐，乃欣然曰：諾。

五四運動以後，新學說大盛，而自由戀愛之說，持之者亦不乏人。尤以學生爲最多，惜固熱心解放之人，遂一棄其昔日之所學而從事於新。且鑒於其姊之覆轍，力思脫離家庭專制之支配，而物色意氣相投之人爲百年嘉耦。一日歸自滬上，在車中邂逅一西裝少年，坐于其側，神采飛揚，吐屬雋雅，手報紙而觀時，而蹙眉時而咨嗟，一若關心國事也者。久之與對坐，某客談論社會改革之事，語語痛切，頭頭是道，似非真有學問者不能爲此。惜凝視其面，靜聆其語，少年忽又談及女學界事，謂當今諸女生智識日新，固當慶賀，然以解放而論，其

中亦不乏誤解之徒。矯枉過直，逾常軌，遂使一般反對者有所藉口於解放前途。不無影響。斯又亟宜注意者也。惜聞其語不覺啟齒，爲女界辯。且言男女平權之利侃侃而談，車中人無不相顧驚奇。少年遂大致敬深聽。其言且問：惜服務何方？惜以實對少年，亦出一名刺，與惜且曰：余姓曹，名汝器，曾遊學英倫，卒業於劍橋大學。今茲回國，日擊我國實業之不振，與某友組織某工廠於滬上，冀以挽回權利。今日來蘇，擬晤某要人籌措資本，遂與惜談論蘇州實業言之纏纏不窮。迨車既至站，曹與惜聯翩同下，互詢通信地址，依依而別。蓋二人雖初次相見而愛慕之情甚殷也。

惜既返家，自思今日車上所遇之曹汝器亦一時俊傑也。吾既自命解放，則男女交友亦何不可。祇須出之以光明耳。次日遂晤憐告以其事，憐亦諄囑其法除舊見擇友而交。後惜至滬，與曹過從甚密。曹亦諸事維謹，無不博惜歡久之。遂向惜乞婚，惜固熱心戀愛，深入情網，與曹自由結婚於大東旅社校中。同事皆來道賀，與惜謔浪笑，傲咸謂惜得如意郎。他日水晶簾下，茜紗窻前，鸞鵲相隨，閨房之樂無窮也。惜亦請女友代課，與曹至西子湖邊度蜜月。水色湖光風景娛目，每當夕陽將下時，二人共鴛鴦皮小艇，容與湖中，見之者咸羨此人間鴛鴦不啻天上神仙焉。然惜父固未前聞迨蜜月既盡，惜遂回家告父欲取奩金去。蓋其母沒時曾言彼姊妹二人各有奩金一萬也。父聞其言大驚曰：汝已嫁人乎？何不令我知也。我生垂老未見有女兒在外私自許人。

而不令其家長知者此事傳揚不將爲戚鄰友誦笑乎新法女學生事事維新然而此事不免太新矣且汝方當年幼閱歷未深社會污濁人心鬼蜮設或誤受匪人誘給將若之何惜曰婚媾之權兒自有之兒不願受專制家庭之束縛而自誤一生憐姊之事殷鑒不遠故兒與曹生由友人而爲夫婦感情之摯不言而喻神聖之戀愛父亦不能干涉況已與彼人結婚他日禍福毋與父事今來此取兒應得之奩金耳其父聞言氣怒甚曰余不料汝竟爲是言若果爾則汝可取去我不願有此等不肖兒玷辱門庭也惜冷笑曰阿父頭腦太舊少見多怪他日或知兒言之不謬其父無奈遂出支票與惜惜接之乃翩然返中

方惜之返吳也憐亦起而實行離婚之舉蓋憐自其夫題詩之後夫婦間數反口以致閨房之中時聞謔諍憐則往往獨自出外至其女友處每數夜不歸黃生責之則答謂今世婦女解放子豈有權治余以故黃生亦漸有厭棄之心且生固親袴子放誕不羈至是故態復萌尋花問柳殆無虛日黃生僅有一母性柔懦無能見兒媳不睦亦無如之何一月憐於其夫衣袋中得一小影則金閨名花也及黃歸憐乃以此詰責并言子既棄妻而別圖新歡則有違法律余亦何戀而隨汝今當離婚各自嫁娶可也明日遂攜粧奩中諸貴物別去黃之族人欲爲之訴于官黃以謂與訟徒費錢財即辛而勝則彼人心終不欲向余強合一時亦復何益不如任其離去反可他娶故其事遂寢

憐既脫離羈絆私幸還我自由欲思營一職業爲自立之計其意固善也然而憐方青年情魔難除况外間欲管鼎鑪者亦不乏人久之遂與某少年締婚少年乃新學子供職于庫倫某使處於是蜜月之後同離吳門往居荒早漠北間矣

俄黨擾蒙庫倫不守炮火聲中憐等倉皇遁出途中歷盡辛苦幸脫于輻相率回南之海上欲覓惜則人去樓空芳蹤杳然探之於友方知惜前所適者並非留學生乃滬上拆白黨人耳篋日與惜所云者皆讐言也惜年幼熱心戀愛坦然無疑及夫漢金告罄則圖窮匕見彼儉亦棄之而去矣惜至是方知爲匪人所誘白璧已玷何顏見人一時悲怨交集悔恨無已痛泣數日飲鴆自戕其友王女士見其慘死爲之下葬於滬及憐歸來已物化期年矣憐聞耗放聲大慟日以吾妹冰雪聰明之姿而又方當妙年就意其結果竟如斯耶造物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人美於花命薄如紙彼蒼蒼者何必多生惜妹以迫之于死而增他人悲悼耶遂探悉惜之葬處與其夫購花圈往弔之則夕陽無語草草青青美人黃土千古同慨昔時光明活潑之惜不知魂歸何所矣

啼鵲贅語之餘墨

余自幼即喜讀小說。年來時握管效顰，頗不能出奇。每以爲恨。啼鵲錄既成，將付剞劂，則覺微論製作不佳，不當爲哀情小說。使讀者傷心墮淚，于情場失意之中，雖著時之目的，本不爲此。然充其極，徒供人茶餘酒後之消遣，或笑吾痴，或譏吾愚，代價如此，是豈作者初學哉。乃蒙四方諸先輩及各同志不我遺棄，龍錫序詞題簽，不下數十人。尤令余慚感交并，而指嚴先生序中，勸余爲樂觀之文，情意殷殷，尤足令人感謝。陸佩蘅女士一序，初言精神之愛，超出于形體之愛，次言世界之愛，易以男女之愛宗旨正大，願讀吾書者先一覽之。又蔣君夢熊、范君烟橋一則，勸余從事有用之學，足徵愛我之忱。一則歎余爲哀情小說之不仁，其言排側嗚呼，余初恨此書所寫哀情之不足，感人繼又以此書寫情，庸自慰矣。知我罪我，其維啼鵲錄乎。



采心女史
圖

(二)

時方暮春風柔日暖郊外芳草芊綿一碧無際而桃花怒開錦霞爛漫如美人玉容半醺向人媚笑狀蛺蝶雙飛舞綠陰間春光旖旎撩動綺懷斯時堤岸上有自由車二疾駛而至車上坐兩女郎首者衣嗶嘰夾衫及裙鼻架金絲鏡年事稍長態度倜儻車上繫兩水瓶一釣籃後者年可十八九丰姿美好笑容可掬身衣白羅衫子黑裙高拽足新式革履車上插釣竿二手按警鈴鈴聲前後相應答驚起枝上黃鸝曼聲而鳴此時若有畫家爲繪一幅春堤試車圖大可留得春色供人雅賞也既釋者左顧塘水晴碧汎然水草叢深則色然喜呼前者曰韻華姊盍稍止此間當有魚可釣長者答曰然二人乃皆翩然下車以車倚桃樹下香汗溼溼蓋皆嬾矣各出羅巾以拭長者笑曰秋霎妹汝坐自由車之技殊不及余途中余常常待且恐妹之顛跌也釋者亦嫣然曰妹本不善是自去年隨姊等至東京後方學得耳吾國女子不如歐美各國之婦女喜作戶外運動故

春之恨

一

能者寡。寡言時即自車上取釣竿長者亦取釣籠同至水涯以羅巾鋪地而坐。餌釣而下之良久。稱者視浮子動。掣之得鱮長可尺。喜而投之。籃中長者同時亦獲一小魚。二人且談且釣。趣味甚濃。見塘之北有水閣一座。南向。皆玻璃明窗。雕欄曲檻。幽雅可人。中間鄴架書桌。陳設精美。依稀似一書房。然旁栽楊柳數株。臨風飄曳。絲絲柔條拂塘水上。隨風吹作柳浪。又有紫燕兩對。呢喃閣上。不知爲誰家。文人讀書佳地也。對此春景頗覺心曠神怡。頃之已獲魚六七尾矣。忽聞簫聲一縷。出自水閣。淒惋沉抑。不忍卒聞。不由心爲之動。乃收釣竿。細聆哀音。歡笑之容亦爲稍斂。桃花片片飄落水上。而簫聲更由低微而漸漸無聲矣。然餘音嫋嫋恍然猶在。人耳。稱者顧而嘻。言何聲之悲也。伊人殆有傷心事在乎。妹在東京琵琶湖曾聞一。日歸奏銀箏一曲。哀音繚繞聞之。三日不歡。今此簫聲嗚咽。若是能無令人迴腸蕩氣乎。長者亦嘆曰。大千世界一宰愁窟也。天下固多傷心人。其人殆鑑彩情場者耶。春光明媚。艷在吾輩無愁之人。視之固勝遊不暇。然使失意人見之。蜂愁蝶怨。觸目生感。無一非撩愁之媒。心事如潮不可告人。搔首向天。徒呼負負。自無怪此哀聲矣。故余願吾曹將來不致墮入愁城。斯爲美耳。稱者聞言。激可以手支頤。悄然無語。長者乃攜籃起立。略拂其衣。數籃中之魚而言曰。盍歸休哉。等勞力釣得此數尾。當歸家作鮮魚湯。啜一嘗美味。醒者然曰。諾。即自石上躍起。荷釣竿先登堤岸。俯視草履上清泥少許。從身傍出袖珍日記。撕一頁以拭之。又以箏絳巾上輕拽裙端。與長者方欲上車而堤

旁忽來一童子年可十三四狀頗強有力者見彼等籃中之魚卽疾前奪止穉者之車而喝曰而等籃中之魚爲吾家物何可取去速留下穉者曰汝言荒謬甚吾輩方自塘中釣得何所據而謂爲汝家魚耶長者亦笑叱曰速退去毋阻吾行童子怒曰此塘爲吾家之塘則其中無論何物非吾家者耶而等不留下當奪而車言訖卽以掌猛推穉者穉者不防仰後退數武幾爲傾仆而車已倒地矣時穉者絳轡生噴謂童子曰止若太無禮莫謂女兒好欺誰懼汝者童子不顧直前猛撲穉者側身疾讓以纖掌批童子之頰童子愈怒抵拳進擊時長者亦來助童子勇甚幸兩人皆身手便捷尙未爲所乘頃之穉者飛一足起適爲童子所接狂笑曰捉汝至我哥哥處去曳之而走穉者兩頰大紅莫可爲力長者急以一手扶之一手與童子相奪而穉者已身不由主隨童子前行矣正窘急間童子之後忽來一少年高聲喝曰五弟又惹是非矣速止速止童子始釋手而立穉者既得脫嬌噴未已少年至卽問其故童子曰彼等偷魚吾思捕之少年笑且怒曰五弟竟無禮若是吾家雖居塘畔而此塘非吾私有者烏能妨人自由耶且動輒施行野蠻人家將謂我儕非讀書種子矣幸余望見前至不則將奈何乃命童子速前謝罪童子囁強不從卽遁去少年乃謂二人曰舍弟性劣有犯尊怒望恕其年幼無知歸家當稟白家長不吝重責也二人見少年恂恂有禮亦還謝曰旣屬誤會當不介意少年又問穉者受驚否穉者嫣然微搖其首少年又曰如不以匪人爲可疑者拙居不遠盍請移玉一臨俾進茗少坐一聆雅教

解者不答。視長者長者略一沉吟。卽頷首曰：「旣蒙寵邀，當一瞻華廈。少年大喜，卽返身前導。二人攜車隨之。左折行二十餘武，有蠟牆一帶，女蘿緣之，翠竹數叢，朱門當前。上書閑閑別墅。少年卽讓二人入呼門者。至則一蒼然老僕也。頤和藹可親。見此一雙麗姝，卽笑問曰：「此兩位姑娘爲誰？豈我家四小姐之同學乎？」少年笑曰：「老張汝莫管，且藏此兩車及魚，乃請二人置車庭中。徐徐導向內院，則竹籬茅屋，長廊小橋，佳木葱蘢，假山嶙峋，佈置頗饒幽趣。過魚池，乃有一月圓式之門，見適間之童子方踞假山巔而窺焉。少年呵之，童子復隱去。二人旣步入，則精舍數椽，皆南向塘水。少年遂請二人至其書室，卽釣魚時所見之水閣也。窻明几淨，幽雅絕倫。沿窻置書桌，左圖右史，牙籤滿架，中懸雲林山水一幅，左右對聯，則爲「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何子貞之法書也。少年邀二人上坐，二人謙謝不遑，倚檻而望，則對堤春景，及彼等釣魚之處，悉在目前。和風拂面，心爲之爽。時有書童進香茗，少年遂展問芳姓，長者答曰：「吾二人爲從姊妹，自幼同處，余父爲留日公使之祕書，故余前在東京女子體育學校肄業，舍妹則仍居此間肄業于女師範。去年方亦至東瀛，今以公使更動，歸國纔三月耳。余濟田姓，余名韻華，伊名秋雯。今日忽動遊興，知此處地方清雅，故相偕來此釣魚。蓋吾等在東京時喜爲此，且芳草淺軟，馳車其上，亦足樂也。少年聞言，頻點其首，韻華亦還詢邦族，少年曰：「余高陽後裔也。字季懷，家父昔仕勝清，今老矣，隱居鄉間，不問外事。余曾在某大學卒業，且一度任事於京師，以都中空氣污濁，不

欲久居遂告歸。今以資荷居此。蓋奈家本居城中。此爲吾祖所經營之別墅也。適家父命五弟來此。視余業性頑劣。致驚女士。望勿罪爲幸。兩人亦笑言許。君此小事。請勿介懷。言時細察少年衣襟。夾衫足革履。架眼鏡。舉止溫文。談吐風雅。雖屬庠郎。年華衛玠。風度然眉峯。纒蹙時見愁痕。且兩頰稍瘦。似尙在病中也。秋雯瞥見壁上懸有赤玉蕭。憶及適聞之聲。乃問少年曰。季懷先生頃余等釣時。閉閣上蕭聲爲君所奏者。歟。少年曰。然秋雯曰。余雖不敢自稱知音。已妄加曠度。君殆有不欲事在。歟。少年嘆曰。辱相詢感甚。但僕本恨人。此懊懊事不足爲人語也。韻華曰。君少年英俊。正有爲之時。何吐語頹喪。若是方今國事日亟。吾儕正須宣傳文化。改革社會。生希望之樂觀。作努力之進行。方不負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不觀夫近年學潮澎湃。主義日新。一般國人似已覺悟。往日之咎墨守之非矣。少年曰。敬受良箴。但蒿目時艱。蓬心難振。大好河山支離。破缺。燕巢危幕。禍在眉睫。而喪心病狂之武人政客。尤復爭奪於國門之內。實則皆無統一之能力。徒苦人民。且招外侮。有心人口渴。唇焦。大聲疾呼。欲以一木支將傾之厦。而環顧情勢。則覺人心之壞。亡國之源。孔孟復起。不可救藥。惟有蹈東海以死。還吾乾淨耳。杞人之憂。空言無補。况如僕者。心頭悶悶。尤有不可告人之處。耶。秋雯曰。今日大勢誠如君言。然民心不死。尙可挽救。吾中華四萬萬同胞。寧忍坐視神州陸沉。而束手與之。其斃乎。彼跋扈軍人禍國政客。自屬無望。然吾儕青年。與有資焉。吾不救之。誰其救之。君雖負隱痛。然有如此才識。何必自甘。

埋沒耶不計成敗惟力是圖務使此燦爛之五色國旗常得飄揚於地球受日光之映射耳少年答曰女士之言誠衷心折巾幗英雄鬚眉勿如僕倘能掃除愁根當追隨驥尾共圖利國也二人聞言微笑復與談學術則少年中西貫通多有獨到之語雖在初交言之娓娓不倦不覺日影已西暮色蒼茫矣二人遂欲告辭少年復問明住址欲訂文字之交且言方今社交公開女士等皆文明人物諒不以此爲唐突也二人許諾期以再至秋斐期向少年告借英文科學書數本然後鞠躬而出少年送其後門者老張見客辭歸則偕一書僮以車俟于門側韻華見魚尙活潑未死卽留兩尾贈少年少年謝之且曰此間頗清靜如不嫌簡慢請常蒞止二人頷首遂言許君晚安各拽裙上車輪軌輾向前馳去見秋斐猶惺惺一顧臨去秋波印人腦痕少年立門前望之見兩車忽左忽右轉入堤岸爲柳樹所蔽芳影遂杳而自由車上之鈴聲尙丁零發響送入少年耳鼓時夕陽一抹映照林中賣鰻者歸自城市猶曼聲而呼似送彼兩女郎行也

韶光如矢一年容易又是春日矣夫自鴻濛至今不知已歷若干春日春之爲春自若也景色明媚和風宜人然而時日已非人事有變生生死死古古今今人物已逝遺跡難存誦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之句不禁感慨係之時郊外花紅草綠一如去年兩女郎釣魚之處則有數童子嬉戲其上惟不見美人芳蹤耳

日之午堤上忽有麗人二並肩徐行而至態度翩翩美貌依然非即韻華與秋雯乎彼一對姊妹花且行且語秋雯面有愁容謂韻華曰妹自與姊第二次到此後曾一度遇伊人于范墳敘談甚歡後我儕舉家北徙初時亦有尺素往來姊固知之但伊人函中行間字裏似有傷心事在證之蕭聲自無疑義但屢問而不吾告殆個中事不足爲外人道乎人秋以來青鸞音沉久無隻字之貽妹雖有數書寄往然望眼將穿杳無還雲殊令人莫解其故也韻華亦曰余自暗季懷見彼多才多情尤致意於妹因思及妹之婚姻大可屬之伊人故暑中曾有一函致彼所可疑者亦不見報然彼出言必信萬無中途絕交之理但此一個悶葫蘆亦令人難以猜詳今茲幸有返里掃墓之舉偷暇到此當可一明真相矣秋雯聞言兩頰微紅俯首無語而已至閑閑別墅之外見門者老張方執竹帚掃除庭堦人聲寂寂祇有飛鳥上下而已老張見二人至即棄帚前迎曰來者非即田家兩姑娘乎秋雯笑曰老張汝尙認識乎少主人安在老張不覺跌足言曰嗚呼我家少主人已逝世二月矣二人聞言無不驚奇失色韻華急曰汝言信乎老張長嘆曰微論我老張不肯誑人豈忍妄誑少主人乎姑娘等盍請入內稍坐少主人尙有遺物囑老奴轉奉也二人遂隨老張至一小軒內老張旋返身而出此時韻華與秋雯相對而坐默然無語蓋皆不意季懷之遽爾物化也韻華嘆曰王勃早天顏回不壽自古有之今亦宜然就謂年少才高如許君而早夭乎秋雯答曰憂能傷人季懷之死殆有因也時老張捧茶至又自懷中出一小

冊及一密函又有小影數張謂二人曰少主之死函中當必詳言之母願老奴贅陳矣韻華與秋雯急接而折閱之書曰

韻華秋雯兩女士矜鑒僕今死矣與女士等永無相見之日矣僕果何爲而死耶簡言之僕之環境致之也嗟夫大錯鑄成回天乏術悠悠蒼天謂之何哉女士等爲僕平生知己敢不于力竭瀕危之際一爲痛陳俾知僕之痛苦莫可比擬足爲知心人憐惜而一掬同情之淚也

二人讀至是皆中心淒惻泣不可仰拭淚重視而季懷病死之故赫然呈于眼簾矣

然而僕書至此心中大痛幾不能成字帶去者良久蓋僕處身專制家庭弱冠即已授室此等盲目婚姻稍有新智識者無不絕端反對然使彼此才能相等性情相合者尙可勉強相就稍補缺憾毋如牀頭人生自貴冑嬌養成性既屬沒字之碑又爲胭脂之虎以僕視之自頂至踵殆無一不有俗氣故甫在新婚已自歧異後僕肄業海上漠然視之數載以來屢欲脫離毋如家父性情迂拘壓迫太甚格于形勢莫可如何詎意彼反歸白家長肆其簧鼓彼家夙有權勢即以一紙書來興問罪之師家父不察嚴詞切責以故家庭之中時生不歡僕遂悲傷成疾養病別墅且假此以避之也嗟乎僕與彼人有何孽緣而不解如是耶女士等所以屢問而不告者以此事難爲人道也噫僕今直言之矣僕自遇秋雯女士不勝向往之

念而蒙女士亦不棄鄙陋時賜瑤章心心相印猩猩相惜設僕無此難言之隱者早有求凰之心矣然一念及此身已矣豈可復惹情絲以誤他人況秋雯君性情純潔才學淵深前途幸福方興未艾以僕之不祥豈可妄冀是以雖有愛慕之忱而不敢越友誼範圍不意頑弟妄言洩漏秘密老父聞聽之下大爲震怒來此痛責僕雖心跡坦白亦難自剖彼遂同居別墅諄諄勸諭僕彼時恨不能立即自戕脫此痛苦而孰知更有令人抱歎無似者則韻華君與僕作伐之函不幸爲家父所得於是證據益信指爲不肖朝夕命人監視友朋之間亦不許有片紙往還雖欲作答奈無崑崙崙奴何如坐狴牢如犖鑿籠無自由之可言矣夫韻華君此書亦由愛僕而發深情厚意感激靡涯即僕雖死於九原亦覺愧無以報知己倘佛家輪迴之說不虛來生當爲犬馬以報耳嗟乎世界之夫人類之衆夫何必多生一僕哉且天既生僕又何必加以種種痛苦而使之不得不死哉不仁哉造物僕今寧死毋生矣與其生受痛苦反不如一死爲愈也近日彼人已僭婢婦來居壻中名爲服侍實則速僕死耳今夕嘔血數升脈息已微差幸神志尙清彼人亦適有小疾因思女士等天涯懸望尙未知僕之死耗他日歸里欲訪無從故乘此閒隙和淚作書兩女士見之幸毋悲戚以增僕咎又有詩草一小卷病中所作斷腸哀音留存紀念又兩君所贈小影敬以璧還想老張頗忠於僕必能謹藏以待至于兩君所遺之書已於今夕付內免爲他人所獲而造作蜚語也

嗟夫。苦海茫茫。恨事重重。肉體上之桎梏。既毒精神。上之苦痛。尤甚回憶。去年春日。曾幾何時。孰知今歲春光。中僕已乘風而化。埋骨黃土矣。孤燈如豆。春風似剪。僕書至此。無可言矣。他日女士等。能於花飛春盡之日。一來墓旁。憑弔知塚中人之身世。可憐而一爲悼惜。則尤僕死後之幸耳。己未元宵後二日。許季懷絕筆。

字體潦草。血迹滿紙。二人讀畢。淚濕衣襟。秋斐尤不勝哀痛。老張在側。亦泫然墮淚。良久。謂二人曰。少主人之墓。即在別墅之後。姑娘等欲一往弔乎。韻華點首曰。然則煩汝引導。老張遂引二人出墅。韻華則以函件藏懷中。隨老張繞道至墅後。則見墳土未乾。小草已青。兀然孤立。萬種淒涼。回念季懷生時談笑之狀。猶可想像。今對此青塚。恍如隔世。不覺有人牛到此。天道寧論之慨。季懷之英魂。何往耶。殆真脫離痛苦而去耶。少年英俊。死於專制婚姻。季懷縱不自惜。知其人者。又若何悲嘆耶。嗟夫。季懷汝亦知汝多情之女友。來此憑弔耶。二人相顧。淒然各向墓前。鞠躬行禮。韻華仰天嘆曰。噫。季懷已矣。孰使之然耶。早婚之害。足以死人。吾願天下爲父母者。毋以愛其子女。而亟爲之強合也。遂挽秋斐之臂曰。吾儕歸休。二人乃別。老張嗒然而歸。時枝上子規宛轉哀鳴。聲聲打人心。攻對此春光。若有無限幽恨也。



孤燕痛語

虎阜下塘有螭牆一帶峻宇數重門臨堤水水光澄清柳樹數株飄拂其旁境至岑寂者卽吾吳之清節堂也青年少女一旦抱離鸞之痛而欲守柏舟之誓者頗多別其家族孤身入居院中以度餘年而明心跡院規甚嚴每年祇有二次出外掃墓且不許羈宿在外故春花秋月美景良辰此人皆無福消受矣余母有戚某氏守節其中一日余母往探之叙談甚懽蓋某氏深居不出絕不知外間事得吾母一一詳告之空谷足音感慰靡既方談次忽有少女窈窕人鬢髮如雲明眸如水淡粧素服舉止溫雅挾書數本置某氏案上曰妹已閱畢矣敬以奉趙繼見余母卽含笑問訊始知少女柳姓亦孤嫠也余母頗爲之憐惜畧與叙語亦相投合少女卽請余母至其許因共入其房作長談少女之室在某氏之東所居頗高暢窗明几淨纖潔無塵室中陳設一如大家閨房惟皆素淡無華而已時適八月庭中有桂正花甜香撲人欲醉吾母與某氏同坐臨窗榻上少女卽命一僕婦進香茗及茶點若干禮貌慤懃自坐圓椅上謂余母曰余居是間寂寞甚每晚必至姊處閒談今遇

長者不勝歎。幸余母遂詢其芳齡。少女曰：十九歲矣。余母嘆曰：此在他人不過待字之年耳。而夫人已寡。然則何時喪失所天耶？曰：去今兩年。余母復曰：可得聞乎？少女至此淒然欲淚。曰：不嫌煩瑣。當爲縷陳之。余本宦家女。自幼延師教讀。略識之無。吾母愛余甚。無事不適。余意者。嘗憶余愛一貓。朝夕捧抱懷中。不忍稍離。夜則伴余眠。且爲之穿耳。以紅絲線繫流蘇。戴之。覺楚楚可憐。錫名阿珍。一日阿珍不知曾食何物。流涎不止。儼然余林。絕不思飲食。輒向余嗚嗚悲鳴。雖爲設法調治。卒無效。而死。余埋之後園。立小碑。上書阿珍。狸奴之墓。爲之悲泣數日。余母戲謂余曰：失一貓耳。何如此。索然寡歡。吾兒年將及笄。阿母當爲兒物色一佳婿。朝朝伴兒眠也。彼時兒當思較之阿珍。何如。當時余嬌羞無已。默不言。而乳母林氏在傍笑謂余曰：老夫人余憶一事矣。前月余同姑娘往遊。留園遇故主黃家少夫人。墜茗其中。彼見我家姑娘。頗爲愛重。曾購送茶點數事。姑娘羞不欲食。余爲代納懷中。少夫人又問余此爲誰家掌珠。余以實相告。彼即笑謂余曰：我家慶官汝識之乎？余曰：然。前兒尚幼。今想長大不識矣。彼曰：今日惜未同來。否則汝當見之。我生兩子。而慶官尤爲我心頭之肉。今在學校肄業。思爲得一佳婦。苦未有之。今見此小姑娘。美麗文雅。足觀我心。不知汝能爲媒否。余漫應之。久未有報。今老夫人與姑娘戲言。令我憶及。故敢奉告。老夫人意。下何如。我母笑曰：彼家門第如何。乳母曰：黃家世爲官僚。積貲甚富。慶官之父乃三老爺。昔爲濟寧知州。今已亡。故彼家少夫人亦名門之女。兩家門第當可。

相。婿。吾。母。遂。謂。乳。母。汝。若。有。暇。可。至。黃。家。取。鑿。官。年。庚。及。小。影。來。我。當。占。之。是。好。姻。緣。終。能。有。成。閱。數。日。乳。母。果。以。生。辰。及。背。影。來。余。當。時。不。甚。了。了。竊。聽。阿。母。與。嫂。語。曰。是。人。容。貌。亦。足。配。妙。兒。妙。兒。者。余。之。乳。名。也。嫂。亦。以。門。戶。相。當。在。旁。樂。助。吾。母。以。謂。尚。須。占。卜。一。過。方。能。無。疑。遂。命。僕。婦。往。請。術。者。王。醫。來。家。推。算。吉。凶。王。醫。有。神。算。名。吾。母。深。信。之。吾。家。無。論。大。小。諸。事。悉。質。之。彼。以。所。談。輒。驗。也。是。日。彼。謂。天。定。良。緣。後。福。無。窮。溢。美。之。詞。不。絕。于。口。吾。母。大。喜。遂。命。吾。兄。寫。余。庚。帖。命。乳。母。齎。送。黃。家。後。以。小。影。示。余。曰。此。汝。未。來。夫。婿。也。兒。試。觀。之。能。愜。意。否。余。羞。不。可。仰。嫂。復。以。戲。語。調。饜。余。幾。失。聲。泣。後。往。返。磋商。各。挽。正。式。媒。妁。其。事。遂。成。及。今。思。之。余。之。婚。姻。悉。出。吾。母。主。張。余。回。被。動。者。也。而。今。形。單。影。隻。苦。雨。淒。風。一。生。歲。月。消。磨。於。此。矣。雖。曰。實。命。不。猶。而。吾。母。亦。不。得。辭。其。咎。也。言。至。此。以。巾。掩。淚。失。聲。而。泣。某。氏。同。病。相。憐。潸。然。淚。下。余。母。亦。爲。之。淒。然。無。言。少。女。復。曰。余。處。之。環。境。皆。桎。梏。余。身。者。也。人。見。余。擁。翠。戴。珠。生。長。金。張。貴。第。中。當。必。歡。樂。無。央。孰。知。余。深。藏。閨。跬。步。不。能。輕。出。一。無。自。由。樂。趣。乎。自。余。受。字。後。吾。母。絕。不。許。余。出。遊。終。日。埋。守。粧。閣。學。女。紅。有。事。出。外。必。乘。輿。蓋。恐。遇。見。黃。家。人。也。時。光。易。過。轉。瞬。余。已。十。七。一。日。余。方。閱。書。樓。上。母。與。嫂。倉。惶。步。入。謂。余。曰。頃。據。媒。妁。來。言。黃。郎。已。病。一。月。醫。藥。罔。效。汝。姑。欲。擇。吉。娶。兒。去。爲。冲。喜。之。舉。蓋。望。喜。星。能。退。病。魔。也。事。出。倉。卒。拒。之。不。可。吾。已。允。之。矣。余。聞。言。惶。急。莫。名。曰。若。是。其。亟。乎。兒。不。願。離。阿。母。膝。下。也。因。大。泣。母。及。嫂。皆。以。好。言。安。慰。此。時。余。大。似。傀儡。一。任。他。

人播弄矣。吾母日夜探備粧奩，必豐必美，以求悅余心。而吾家人多財富，是以咄嗟可辨。至期，張燈結綵，踵事增華。諸親友都來恭賀，實則迫余入絕路耳。將吊之不暇，是日爲三月八日，鳥語花香，風和日暖。余終身不能忘之。午後，乾宅以綵輿來迎，儀仗甚豐。余此時芳心跳躍，不知所可。一任喜娘牽引，與家人分別。時心尤痛戚。吾母此時亦涕下如雨，蓋恐黃郎一旦不測，則前途不堪設想也。既至夫家，則余夫已病不能興，以小姑代作。不新郎交拜，悉如儀。微聞觀者皆竊竊嘆曰：新娘貌頗不惡，且粧奩甚盛，不媿名家閨媛。然恐新郎病入膏肓，可救藥，誤人一生矣。後入洞房，見余夫仰臥床上，形容枯槁，兩目內陷，氣喘時作。見余來，強作歡笑。然余見其狀，頓生畏懼，自思余曾見吾夫小影，亦一美少年。今病至如此，殆真絕望矣。喜娘又伴余住，見姑嬾諸人，姑見余雖佯爲歡笑，而輒背人偷拭其淚。及夜深人靜，喜娘請余卸妝，余胆怯甚，強欲喜娘爲伴。喜娘無如余何，遂席地臥余牀下。此時吾夫忽頓聲謂余曰：卿自安睡，不必畏余也。余不答，和衣臥。其足旁輾轉不能成寐，思及吾母，則不覺痛泣。吾夫聞之，微嘆數聲，咳又作。喜娘亦醒，又以好言來慰，且烹茶飲。吾夫頃之而天明矣。余卽起而梳洗，小婢以蓮子湯來，余獨飲之。粧奩伴娘復引余見吾姑，正坐間，一婢入報公子病亟。姑聞其言大驚，急奔向余房，伴娘亦扶余暨衆人隨其後入房，見吾夫面色已變，喘聲大作，姑抱之而泣。時醫生亦至，按其脈，皺眉無語。良久，出謂姑曰：言之勿驚，合郎已無可挽回矣。請備後事可也。姑聞言大哭，余亦泣。時吾夫忽喘聲

曰人莫不有一死。余不過略早耳。余已自知無救。請勿爲我悲。但我妻奈何。言至此。向余點首。余乃含羞至其牀前。彼遽出其枯瘦之手。握余曰。我負卿矣。言訖。淚下如雨。復顧其母曰。兒不肯拋棄吾母矣。遂溘然長逝。享年祇十九耳。其時余痛不欲生。誓以身殉。而吾母亦聞耗。至相向汝瀾。不得已。仍慰余曰。兒無輕生。兒若有不測。則余亦不願生矣。姑言亦然。且命僕婦監視。余側喪期中。余循例守孝。然余與余夫之姻緣。祇此臨終數語。而余之爲新婦。亦祇有一日耳。痛哉。天也。營葬既畢。余即取嫁時所裁諸錦衣。悉付祝融。蓋未亡人終身無需乎此矣。又數月。族議送余來此。守節許。余有嗣田若干畝。歲收用金若干。以一老嫗待余。且許他日。余年老時。當爲請獎立坊。其實恐余年稊不能心。如古井耳。余既來此。終歲不出長日。寂寞則閱小說。以自遣。適還姊書。亦小說也。吾母雖時來望余。然徒增余之悲痛而已。暇嘗攬鏡自照。覺形容瘦削。顧影自憐。嗟乎。世之可憐。蟲就有更較余爲苦楚者。紅顏薄命。其余之謂歟。故每當疎雨垂簾。落英飄砌之時。與姊談至傷心處。無以自解。則作楚囚對泣。覺造物不仁。何薄于吾儕耶。窗外有燕巢。春時輒有雙雙飛燕。呢喃對話。見之倍覺神傷。一日忽喪其偶。其一則悲鳴不去。余亦一洒同情之淚。因憶昔人詩云。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飛。貞潔自守。物猶如此。况我人乎。且余讀列女傳。見割鼻毀耳塗面。斷指。凡此青史所載。皆是人間貞烈。益增余堅勵之心矣。時天已近暮。外戶將閉。吾母不能復留。乃起謝曰。今日聆夫人一段傷心史。實令我爲夫。

人痛惜不已。蓋余初見夫人時，意謂夫人一少女耳。望夫人勿過悲戚，以傷玉體。余有暇時，當重來此間，以慰夫人等寂寥。少女復強笑曰：余已悟澈人之于世，如朝露如蟪蛄，一利那間事耳。雖多戚戚，亦奚以爲辱。蒙憐愛感激，實深如不嫌簡慢者，暇請惠臨爲幸。余母復與某氏賂談，數語告辭出院，歸爲余言其事，若不勝惋惜之情也。

明道曰：我國男女婚姻，自昔但憑媒妁之一言，父母之一諾，其實彼此容顏未識，性情隔膜，致常有鴛鴦非耦，鑄成大錯之嘆。且世俗未婚夫有重病時，每作沖喜之舉，終身要事草草過度，一旦厥疾不瘳，實恨無窮。如柳氏者，綺年玉貌，大真爛漫，而一夕新娘，卽爲畢生孀婦，苦守深院，永無樂趣。豈人道應有之事哉！而一般號稱賢士大夫者，尙曉然語人兒女曰：「此貞節也。他日當入列女傳，彤管揚徽，松筠著節，斯爲美耳。汝儕倘遇不幸，宜效之。」殊不知個中人之痛苦爲何如乎？吾則不敢爲此等道德語。前年海上陳烈女矢志殉夫，余亦嘗爲文以弔之，未嘗不敬其貞節。然吾尙意烈女不必身殉，若另擇佳耦，亦無人指斥之者。蓋彼此皆由父母所定，一無愛情，以維繫之也。雖然，烈女之死，尙可曰自適其志。至如柳氏之守節，則冤矣。且余亦常聞有未婚夫已死而仍娶新娘來夫家守節者，俗名「抱牌位做親」，尤屬荒謬，有改良風俗之責者，當思所以痛革之也。



標芬閣本事

天淵題

夢回笑語傾懷抱。綠牕聽徧盟聲曉。起早懶梳裝。又來敲枕旁。

眼波窺鏡媚。偷覷檀郎睡。慙態可人憐。

深情至性然（菩薩蠻）

小詞一閱香豔動人已如有一婉媚女郎躍然紙上此問梅山人爲其故歎吳姬梅芬所作也梅芬小字翠英清末時蜀之鄆縣人幼即聰慧勝人且貌又豔麗村人無不見而讚美以故髫齡時求婚者踵接而至而其父母鍾愛其深不欲以愛女早許他人故妬之者咸謂阿翠父母居爲奇貨將來必得金龜婿以爲前途富貴計然阿翠雖大佳而其父母則褐衣草履荷鋤攜籃不知彼富家子弟能甘心執婿禮否吾等當拭目以俟之云云惟其鄰王翁亦絕愛之時有饋遺梅芬性孝甚依依膝下故其父母雖伯道無兒而亦得此足以自慰家庭之間頗覺融融洩洩也

標芬閣本事

烈日肆虐。旱魃爲災。獄訟繁興。盜賊滋熾。於是輒縣之人民苦矣。夕梅芬於睡夢中。忽聞人聲鼎沸。急披衣起視。見所居屋已起火。驚遽間有盜匪數人持刀突入。梅芬欲避已無及。一盜曰。此好娃娃。可負之去。於是梅芬遂被劫。雖哭呼父母無應也。既之盜窟。幸盜衆皆無傷害意。且以餅餌饗之。梅芬一人獨居。苦念家鄉。不知父母之或存或亡也。久之盜黨以捕者將至。遂棄此他去。而鬻梅芬於山左賣解之家。賣解者呂姓。天龍其名。年已五十餘。擅技擊。工超距。與其妻頗相愛好。然不生育。既得梅芬。愛之如已出時。梅芬方十有一齡耳。呂翁爲之讀書習藝。梅芬天質敏慧。頗知文義。且解音律。學拳術。則身手靈瓏。深入堂奧。翁喜甚。又教以擊劍及騰躍術。梅芬刻苦練習。不數年。盡得翁傳。而葦蕩年華。益形婉變。翁等遂攜之出業。賣解僕僕風塵間。由晉而燕。而趙而豫。流轉吳中。賣解女兒之名大著。一般風流子弟。五陵少年。咸欲求親。癩澤爲快。不惜以重利餌呂翁。夫婦呂母以謂錢樹子可居也。遂假此重資。於是梅芬遂不得不犧牲色相。淪入樂籍。而問梅山人適以是時至。

山人潑潑人也。性耽吟咏。雅好山水。其朋輩亦皆風雅中人。每當春秋佳日。載舟出遊。賞花作詩。對月飲酒。狂放之態。亦隱士之所樂也。而尤喜梅所居植梅數株。每當初春之日。早梅綻放。與其妻挈飲酒於梅樹下。談梅花故事。享受清福。會孟春之月。有友人約其往遊鄧尉。山人躍而起曰。鄧尉之遊。懷之久矣。今日香雪海畔。想

大小梅林已爭先競放矣。越日乃放舟而往。梅花當前。詩興滿懷。蓋鄒尉之梅。固有名于東南也。遊興既闌。返至金閶城外。固多青樓檀板。金樽豪竹。哀絲靡不盡心悅目。山人等風流自負。遂作平原十日之遊。訪名花于教坊。聆妙歌于良夜。有友人告以梅芬樹幟之處。山人遂偕友訪焉。纔憮纔動。香風已生。則見有美一人。姍姍而出。明眸皓齒。秀外慧中。且嫵媚中。蓄英秀之態。含笑而立。凝睇無言。不似批檀門巷中人。也。山人一見。傾心即夕。設筵張席。命梅芬侑酒。舉杯洪飲。席間又贈梅芬金縷曲一闋。吳苑春書爲探梅萍蹤。小寄友儔。爭逐乘興逢場。還作戲。傾略歌臺舞榭。正翠閣芳筵。闌乍回首。春江豪放。態記聲聲。脆竹清絲。夜哀與樂。借陶瀉丁嬾。索句題綃。下他年明珠十斛。勾欄聲價。水樣韶光。休負却且引深杯。感藉看好。月媚媚。西下。剛道綺禪。參已透。又無端。一縷情絲。惹空有淚。向誰灑。盡興而去。次日山人又至梅芬處。適梅芬晚粧。即請山人入其妝閣。山人以一席之緣。竟得爲人暮之賓。美人垂青。可謂幸矣。山人乃坐其旁。談論吳門風景。梅芬悠然神往。山人乃許其暮春間同遊天平。靈巖諸山。梅芬大喜。妝竟益覺明麗可愛。共坐閣上。山人與之談詩書。亦能對答。二益奇之。詢以家世。則嗚咽泣下。曰。薄命人。復何足言。山人歎曰。自古紅顏多爲摧殘。安得十萬金鈴。護盡名花。耶。卿如有意。僕當力圖。梅芬謝曰。感君厚意。當俟之異日。於是往返數次。竟爾情纏。滅燭留髻矣。梅芬深佩山人之才。常執卷問難。山人有所作。梅芬則取珊瑚之筆。錄以薛濤之箋。蠅頭小楷。清秀絕倫。山人噴

標芬閣本事

四

噴稱道不已。有時共駕小舟往遊。虎阜見者無不艷之。然而人事相促。勝遊難常。流連句餘。而山人不得不與梅芬作小別矣。以同心之鶴。醵作分飛之勞。燕此情此景。誰能自遣。故梅芬臨別戀戀黯黯。神傷山人亦贈詩四律。期以重來而去。詩曰。

桃花塢裏訪桃根。一逕莓苔深閉門。調黛風光香細膩。送鈞况味倍溫存。梅苞綻綠春無價。燭影搖紅夢有痕。記取鏡屏談笑處。月明人靜夜黃昏。

形影相隨不少離。探幽訪勝伴尋詩。賞心韻事歡前夕。洒淚衷情苦此時。我爲催歸行急急。卿緣惜別送遲遲。海濱無此佳山水。他日重來未可知。

遑問長亭與短亭。當筵無計慰娉婷。化工艷體詩難續。省識離懷酒易醒。水尙有情隨處碧。山猶含笑向人青。琵琶莫唱陽關曲。悽調咽聲不忍聽。

水牕話別意無聊。回首盤桓暮復朝。元稹探梅曾載酒。曾江泛月更吹簫。痴情欲覓坤靈扇。私願難酬金屋嬌。握手依依堅後約。不禁魂已黯然銷。

情塢方甜遽賦歸。去酒後茶餘懷思所歎不禁有。一尊美人分天一方之感矣。天生尤物領國傾城。自無怪山人之顛倒也。越歲吳市設關開埠。山人奉調重來。正中所懷。欣喜莫名。公務之暇。往訪梅芬。而人去樓空。不

可復得詢之。其鄰則言呂翁夫婦已於前數月因事北返矣。餘則不得而詳。山人至是悵悵不已。誦一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之詩。倍增寂寞。輒於無可奈何時作詩寄懷而已。

讀者欲知梅芬何往乎。蓋梅芬自選山人後。輒覺怏怏。如有所安。懼于酬應。且以生性工傲。不善狐媚。遇風雅人。則稍示顏色。若彼沒字碑登徒子之來者。雖不敢餉以閉門羹。而亦漸爲冷淡。故生涯因之稍減。而與之競爭者。則不乏其人。於是呂翁夫婦不欲久居南方。攜之至津。重樹艷幟。以津地新闢商埠也。梅芬既至津。生涯大盛。然方寸中常有山人小影在也。居無何。而庚子之亂起。初自蓮教除孽蔓延於燕趙間。名爲拳匪。而魯督袁世凱竭力驅除。匪遂大盛于直隸一省。人其黨者多屬愚氓。勇而無義。借扶清滅洋之名。爲焚掠淫殺之事。而滿人如載漪。載勛。剛毅。裕祿之流。反信其異端邪說。特往招撫。助其毒燄。於是一亂而不可遏。時呂翁亦爲其朋輩所召。而入匪黨。未幾聯軍入京師。匪衆死者散者。散者散。翁亦攜家屬與其同黨曹某者。南匿某鄉。曹某覬梅芬色。心懷不良。乘間毒斃呂翁夫婦。而欲劫梅芬去。梅芬聞警先逸。得免淫污。然殺父之讐。誓必得報。某夕天昏月黑。村人皆夢入華胥。梅芬短裝窄袖。挾匕首。自小逆旅中潛出。至曹處。一躍登屋。捷於飛燕。既至曹室。飄然下墮。杳無聲息。自窗隙窺之。見牀帳下垂殘燈。猶明仇人夫婦。已入好夢。乃撥去了鳥。歛躍入室。輕揭帳幙。睨曹喉。刀刺之。曹頸裂。負痛躍起。梅芬更刺之大吼。而僵。其婦驚醒。方欲呼救。而匕首已陷其胸。梅芬乃

拂拭血跡仍歸客寓無人知之也孝勇雙全梅芬誠巾幗中之傑出者哉

大仇既雪通跡南下歷劫之後重來吳門不勝今昔之感遇故房侍遂重作馮婦且有待山人也友人中有知之者走告山人山人聞之喜而不寐翌日即遣其妝閣凄然握手各道久別相思之苦梅芬即以在津狀況及假父被殺復離南來之事一一細告慘然泣下且言幼遭盜劫生我者又不知存亡若何飄蓬弱質淪落天涯此後前途茫茫又不知作何情景不禁歔歔嘆息山人極意慰藉之故夢重圓倍覺溫馨贈詩一律以表愛忱

琵琶重唱武陵春玉蕊金尊對可人花底驅愁愁遠邁酒邊索句句翻新款情記取如今夕樂處陶然悟夙因不是一番離別苦相逢怎得倍相親

銷金帳底鶯聲澀繡玉樓中驀夢圓此時山人已嘗遍溫柔滋味矣一夕山人酒酣興至欲觀梅芬舞劍口僕請于卿者屢矣當此良宵不知卿能一舞爲樂否梅芬不忍拂其意即入房更短裝抱長劍立庭中英風凜然笑謂侍兒曰試以黃豆數升盡漬墨汁視舞急時可洒向儂身侍兒遂如其言分立庭角梅芬乃旋轉而舞初起時尙分明可辨繼則上下皆成白光有風雨之聲竟飄落寒光逼人侍兒輩各以豆盡數擲之但聞浙瀝之聲豆皆外迸俄而光斂而梅芬已橫劍立于筵前絳纒含笑微有喘息而已細視其身毫無點髮衆人皆舌驚奇山人尤讚嘆曰不謂溫柔如卿而具此好身手即古之公孫大娘亦不過如是卿眞巾幗英雄矣乃起立

賀酒三杯。梅芬接之。一飲而盡。翩然入內。更裝復出。謂衆人曰。舞劍之事。切勿爲外人道。否則以技鳴。必以技敗。莫謂天下無人也。山人亦聽其言。盡歡而散。他日梅芬遊留園。忽遇鄉人王翁。故鄰也。他鄉遇故知。歡慰無限。梅芬乃邀至其處。絮絮問故園狀況。翁曰。余以長子在滬經商。獲利甚豐。故遷居來此。夙聞吳門風景。因來一遊。不意忽覩汝也。梅芬詢及父母。翁曰。憶自盜劫後。汝則不知去向。而父則爲盜害。惟而母匿園中。獲免。然既死其夫。復失其女。悲痛過度。兩目幾盲。今爲儲某家。尚幸健全無恙。若汝則何由來此。今操此神女生涯。想亦有迫而然。蓋告余梅芬。乃以事之顛末相告。翁亦感嘆不已。約致函其母。俾梅芬可以通信而去。明日山人至梅芬告之。且言此後當稍蓄險資。以備將來。養老計。山人乃思藏之金屋。納爲小星。又恐梅芬不甘爲媵。妾。遂巡未言。居久之。忽王翁有書至。謂梅母病危。望女速歸。梅芬聞畢。痛哭不已。謂山人曰。自幸老母未亡。相見有日。不意急耗飛來。能不令妾心碎耶。妾當火速上道。歸視母病。若生時。得獲一面。則妾之幸也。言訖。倒于其懷。哭泣不已。蓋梅芬誠孝使然也。山人嘆曰。卿之孝心。實堪欽佩。但蜀道崎嶇難行。今者方有兵變。卿焉能孤身獨往。梅芬曰。妾歸心已動。不可復罷。且略有薄技。尚可自衛。願以性命爲孤注。否則何以答生母。山人知不可勸。乃囑梅芬一俟母愈。即迎母來。吳梅芬允之。明日梅芬攜攜行篋。山人亦至。設席餞別。且贈以川貲。梅芬却之曰。妾知君近旅亦不易。妾私囊尙足敷用。高情厚誼。已心領之矣。此時驪歌重唱。惜別依依。山人又作三

閱送之傷感之懷情見乎辭不亞于陽關三疊也

前歲相逢猶七月也是院中海棠花發去年七月海棠開花前歡飲競談諧今年七月傷離別祇恐明

年容易交秋節海棠又是著花時對花彈淚有誰知（夢江南）

情重憐才兩年矣時攜手共遨遊山明水秀美景良辰曾幾度輕相負自各却贏得愁吟病酒亭短亭

長去程遠休回首蜀山深涼雲侵袖月到圓時期相望黃昏後望久離懷苦魂銷夢受（惜奴嬌）

江上夕陽橫山外浮雲斷怕聽離亭風笛聲調澀聲含怨如有再來期還可重相見遮莫颺輪去若飛

人共颺輪遠（卜算子）

山人自梅芬行後日惟以麪藥自遣曾寄一函與梅芬而久無竹報蓋清季蜀中大亂也未幾而民軍起義武昌擾攘半年而民國成立山人仍服務蘇關而梅芬益不知存亡矣某日山人以事乘車赴滬在滬站人叢中見一妙年女尼黃緇披身丰姿清麗似曾相識者即而視之而女尼亦已見山人以手招之曰公非山人耶何幸而相遇山人此時已知女尼即梅芬矣且喜且驚曰別來苦憶又音信不通聊何爲而皈依佛門耶梅芬乃偕山人至隱僻處凄然告曰妾向墮風塵中幸慧根未泯回頭尚早今後青燈古佛了此一生蓋妾歷盡苦辛及抵家門而生母已棄妾長逝矣妾即以所蓄金卜葬之革命既起妾還至途中遇一老尼與之談佛理頗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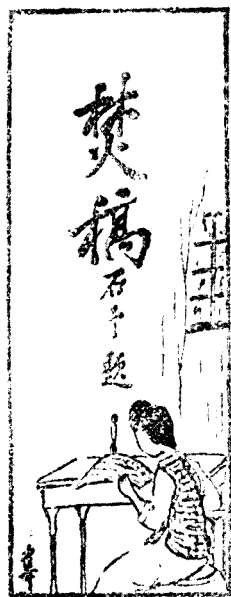
澈一切自知身負罪孽願歸惡航掃却塵緣公莫怪無情妾已剃度於勞山某庵矣此行往普陀進香無意相逢猶得晤面願公善自珍衛毋以妾爲念言畢即致聲珍重而去山人雖有愛心莫可挽還仰天長嘆目送其行豔情綺夢不堪回思恨縷愁絲莫可自遣念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之句不禁感慨係之吳縣高翁鬪侶有古風一篇以紀其事云

君不見行雲神女巫山側宋玉微詞多掩飾又不見出塞明妃尙有村少陵憑弔留淒惻蜀中山水靈秀多慣毓傾城傾國色傾城傾國無代無澆花溪畔薛濤居有女絳仙屬同姓飄零萬里來句吳問某適作探梅客探梅鄧尉逢彼姝梅有清芬常問梅有意無意誰安排自言本是良家子橫禍幼遭身至此流落江湖瞬十春才等男兒擅絕技若非相聚有夙緣梅林那得逢癩仙縞袂羽衣極瀟灑金尊檀板同流連芳華想像懷縈抱竭來重見金闈道歎歎假父黨紅燈斷送全家命如草兒身似鳳脫樊囚佛在心頭時默禱掠我家財擄我身心識仇人偏了了兒家蓄學秦女休五步血流爲報讎君聞其語驚還喜孝名俠骨傳青樓青樓愛才曾有幾勞燕離愁烏可已頗橫波柳如是縱有才華不足齒落花輕薄隨流水爭及吳姬婦釋氏車轍颺輪不暫停滬甯道上又逢卿衣裝雅淡稱梳裹踪跡離奇托旅行綺思瑤情極傾慕禪心不作沾泥絮因緣如鏡幻空花駐車言別飄然去蓬萊弱水阻青禽焦尾難求再賞音太息曲終人

不見青峯江上夕陽沉。

「中秋之夜」的贅語

諸君看了啼鵲錄的「中秋之夜」一篇。必然要代那個投河的少年可憐。有的或者要怪他不該輕生。便是在下也以為那個少年做得過分。不足為訓。然而不可不說他是一個多情種子。世界上人像這樣的也很少。往往一到危險困難時代。大家便忍心拋開了。誰肯為你死呢。不過少年雖然死了。不會代他意中人想法兒。此後意中人的身世。又將怎麼樣。這又未免冒昧了。視死如歸這種勇氣。移在他種事業上也很有價值咧。



一精雅之書室中四壁張畫稿無算臨意繪事桌上供玉胆瓶一中插紫羅蘭數株花開如含笑意清香馥郁
 醉人心骨畫家司各得獨坐圈椅中默對左壁上一風景畫凝思有頃自語曰即此一幅寫景我已斬然揚名
 於美術展覽會中然頗不以此自足老友鄧林謂我畫風景則極盡能事繪美人則未克盡善我深引爲恥研
 精殫思又半載矣常欲繪一裸體畫以發揮我之天才表現人生真美庶不愧爲一美術名家而追德加（伊
 特格德加爲法國著名美術大家）之後靡然環觀巴黎之地雖名花如雲而實乏有天然之美足供藝術之
 繪生者惟繁錦大劇場女優露玲風韻超羣天生美麗濯濯如初春楊柳灑灑如出水芙蓉紅氍毹上清歌妙
 舞足以壓倒梨園羣芳若能呈其身相爲我畫稿模型則可成一極美之藝術畫足令一般畫家俯首擱筆矣
 思至此自椅中起立蹀躞室中苦思所以待之之法顧久久未有則推窓而望時已薄暮斜陽一角映射于對

隣惠靈司旅館圓屋頂之上。作黃金之色。途上電燈齊明。車馬喧闐。司各得忽又自語曰。聞今夜繁錦劇場。露玲將演「愛國鴛鴦」一劇。是劇本其擅長。必有可觀。我盍往飽眼福。且覓機會乎。晚餐既畢。遂乘車而往。至則客座已滿。僅能居旁稍分一席之地。露玲之聲價可見一斑矣。頃之音樂齊奏。露玲飄然出場。羅衣如雪。鬢髮似雲。手捧鮮花一束。足登最新式之白色革履。眼波婉媚。顧盼生情。曼聲歌「歡會」三曲。珠圓玉潤。嚮遏行云。餘音嫋嫋。盪人心魄。司各得注視其面。審其美勢。目不旁瞬。頃之露玲再出。爲跳舞。一折燈光之下。琴歌聲裏。但見手如迴雪。身若轉波。雖穿花。螻蝶不是過也。司各得觀至得意處。以手杖起舞。不覺誤中旁客之顛。填起如桃。其人大怒。奪其手杖。欲還擊之。曰。惡少年。奈何傷而公司各得。自知理屈。即向其人再三謝罪。方得息事。然羣衆皆譁笑之。即塢上之露玲。見之亦展其瓠犀。嫣然笑也。司各得見露玲笑。彼殊覺美人多情。亦置旁人之非笑于不顧。及劇終人散。司各得獨痴立劇場門次。靜俟露玲之出。久之露玲方出園門。有衆少年擁視其側。司各得欲趨前。自通款曲。而稍一趑趄。露玲已躍上摩托車。向東疾馳去矣。

露玲年十八。以幼失怙恃。學爲女優。善亦可憐之女子也。然幸其玉貌瓊姿。靈心慧口。頗爲當世人士傾倒。彼來繁錦劇場。中方演至二星期。艷名已著。巴黎園動。城甚至。彼有名甚家。亦欲借彼肉身爲裸體畫之模型。是誠天生尤物也。露玲所居甚靜。祇有一老嫗相伴。然一般少年遊客。莫不如蟻赴壘。往來露玲之門。莫一

把曙爲快。以故露玲門外。常有汽車馬車駐候也。某日午後。露玲方休憩室中。忽聞鈴響。老嫗以名刺入。報有客求見。露玲取名刺觀之。則美術名家佛蘭克令司各得也。自思此人。余雖稍聞其名。然與余素昧平生。今以何事見訪。遂令老嫗速之入。則革履之聲窸窣。一少年推門而入。向露玲鞠躬爲禮。露玲亦伸柔荑與之握手。縮視其貌。似曾相識。則前日繁錦劇場中起舞手杖傷及旁客之人也。蓋司各得前晚未能達到目的。此心不死。故今日親來求見也。於是露玲問其來意。司各得柔聲和氣。詳述傾慕之由。來此一親芳澤。以爲榮幸。露玲見司各得一片熱誠。不覺芳心喜悅。謙謝不遑。久之。司各得又曰。下走今有一事欲求姑娘相助。不識能許之乎。露玲笑曰。君欲求助於余耶。如能爲力處。自無不可。蓋言之。司各得曰。說來恐嫌唐突。姑娘能恕余否。露玲曰。果爲何事。直言無妨。司各得曰。姑娘諒知余爲畫家矣。余今欲繪一裸體名畫。爲美術界上放一異彩。特無此天然美人爲余畫稿之模型。才難之歎。藏之久矣。復見姑娘即以審美之眼光。詳爲觀察。覺姑娘肌膚容貌。眼波眉黛。無一處不合。余畫稿之模型。洵人世間絕無僅有之美人。故躬自拜見。欲請姑娘俯允犧牲。半日之時間。爲余玉成。但茲事恐姑娘不樂爲之。故先告無罪耳。露玲聞言。沉吟曰。君欲余爲君畫稿之模型耶。曰。然。得姑娘爲模型。則盡我之心力。此稿脫時。當可名驚一國。傳之不朽。且可售之于圖畫館。必獲鉅價。屆時余當以五百佛郎爲姑娘壽。不食言也。露玲之性。喜人譽其美麗。且思此事亦非羞恥之舉。助名家之藝術品。當

有功于美術界。至是支頤笑曰：「蒙君過譽，余有何美，足供君之畫稿？若君必欲需余相助者，余亦可勉爲之。」司各得見靈玲已允其請，無限愉快，乃曰：「辱蒙不棄，感何如之？」此星期六上午，余謹在寓俟姑娘光臨。余寓在克里街一七七八號，惠靈司大旅館之對戶也。靈玲乃出筆記簿錄之。司各得此時四顧室中，陳設精美，東壁懸一美人小影，向西則爲明窗，窗之外有短垣，一帶綠樹叢蔽，其外即街也。自思靈玲之居亦頗清雅，復與談語久之，乃起身告別。

星期六晨，畫家司各得在其畫室中俯身於一新式之斜面畫桌上，旁置畫具無數，聚精會神，注目于東窗下之美人模型。時露玲斜倚一軟榻上，以左手自擋其身，右手則撫其額上之髮，髮光蜷曲，作金色，披垂其肩，星眸微顰，桃顰含笑，酥胸坦露，以茜色透明輕紗斜披其身，肌膚滑膩豐潤，無異於羊脂白玉。雙趺盡赤，曲其左肱，玉體橫陳，幾同神女出浴，即意大利石琢美人亦無此天然美觀。肌香微度，透入畫家鼻管，不覺心爲之悸，慄動。顧此時彼美亦方作其姿勢，凝睇無語，以故室內沉寂無聲。惟聞汽車鳴時過門外而已。久之，司各得底稿已成，遂擱筆，欠伸而起，笑謂露玲曰：「敬謝姑娘厚惠，爲吾美術界上生色不少。將來竣事時，當再親呈芳覽。但姑娘得無疲倦乎？」露玲笑曰：「謝君不句，不句，乃更御其衣，徐至畫桌邊，觀其底稿，則但見滿幅曲線，依稀一倩影而已。輒然一笑，興盡而歸。司各得復親其纖手，表示謝忱，親坐汽車，送之回家。蓋人非魯男子，對此名

花孰能無動彼少年。畫家至是亦不覺深墮愛河矣。

閱數日司各得煞費心思之裸體名畫已大功告成懸之壁上則含煙凝露活色生香圖中美人栩栩欲活誠美術界破天荒之傑作也。先一日司各得大宴親朋出圖遍示座客見者莫不嘖嘖稱美。即其老友鄧林亦鼓掌狂笑曰余曩者謂君於美人畫尙缺精彩今見斯圖嘆觀止矣。君誠余之畏友前途進步莫可限量足爲吾法美術家中之第一人矣。因浮白致賀司各得亦歡慰莫名。絮絮稱其畫稿成蹟此時有某友欲爲之介紹於巴黎美術保存所中且言主人勞白脫能出重金者司各得笑謝之曰余意此畫須陳列今年第二次美術展覽會中爲諸名家批評。過然後脫售則聲價十倍矣。衆皆聽其言興盡而散。至夜司各得折柬請露玲明日至某餐館午膳夜臥床上思其稿成其名不日將愈顯揚伊誰之力非露玲歟。繼思彼美天然臧媚動人戀愛即鐵石人見之亦當動心況美術家乎。沉思久之情魔繞懷不能自解無何而東方發白晨鐘報曉矣。是日午時司各得對鏡修飾上下衣服煥然一新。攜其畫稿驅車至餐館擇一清雅之室命侍者預備鮮美之肴。俄自坐沙發上展閱報紙見有新聞一則其辭云。

美術家司各得近有裸體名畫之作昨日宴會時曾示座客光線完美栩栩如生成嘆爲近世罕有之畫。又聞其稿模型係商請繁錦大劇場女伶露玲犧牲色相成之者露玲色藝蜚聲菊部此畫之美可想。

而知誠美術界上之佳話也。據司各得言：此畫將陳列於第二次美術展覽會中，則一般有美術癖者，又將大飽眼福矣。

司各得閱畢笑曰：此必格列恩所爲，彼爲新聞記者，竟以昨日一席話作彼資料乎？斯時室門忽闢，則露玲隨侍者入矣。乃拋去報紙，起立歡迎，見露玲衣光麗之紫色衣裙，益增嬌艷，笑謂司各得曰：君來幾時矣？昨得君書知君畫稿已成，深爲君賀。司各得曰：此皆姑娘之力。今日約此聚晤，藉伸謝意。露玲乃一笑就座。司各得乃命侍者進餐。二人且食且語。司各得所語皆致其愛慕之忱，語氣前後不相續，蓋心有所思也。顧露玲則頗淡然。久之司各得忽曰：余尚有一事，欲得姑娘應允，不知能否。露玲曰：豈又欲求畫稿模型耶？司各得笑曰：否。鄙人年逾弱冠，尚賦艱居，徒以鄙人以美術眼光觀察當世友，郎覺絕少當意者，蹉跎至今，不知所可。惟見姑娘之後，足令余神魂顛倒，夢想殊殷。前蒙姑娘愛許，助成畫稿，今敢唐突求姑娘，其亦憐而許之乎？露玲聞言面微頰曰：謝君厚愛，但此事不敢冒昧。適允且余爲女優，此身如野鶴孤雲，疏閑已慣，安能再爲人婦？君姑少待容歸而熟思可也。司各得聞露玲答語，神色陰爽，頰然坐椅中，久久不語。顧尚希冀露玲之終能見允也。不得不強顏歡笑，以媚之。露玲則仍談笑自若，觀其畫稿，且笑且語曰：此畫酷肖余形，思之殊自報也。司各得更譽其美，處餐畢時已近晚。露玲將往劇園，遂與司各得握手告別曰：余將去矣。今晚劇園中所演，皆有精彩。

君蓋潸止乎。司各得鞠躬曰：「諾，姑娘晚安。」

一日，距美術展覽會開會之期，祇三日矣。司各得午後無事，遂出訪友人，行至街之轉處，忽見左側駛來一摩托卡車，式甚新，車窗中有少年男女二人，並坐談笑，疾馳而過。司各得視之，乃仰天嘆曰：「天乎，彼美已有情人矣，無怪向者之不吾允也。然則余其奈何？」蓋司各得所見車中之女郎，即其日夜思念之露玲也。此時司各得痴立道旁，狀如木鷄。其後又有兩汽車銜接而來，幾爲所仆，遂疾馳回家，閉戶痛哭。忽有郵差持函至，則露玲所寄也。司各得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折而視之，且有小影一幀，其書曰：

司各得君如握妾以蓬門賤質，蒙君嘉愛，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但妾已與某君雅有情懷，結儷在即，故不得不忍然向君拒絕。君愛吾者，尚祈諒之。附上小影一幀，聊表敬愛之忱。云爾。

露玲手啓

司各得閱畢，復取其玉照凝視，益增悲恨。忽起，忽坐，狀類瘋癩。蓋司各得之希望至此已絕，怨恨至于無極也。久之，乃取其裸體畫稿，默默痴視，曰：「名畫雖成，玉人已失，我其何以慰情乎？」即取火焚之，曰：「吾寧使此畫化爲灰燼，不欲更以增我悲痛也。」時畫稿着火，悉化爲紙蝴蝶，飛舞室中，可憐此絕世名畫，一旦化爲烏有。司各得見稿已焚，去復縱聲大哭，以拳抵几，曰：「此一塊禁樹，我亦不使夫已氏獨嘗有以報之耳。」

明月橫窓，夜色已闌，露玲亦香夢沉酣，深入睡鄉。而其臥室窗外短垣之上，忽有一黑影攀援而入，輕擣其窓。

頃之窓已被開一躍入室彼來者其妙手空空兒耶曰否月光皎潔固能識其爲美術大家司各得也此時司各得面色慘白東西注視行至露玲床側見彼美向外側臥以一手自枕星眸微合梨渦欲笑一粉臂露于被外潔白如雪鼻息微微甜香陣陣司各得此時光不覺神魂銷蕩回首嘆曰我見猶憐誰忍出此顧余已失望不欲留此以讓他人獨享也時露玲亦聞聲而醒伸手向內床電燈機關扳之則室中大亮見司各得立于其前狀貌可怖不覺以手自掩其面頰聲呼曰君乎何來此言未畢司各得疾自袖中出手鎗準擬其額轟然一聲而此傾國名姝死于非命矣司各得則向之作痴哭絕不遁逸女僕聞聲驚起破門而入見其女主露玲僵臥血泊中床側兀立一人正前日不速之客也大驚急返奔而門外警吏亦已至矣司各得見警吏入室高聲言曰余爲美術家司各得以情不能遂演此慘劇今露玲已爲余所暗殺君等勿頭捕余蓋余亦無意於人世矣言訖忽聞鎗聲砰然此年輕之美術家亦已飲彈自殉

聞日美術展覽會開會矣大小名畫陳列其中五光十色美不勝舉而前日閱傳報紙之裸體名畫則獨闕如且道議沸騰人人爭論此美術家所演之情場慘劇矣

明道曰此篇曾見于美國一九一六小說年刊中友人許君曾告我其事當時擬借其書一譯因循而罷今參以己意以實我書之資料但余有感者則司各得雖爲美術家而尙不能眞知美者蓋天然之美既

如鳳毛麟角不可多得則吾人可從而愛護之何必據爲己有故爲司各得計名甚已成正可發表人生藝術進而上之烏可自墮情網誤其一生乎露玲能允婚斯固大佳不然則露玲之美固尙存也婚姻不諧亦奚不可者而司各得卒不能悟此因美生愛因愛生妬遂不惜煮鶴焚琴同歸于盡夫亦大可憐己

啼鵲隨筆

余友浮夢廬主曾在海上交際場中眷戀一女郎據聞個女郎技能殊多亦交際明星之一也久之愛情日深欲締良緣無如好事多磨阻力迭生久久未能達其願望去冬余友被召返吳而女郎忽患猩紅症逝世余友得耗悲痛無已乃親詣滬濱弔之爲余言是夕夢中曾見女郎來訣別不知是夢相顧洩瀾及醒則已淚濕枕褥矣余許爲作小說然卒卒多忙未能握筆報之也

啼鵑詩話

龔閱某報上刊無題七律二首。字雖多而不厭其繁。詩情彌覺濃厚。此善用品體法也。著者姓氏已不記憶。(一)十二屏風十二樓。幾重簾幕幾重愁。初相見似曾相識。輾半嬌還強。半羞月下偷來。花下約夢中慣。作意中遊思。君夜夜君知否。挑盡銀燈數盡籌。(二)月繞欄干花繞樓。個中人向夢中求。寸心苦似蓮心苦。雙淚流和燭淚流。未免有情還有意。那堪多病更多愁。阿儂甘爲渠儂死。不作鴛鴦誓不休。悱惻纏綿。即胎于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之意也。

震澤姚棲霞女士。早失恃。善吟咏。年十七而天。當其臨終數日前。曾口占二絕云。半庭殘雪。朔寒生。榻近梅花病亦清。冷夢未成燈自滅。疎鐘盡角一聲聲。夜永牕紗月下遲。無眠起坐。強支持。意中多少難言事。盡在低聲喚母時。字句沉痛。音節淒悲。如聽午夜鵑啼。紅顏薄命。殊可嘆也。

南潯董氏婦。能詩。惜嫁始逾年。抑鬱而死。其生前曾有聞雁一詩云。一聲叫徹楚天秋。聲裏如含怨婦愁。豈是冥間無泊處。暫依沙岸立。廣洲言爲心聲於此可以見矣。

啼鵲錄下卷

吳門顧明道著



一座小小紅樓上六扇玻璃明窗遮着縷花碧紗映得那電燈也覺綠灑灑地沿窗擺着寫字檯檯上供着一瓶桂花甜香撲人又有一個銀質鏡架裏面放一張倩影旁邊堆着些中西書籍有一位女郎學生粧束明媚的秋波小圓的櫻唇兩頰却紅噴噴地好像蘋菓一般很是令人可愛年紀約有十八九歲光景（人生最好的時代）正自握着一枝自來水筆在一本五分薄上寫那蟹行文字那時只聽樓梯响走上一個中年婦人來衣服樸素面貌慈祥對女郎說道蓉兒你吃了夜飯又在這裏用心想了女郎回過身來笑道母親我不過寫寫罷了你的事體完了麼婦人點點頭便在東首一張沙發上坐下拔了頭上的挖耳細剔着牙齒說道今天的紅燒雞覺得老些你吃如何女郎方要回答忽聽底下大門上叮零零的電鈴响婦人說道什麼人來了剛要立起身來女郎也立起道母親讓我去便把筆向檯上一擱三脚兩步跨出房門躊躇的跑下扶梯

可憐他死了

去了（這是天然足的好處）不多一刻還上樓來。背後跟着一個少年穿着灰色嘩嘩的夾袍。灰色真緻的馬褂。生得容貌清秀舉動也很安詳。向婦人叫了一聲舅母。婦人便笑盈盈的立起身道。原來是福少爺。快請坐。忙到間壁房裏去倒了一碗茶來。那時少年手內還提着兩瓶東西。輕輕放在在檯上。接過茶杯。說道。罪過。婦人一眼看見了瓶。便問道。福少爺。你又去買什麼來了（可見得不是這一次）少年笑道。沒有什麼。我聽得舅母咳嗽。還不會好。所以買兩瓶好的治咳藥水帶來。請舅母每日用幾匙。便可全愈。（何等孝順）婦人連忙謝道。我倒咳得好些了。少年喝了一口茶。放下茶杯。走到女郎書桌邊。笑迷迷說道。蓉妹好用功呀。你的英文現在真是進步神速。非我所及了。女郎道。福哥不要客氣。吾方在做一個論題。名叫 "THE NCESSITY OF WOMEN'S EMANCIPATION"。你看好麼。少年便接過簿子一看。道。題目很有價值。至于行文造句。也有 RHETORIC 的神味。女郎道。請不要恭維了我。真慚愧得。少年面上一紅。又說道。實在如此。並非虛讚。（少年窘矣哈哈）女郎笑笑。仍舊俯在桌上寫字。少年問道。蓉妹前天的紅礁畫漿錄和情網。看過麼。女郎一面寫一面答道。多謝哥哥。送我這兩部小說。不過我的性子不大愛看小說。一個人墮了情網。可憐得。很少年嘆道。妹妹還不曾經歷這種境。過自然說出這些話來。唉。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不錯）女郎聽了。不則一聲。少年便對婦人說道。舅母。今天大戲院裏。正演卓別靈的滑稽片和寶蓮女士的偵探長片。還有

一班西國婦女跳舞奏樂大有可觀。所以我請舅母和蓉妹一同前去看。婦人道也好，只是沒有人守門樓下的王媽還不曾轉來哩。女郎也答道：「今天我不去，我要做好這篇論說呢。你們兩個人去罷。」（太拂人意）少年道：「妹妹不去，我們也不去了。」（何故？）女郎笑道：「請福哥原諒，掃你的興了。」少年答道：「不妨，便和婦人絮絮談起家事來。」婦人又說起他故世的母親。少年眼圈一紅，說道：「一個人沒有父母，很是可憐。」（有父母的聽着）我現在只當舅母是我母親了。婦人笑道：「我那裏當得起多謝你。時常照顧我們母女兩個，不知道將來如何報答。」少年使道：「不要提起這話。我親愛的人，除掉我的胞弟，務強只有舅母和蓉妹了。」說到這裏，從身邊摸出一樣物件，乃是一個羊脂白玉的裸體美人，約有五寸長，矯首獨立，栩栩如生。雙手奉與女郎道：「這件東西從法國來的，值六十兩銀子。我看見好白，相買下來，送給妹妹。」女郎接過去，摩挲一番，笑道：「多謝你了。」婦人也拿來看，玩讚他，又是光滑，又是精巧，却不捨得。少年費去這般重價，少年只要女郎樂意，並不在乎區區金錢問題上。他們又談了一刻，少年摸出時計一看，已近十點鐘，便立起說道：「時候不早了，我在此耽擱你們好些功夫。明天會罷。」女郎也說道：「福哥，慢請少年覺得沒有興，就叫聲舅母我去了。」走下扶梯時，又回過頭來看看女郎。（痴情如畫）那婦人送下樓去，十分慇懃，又和少年在樓下講了幾句話。作者要趁此空兒，把他們姓名家世略說一說。女郎姓朱，名蓉，秀婦人便是他的生母。從小便死了，嚴親又沒有傳下家私，娘兒兩

個孤苦伶仃幸虧蓉秀的姑母嫁得很好便留下這所房屋讓他們居住常常有些津貼蓉秀幼時天資聰敏起先在小學裏讀書後來年紀漸大要想到女學校去讀書沒有學費便向他姑母告借了幾十番買了好些書那時蓉秀已有十四五歲到得校中非常勤勉學問智識長進得很快他因為無力買書看放了晚學偷空又做些絨頭繩的女工賺下錢來去買書籍（如此讀書何憂不成）後來他姑母死了姑母是嫁給本地姓高的人家丈夫早已死去但是留下許多家產着實富足有兩個兒子大的小名錫福號成志便是方纔來的少年起初在本埠某中學肄業小的名叫務強也在某小學內讀書成志時常到蓉秀家去好在一切家財都由他管理生性又是豪放便答應舅母每月一切用費都向他支取曉得蓉秀出不起學費也由他擔任又時時送些衣料物件給他們把他舅母看得和親生母親一般自然朱母非常感激了（的是難得）後來他在中學裏畢了業便在家裏研究些美術却不再進大學蓉秀不以為然向他規諫但是他已打定主意說也沒用不多兩年蓉秀也在中學畢業了他很愛研究英文在外補習并想謀一個職務做做省得去依傍別人這也足見蓉秀的志氣了當時朱母送了成志出去閉了門回到樓上見蓉秀正自朗聲誦讀不由嘆了一口氣蓉秀問道母親怎麼不樂朱母道我想起你爹爹拋棄我們時候你也不過六歲可憐孤兒寡婦靠着誰來蓉秀聽了眼圈一紅說道母親不要提起這傷心之事以前的事都已過去朱母道不是這般講飲水思源

我們兩人假使沒有他們母子的扶助恐怕早成溝中之鬼了。蓉秀道：那是自然。姑母和福哥的恩澤終身難忘。朱母便去倒了兩杯茶，一杯遞給蓉秀，一杯托在自己手裏，喝了一口，又道：現在你年紀也有十九歲了，我也將近五十去死不遠……蓉秀忙攔住道：母親壽命正長，不要說什麼不祥的話。女兒聽了，很是難過。明天我們逛大世界去。朱母點點頭，暗想你不過怕聽這話罷了。便又說道：今天有人請你看影戲，你也不去，又說到什麼大世界（還答得好）。我有幾句要緊話同你老實細講。蓉秀怔了一怔，說道：母親有什麼要緊話兒？朱母道：我看錫福為人很是純摯。前天我有咳嗽，他便代我請醫生。今天又特地送兩瓶藥水來，我送他到樓下，他又問我家中可有錢用，給我三十元的紙幣，真是自己兒子有的。不過這般體己，便是你這幾年來校裏的學費用品，他也出了不少。又時常送給你衣服首飾，恐怕你的嫡親哥哥也沒有如此。我記得去年你生了一場大病，他急得什麼似的，天天請醫生，到此那時，我看他爲了你，也瘦了不少。（旁觀者清）後來幸虧好了，他又購備了許多補藥，給你調養，所以我可說你的性命也是他救活的。這樣大恩，總要圖報。蓉秀道：這一切事情，女兒也知道。將來倘有機會，當思報答。朱母道：別的他也不想你報答。我看他非常愛你，只是說不出口。然而我看你却和他有些冷淡。他來湊你，你偏遠他，有時候和他執拗，他却並不生氣。還是妹妹長妹妹短，和你談笑，不知道你有什么心思。蓉秀面上微紅，低頭無言。朱母道：現在我想要將你嫁給他，將

可憐他死了

六

來你們夫婦兩人互相親愛便是報答他了（朱母真是成志的知己）秀蓉聽說立起身走到他母親面前雙膝跪下說道請母親原諒女兒並不是違背母親的吩咐福哥雖然是我們恩人粉身碎骨也報答不盡然而女兒的婚姻是另一問題依女兒眼光看來那些世間的男子也不過如此還是不嫁的好省得將來要受許多束縛許多苦楚（也有意思）況且福哥雖然家道巨富但是沒有大志敷衍度日這樣爲人女兒是絕端不贊成的所以現在女兒正想尋那自立的生活婦女解放後立的地位和男子相同將來我可以終身伴着母親盡天倫之樂還不好麼況且母親吃盡辛苦祇養我一個女兒做女兒的終想有一天使我母親快樂（可不聽從了）只消我在社會上立得住脚使好了請母親不要苦苦逼我說到這裏滴下淚來朱母也覺不勝淒感把他扶起抱在懷中親親熱熱的接了幾個吻說道既然如此我也不來勉強你只不過辜負他一番深情了

一天蓉秀回到家裏喜氣滿面對他母親說道我在英文研究會中新認識一個女友他叫陳清如和我很是要好現在他將要到漢口女子職業中學去充當舍監兼手工教習他不捨得和我分離聽得這校內還要聘請一個英文教習意思要約我一同去任事他已寫了一封信去如果還沒有請他可推薦女兒本想謀一自立的職業難得有此機會便毅然答應了他母親你看好麼朱母沉吟道漢口地方太遠況且你又愛離開我

很不敢心。蓉秀笑道：母親不要多慮。漢口是一個通商大埠，此地前去可坐長江輪船，不過幾天便到了。途中甚是安穩。（爲後文反映）女兒到了那裏，倘然得手，便好接母親一同住在那方。朱母勉強答允道：也好。且待他回音罷。明天他們母女兩人正在閑談，成志又來了。朱母便將這事告訴他。成志笑道：這事雖然依愚見而論，蓉妹孤身不宜遠出，況且當今夕人很多浮泛的朋友，也有些靠不住。我看妹妹還不如等過這年，待我去托人就在本埠謀個事體，豈不還好？朱母也贊成。只見蓉秀冷笑道：蓋井而觀，腰舟而渡，這是懦夫的行爲。我雖然是一個女子，平常修養我的心志，鍛鍊我的身體，並不怕什麼煩難。現在女子解放之說盛行，似乎女子也不必局守一隅，終身依人。所以我想出去做一番事業，不負福哥數年助我之心。母親養育之恩，況且爲人在世，不能因循退縮，也要挺身而出，在社會上做些有益之事。（好大議論）我輩苦學生，不像福哥席豐履厚，逍遙度日，便是終身不做事體，也不打緊。（語語針鋒成志將若之何）成志見他侃侃而談，不覺面上一紅，仍是笑着答道：妹妹說話不錯，不過我也有我的見解。既然妹妹立定主意前去也好，只要諸事格外當心些罷了。（好忍耐）蓉秀方纔回曠作喜（寫蓉秀處）和他閑講，朱母便向成志商量，倘然蓉秀出去，要向他借些盤纏成志也欣然答允（寫成志處）

見了幾天，蓉秀邀他女友到家中設宴款待。因爲那處回信已來，要請蓉秀前去了。朱母又喜又憂，忙着預備

過那位陳清如女士身穿外國式的衣服頭髮也剪去了戴着眼鏡酥胸微袒簡直是個西方女兒心裏暗想不信這般女子在外面竟有那麼能力清如同蓉秀一頭飲一頭講舉止豪爽言語動聽此時蓉秀心中快活無比把清如當做知己將心事一齊吐露約定後天動身前往船票都由清如代購盡歡而別那夜蓉秀便借打電話告訴了成志到明天早上成志親自前來送上五十程儀蓉秀托他常來看看他母親成志答道我早已說過舅母如同我母親一般姊妹請放心家中事我終歸怕但是姊妹二人往外飲食衣服須要格外珍重往來途中也請留心（其語抑何懇摯乃爾）現在約你同往的可是叫什麼陳清如女士麼蓉秀笑道哥哥怎麼知道成志笑了笑只是不答（一箇悶葫蘆）只勸蓉秀到了那邊諸事謹慎些不要過分信托外人蓉秀那裏把這些話放在心上便說我到了漢口馬上寫信前來將來你有空時也可到那邊遊玩遊玩一誰知後來竟出意料之外成志滿口答應并要明天母送蓉秀到輪船上蓉秀也不推却朱母本不放心聽見成志肯送十分快活這天午後成志又陪他們母女兩個到笑舞臺去看新戲晚上又在一品香代蓉秀饒行十分殷勤到得明朝蓉秀早將自己行李收拾停當成志亦已趕到不多一刻聽得門上電鈴响開門一看乃是那位陳清如女士到了手中提了一個皮篋上下裝扮得時新非常見了成志便鞠躬問訊大家拿出名片拳舉動很是個儼却催蓉秀早發動身蓉秀此時穿着咖啡色的方領嗶嘰夾衫下繫西式捲裙足登革履頭

上挽着一個蘋果頭頸後雲髮蓬鬆額前插一隻X字的別針（X字的別針却沒有見過）耳環未繫脂粉不施腕上縛着一隻打簧手錶也是成志送給他的對朱母問道母親這般裝束好麼朱母道我看是好了成志向他微笑（飽嘗眼福）清如却笑道容姊像你這般容貌不用打扮已是天生佳麗現在更是出色了蓉秀道沒有你好呢（女子愛好是出于天性）朱母便代他將行李提下成志也去喊了一輛汽車前來以便坐了一同前去蓉秀遂同清如辭別他母親母女兩個昨夜裏已經講了不少話（省筆）現在臨別時候朱母更是再三叮嚀洒下幾點淚來蓉秀雖然不是尋常女兒然而到此也不覺黯然魂銷只說女兒此去一到年假便要回來請母親不要苦念自己保重硬了頭皮跳上汽車清如成志隨後也攜着行李跨到汽車上一齊向朱母點點頭車夫早將汽機開動叭的一聲向前去了不多一刻風馳電掣般早到輪船碼頭將車停住三個人走下車來成志把車資付去了使代蓉秀攜了行李送兩人到船上兩人定的是六號頭等官艙成志記在心中（何必要記）和他們談了些話便告辭而去蓉秀送他出艙便見成志走向船首去了他便憑着窗兒閒眺見碼頭上許多客人運送貨物上上下下很是擁擠只見成志上岸暗想奇了他明明走向船頭去怎的不見他走上岸邊呢難道我眼鈍不看見麼（這等處要着眼）繼而一想他那裏會不上岸穩是人看不見罷了否則終不成他跟我們到漢口去便回身要同清如閑談起來講到職業女校的內容清如道那

邊那校長是我的盟姊。所以此去穩固得很。蓉姊到了那裏，自然曉得。蓉秀使不說下去了。

長江輪船開了。出得吳淞口，濤瀾洶湧，水天相接。蓉秀不大出過門的儘情憑眺。後來輪船轉入長江口，蓉秀見那江水盡發黃色，便問清如道：我向來以爲長江清流，怎麼都是黃色呢？清如笑道：江水發源高地，帶着許多泥沙，向東流下，故而盡變黃色了。蓉秀嘆道：不曾經歷，那裏知道。閉戶讀書，可見得是無用的慢表。二人閑談，却說輪船在江中走了兩天，過了許多商埠。一天清晨，早到九江口。九江也是江西一個通商大埠，人烟稠密，商務興盛。輪船拋錨以後，便有許多小工來運貨物，喧囂擠軋，有些船客也陸續續續的上岸。蓉秀同清如開窗眺望，忽見岸上人叢中有一男子，似乎向這裏打招呼。蓉秀時自納罕（真是作怪）。那時清如已轉身倒了一杯茶來，說道：蓉姊口渴麼？可要用茶。蓉秀連忙道謝，接過茶杯一飲，而盡便覺得頭腦中一陣暈眩，支持不住，不知不覺的伏在桌上睡去了。

蓉秀昏迷了長久，後來漸漸覺得頭腦有些清醒，睜開眼來，四面一看，不覺大吃一驚（讀者至此也要小吃一驚）。見自己並不在船艙裏，面却臥在一張鐵床上，身上蓋着繡花錦緞，鼻子裏聞着一陣非蘭非麝的香味，令人心蕩。室內四周擺設華麗，好像人家的閨房。連忙一骨碌翻下牀來，覺得身子有些乏力，見玻璃窗外尚有一角陽光將近薄暮時候，粧台上的自鳴鐘長針正指四點三十五分。心裏暗想：奇怪，這裏是什麼

地方我適纔明明在船上閒眺。清如給我喝杯茶。我喝了。便覺昏迷。怎麼臥在此處。清如又到那裏去了。莫不是我遇見了歹人麼。此時覺悟來不及了。定一定神。要想走出房門。不料門已反鎖。知道事情不妙。急想尋個出路。惟見床後有兩扇玻璃窗。走去一看。見意外是一座園林。室內地甚很高。萬難跳下去。伏筆。蓉秀正在思想。忽聽房門外面有了人聲。蓉秀回身轉來。見門已開鎖。有一個中年婦人笑嘻嘻的走進來。見了蓉秀。便道。姑娘醒了麼。蓉秀也答道。正是。請問此處是什麼地方。我方纔在輪船上。怎樣會到這裏。尊姓是誰。清如姊姊又到那裏去了。婦人道。我姓袁。在此地王府上當個職事。其他一切事情。姑娘不久就要知道。現在我們主人要請你去見見蓉秀。道也好。我總要明白底細。便跟了婦人出房。一路轉灣抹角。走到一間華美的房前。早有一個家人道來了。麼快些進去罷。婦人同蓉秀踏進房內。蓉秀見正中太師椅上坐着一個五十多歲的老翁。身上却穿着華美的衣裳。旁邊立着許多豔裝的姬妾和婢女。那老翁捋鬚微笑。見蓉秀進來。便道。姑娘請坐。蓉秀不知就裏。答道。多謝老丈。但不知鄙人如何到此。務望詳細賜知。送我回船。便感激不盡了。老翁哈哈笑道。既來之則安之。姑娘還想轉去麼。其語突兀。蓉秀驚問道。此話怎講。老翁回頭對一個侍姬道。你可告訴他罷。那個侍姬掩着口笑了一陣。淫態。走到他面前。說道。朱小姐。我老實告訴你罷。你的朋友是個女拐匪。我家老爺要想添一個姬妾。因此托他到上海物色一個美人。因爲他同我們訂好條約。我家

老爺儘多儘少收得進他也儘多儘少拐得着（絕妙偶語）他就施展本領拐了你來預先約好我們在碼頭上迎接他得了四百元的身價錢又到他處去了現在你到得此間便是一百個不情願也不中用了此處是九江城外王家集我們老爺是一方之霸饒你有通天本領也不能逃走半個（奇語）還是勸你好好伏侍老爺使他歡喜便是你的運氣我看你倒像個女學生可是叫什麼朱蓉秀將來我們是姊妹同伴……他正說得高興蓉秀面上一紅帶着怒氣立起身來道且住我有我的自由權誰人賣給你家你們既然不是好人我便去了（可謂癡想）立起身來要往外去早見有四個家人努目揚眉的在房外攔着（好不可怕）王翁笑嘻嘻的走過來說道好一個任性的女子你還不如跟我去尋樂將來包你不要走你雖有自由之權到了此處更有何用便想上前去握他的手蓉秀在校中本習過拳術至此怒不可遏剔起雙眉喝道老賊敢來近我雙手向他一擺王翁是酒色淘虛年高老邁的人被他一推幾乎向後傾跌幸虧有兩個姬妾過來扶住王翁坐下不由心火直冒說道好你倒這樣倔強不給你吃些痛苦你終不肯順服喝令取過皮鞭來只見一個婢女早到外面拿進一條又細又長的皮鞭王翁接過來勒起長袖吩咐幾個婢女上前快把蓉秀脫下衣褲此時蓉秀雙拳難敵四手被他們擒住動手（我爲蓉秀急殺）幸有引他進來的婦人走上去說道王老爺且請息怒人家女孩兒面皮嬌嫩怎肯一句話便答應你終要慢慢兒的使他回心轉意譬如七姨太太

起初也是不肯聽。從怎麼現在心悅誠服呢？王翁聽了便道：袁太太的話也說得不錯。現在你可帶他回到房中，看你一個星期勸他服從，不要觸犯了我的怒火。方好袁太太答應一聲，便引蓉秀出去，到得房裏，便和他好說好話。蓉秀雖然感激他，但是這個問題終究誓死不能答應。直到天晚，袁太太命一個使女點了盞燈進來，又送上夜飯。蓉秀食不下咽，祇喝了兩口粥湯。袁太太見他情形，也就沒法，便對他說道：「小姐，你且安心住下，再細細想一想，看倘然能夠答應，王老爺決不待虧你的，便是要想走也走不脫的。我勸你聽我的話，爲妙說罷。」吹滅了燈，仍把房門鎖上，回出去了。蓉秀一個人在房中，舉目黑暗，萬種淒涼，也不想睡，悶悶的坐在椅子上，更想起家中的生母正在盼望，佳音那裏想到他女兒中了歹人暗算，陷身在龍潭虎穴之內呢？想到成志規勸的話，真有卓見，他何等愛我，只怪自己急于任事，冒昧不察，一味看輕人家的話，（自信心太重者可以視此）弄到如此地步，如何對得起他們？看來要死在此地了，不覺悲從中來，低聲飲泣。（此時讀者當亦爲之徒喚奈何）此時已將夜半，蓉秀正泣時，忽聽後面窗外有人低低喊道：「蓉秀妹妹，（嗚呼噫嘻，此聲何自來歟）蓉秀聽了，心中不由一驚，暗想這聲音好像福哥，但是他上海那裏會到此地？（看書的也要問）不管好歹，便問道：「你是什麼人？」窗外答道：「快開窗，我是成志特來救你的。」蓉秀聽了，又喜又驚，便掩過去，把窗輕輕開了。那夜正是月黑夜，只見窗外黑黢黢地立着一個人影。蓉秀又問道：「你是福哥麼？」成志答道：

正是妹妹不要驚恐。有我在。此快些出來。蓉秀把頭探出。低低說道。我跳不下。成志挨近窗。前道。我來扶你。蓉秀把膽放壯。兩手一撐。先把上身聳出。窗來。兩手向成志肩上一搭。成志便將他兩腰托住。向上一抬。然後輕輕把他放下。平時自矜身分。今日也被人家抱在懷中了。蓉秀此時也顧不得羞赧。握住成志的手。說道。福哥。我們不要在夢中麼。到這時候。不免有這般語句。成志把手搖搖。領着蓉秀。曲曲灣灣。走向後面來。吾知讀者至此。必有懷疑。然一觀下文。便恍然矣。走到後園門。首見門旁一間小房。裏甚是黑暗。成志叫蓉秀稍等。只見他掩將進去。少刻回出來。帶着一個小包。裏和一個鑰匙。輕輕把園門開了。和蓉秀走出去。蓉秀十分欣喜。便問成志。怎麼知道他在。此處。特來援救。成志道。言雖盡。我們且逃了性命。再講。不錯。正在這時。忽然園門旁邊。躡出一隻黑狗。來對着他們。獐獐狂吠。成志道。不好了。快走罷。便拖了蓉秀。向前奔跑。此時早驚動了宅中的人。出來一看。園門開了。管園的房中。也沒有燈光。忙照進去。一看。見園丁醉臥在地上。原來如此。打他也不醒。天下也有這種醉鬼。忙去稟知王翁。袁太太也起來。拿着燈。走到蓉秀房前。把鎖開了。進去一看。大叫不好了。這了頭。好胆大。被他逃走了。王翁得知這個信息。暴跳如雷。連忙點齊一十二名家丁。點起燈籠。火把。帶着鐵尺棍棒。分開兩隊。向村外追趕。想必走得不遠。務必活活捉來。寫得好。不有聲有勢。吾爲二人急殺。家人們答應一聲。一隊出大門。一隊出後門。旋風也似般追去了。成志同蓉秀跑。

了不多路因爲田岸上忽高忽低走得滿頭是汗乏力非常忽見後面燈光人聲知道追的人來了要想走得快越是走不快看看越追越近兩人急切又沒躲處蓉秀道福哥你一人先逃罷我是抵張一死看他們如何擺佈我成志顫聲道蓉妹我千辛萬苦把你救了出來焉有半途拋棄之理要死我們一同死他們前來我可拚命和他們決一死戰所以蓉妹你可先逃待我去攔擋他們（語語有淚）說罷擄掇衣袖要想回身前去（讀者又以爲必有番厮打矣）蓉秀連忙把他衣裳一把拖住說道好哥哥（我聞其語）快不要冒險一日你有不測我也不能獨生（好蓉秀）還不如趕快逃罷兩人遂沒命的向前狂奔轉了一個灣跑得十來步成志脚下在石上一絆骨碌碌跌到田裏蓉秀在後忍不住脚也滾將下去正跌在成志身上幸虧田中沒有水成志撑起半身此時追趕的人已到轉灣角前蓉秀也只得倚在成志懷中不敢動彈只聽那些家丁嚷道轉灣是條死路決不會逃向那邊去（笨蟲人家豈能明白村中道路然亦賴有此耳）我們且趕向前蜂擁着向前去了半响成志叫聲運氣忙同蓉秀走上岸來成志對蓉秀道既然那邊是條死路我們也不必走上去且望東北上逃罷蓉秀不曉得什麼只說好的兩個人遂望東面起來見那邊有一小戶人家破窻裏面透出些黯淡的燈光裏面機聲軋軋還有人在在那裏織布成志便回身對蓉秀道我們黑夜中道路不能分明倘然走上去遇見了他們如何逃避還不如到那家去借宿一宵躲過了待到天明再走蓉秀道不錯成志使

走到那家門前把手指輕輕在那板扉上彈裏面機聲停住有婦人口氣問道半夜三更那一個來打門成志道是我請開一開門便聽脚步聲音呀的一聲將門開了成志便同蓉秀走進去見有一個三十來歲的婦人身體十分肥胖畫了濃眉臉上脂粉也塗得濃厚穿一身青花布衣服兩隻圓而且大的眼睛對着他們兩人骨溜溜的上下打量（活是一個嫫母再世）把手中燭臺對成志一照道你們兩個是什麼人一個男一個女半夜三更走到我們冷落地地方來好不蹊蹺（問得利害）成志不曾想着這樁問題面上一紅答道我們是兄妹兩人到鄉下去望親眷走錯了路故而來到貴處借宿請勿見疑說罷從衣袋中摸出兩塊洋錢笑嘻嘻的納在婦人手裏蓉秀在背後看見也覺好笑那婦人見有銀錢也笑道請勿見怪現在外面歹人很多故此不得不詳細問問勿要客氣不嫌齷齪還請將就住一夜隨即把大門關上兩人見裏面擺着一張桌子幾條長凳靠左放一座布機地下也沒有一塊方磚正中挂着一張月份牌（月份牌作中堂也是特別）婦人便將長凳拂拭請他們坐下又去草窠裏拿出一把黃砂茶壺來取兩個小茶杯倒了兩碗茶請兩人喝成志道請不要忙蓉秀見茶杯中積着不少深黃的垢膩那茶又是濃黑得非常對着杯子縹縹眉頭只聽窠後蘆簾板壁裏面有圈索圈索的聲音一個老婦咳嗽問道外面來了什麼人婦人答道婆婆有兩個客人要借宿我已答應了今夜讓他們睡在我的房裏去我只好睡到你處來了老婦勉強道也好婦人便點起一盞

洋油手照着右邊一扇低小的門說道二位請到這裏來罷便走過去把門推開成志和蓉秀一同跟將進去見一個小小房間約畧有些擺設裏面有一張床夏布的帳子却滿漬着許多塵垢床上有一條布被和一個枕頭也是狠不乾淨婦人把手照放在床前一張小椅子上說道你們兩位幸虧是自家入請將就些罷成志把衣包放下婦人便出去將門拽上蓉秀十分疲乏呵欠連連成志道蓉妹你如不嫌污穢請先睡罷蓉秀道福哥你也吃力了請你先睡我可坐到天明成志道一張牀睡了我不能睡你睡了你不能睡我妹妹既然不肯獨睡我們且守到天明再講罷蓉秀聽他的話低着頭坐在牀前一張小凳上默默無言却聽隔壁婦人對老婦說道這兩個客人一男一女都是少年想來終是什麼妍頭或者是拐逃（其言不堪入耳）也未可知蓉秀和成志聽了都有些害怕但是兩人已倦睡了正要朦朧時候忽聽外面有許多人聲腳聲趕到門前（嚇煞）成志忽的跳起身來蓉秀也覺驚慌失色只聽外面敲着門喊道羅大嫂我們莊上逃走了一個女子（他們還不曉得有成志也）追來追去沒有看見可曾逃到你這邊來麼（危乎殆哉讀者當爲二人捏一把汗）此時兩人急得不得了只聽那婦人答道我們婆媳兩人睡了多時了沒有人來你們可相信我狠怕冷也不起來開門了你到別處去尋罷（出乎意料之外）外面衆人聽了這話漸漸走開去了成志暗暗叫聲慚愧皇天有眼幸虧那婦人不會說出實話明天倒要好好謝他忽聽間壁唧唧私語成志暗想他們說什

可憐他死了

麼便掩過去把耳朵貼在壁上細聽那婦人說道決定是這兩人了適纔並非我迴護他們不肯說出來去討王老爺的歡心我的意思要趁他們睡熟時憑我力大進去把這一對男女捆住明天親自送到他府上倒可以得些重賞況且那男人有個包裹也可奪將下來強如白送給他們去得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真是出乎意料之外之意料之外然則二人將如何耶）成志聽了又是大吃一驚忙低聲打着英語告訴蓉秀蓉秀嘆道命宮魔蝎怎的都遇見歹人呢成志又道我們還不如仍舊逃出去罷我看見那婦人很有膂力況且又在他們勢力範圍裏頭蓉秀勉強答道也好成志看石房內又沒有窻只得立起來輕輕把扇小門一搥放在半邊拿了包裹和蓉秀掩出去拔脫了大門門此時婦人已聽得聲息大喊不好了客人逃走了兩人早到外面又望左邊一條路上急忙跑去幸虧婦人還不曾趕來兩人不顧什麼只管前走可憐蓉秀雖然不是小脚伶仃的女子然而走到此時香汗淋漓心裏又是急腿裏又是痠真走不動了喘着氣說道我們不要走錯了路怎的還不能近城呢成志答道不錯或是我們走得不對了兩人立住脚正在商議見天上黑茫茫的祇有幾點暗淡的星光約摸時候已近五更了左邊一帶樹林黑森森的在夜間甚是令人害怕遠遠有犬吠的聲音（偏有此功夫寫此閑筆然句句非閑筆也）蓉秀正要對成志說話忽見林中燈火大明擁出一簇人來（冤家路窄想兩人今夜正犯着急殺星）成志說聲不好他們還在追趕便將蓉秀左臂挾住向前飛跑只

聽那邊有人嚷道：弟兄們留心東邊路上有兩個人影逃向前面去了，恐怕是他們快快去追。（嚇煞）便一窩蜂趕將上來，兩人都走不動了，但見前面又是白茫茫一條小溪，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山窮水盡，急上加急，不得不嘆作者驚人之筆矣。）蓉秀仰天嘆道：生路皆絕，不如死在水中，倒還乾淨。福哥哥，我辜負你了，說罷，奮身向河中一跳。（嗚呼蓉秀，奈何死耶？）說時遲，那時快，早被成志緊緊抱住，泣道：好妹妹，怎麼輕生？有你福哥哥在此，終要救你脫險，你若一死，我希望俱絕了。（好成志）蓉秀也泣道：福哥哥，並非我要覓死，你看已經走到死地，那能幸免？成志道：蓉妹，且不要驚慌，我有一計在此。（什麼妙計）我本習過泗水術的，這條小溪也不甚深，待我等他們近時，跳入河中，他們以為我們投了河，終想不追，尋了然後我們再可逃生。蓉秀道：此計雖好，你到河中恐有性命之虞。成志道：我自信可以泅泳，只是將妹妹藏在什麼地方。東張西望，見那邊有一棵大松樹，枝葉濃蔽，成志喜道：有了，便扶蓉秀到得樹下，教蓉秀踏着樹根，把他托上去。蓉秀狠命向上攀援，好不容易到得上面，坐在枝葉中間，好在蓉秀身軀甚小，伏在裏面，黑夜中狠不容易看見。成志脫下長衣，連包裹放在樹上，那時追趕的人已近，都是哈哈大笑，他們走到死路上去了。（聽了毛骨悚然）成志在岸旁撥了一塊大石，看他們十分迫近時，先把石頭向河中一拋，立刻也跳將下去，只聽撲通撲通兩聲水花四濺，那些家丁們聽得聲音，趕到河邊，看見他們已投了河，一個家人道：不中用的東西，嚇不起了，又一個

可憐他死了

道：你們中間可有誰人能下水的？把他們救起來。（故作危語）一個家人答道：李大哥算了罷！這般十月中的天氣，我們半夜起來追趕人，也是沒法。他們投了河，讓他們去死好了。明朝死屍浮起來，老爺也會知道的。誰高興下水去撈摸大家回去？只說來不及救完了。這事罷橫豎救轉去，也是一個死衆人，都道說得有理，便噤着回身去了。（真是微倖）蓉秀在樹上看得分明，芳心中狠代成志擔憂，停了一歇，成志從溪中扒上岸來，早已滿身濕透，走到蓉秀樹下，踏上去，把蓉秀扶下來。蓉秀一摸成志滿身是水，便把包裹交在他手中。道：內中有乾衣服，快請換了，免得受寒。成志道：有的，便教蓉秀等一等。他到樹後去換了衣褲，把兩件濕衣塞在石罅裏，面披上長衣，覺得天氣狠冷，身上有些怯寒。（苦哉成志，果何爲耶！）其時鷄聲喔喔，天已微明。一夜苦難也夠了。成志同蓉秀回身走轉，見太陽漸漸出來，許多飛鳥也飛出窠來，了農家屋上，也有一縷一縷的炊烟飄蕩，在熹微晨光中，兩人走了許多路，遇見一個農夫，背了許多稻草，口唱山歌，迎面而來。成志上去問信，道：請問到城裏去，走那條路的？農夫把他們看了一眼，答道：望南去，離城不遠了。兩人謝了一聲，十分快活，趕緊上路。走了一里光景，已到鬧熱地方，便坐了小車子，推到埠頭邊，投下一家旅館，用了些早點。此時兩個人十分疲乏，不能支持，各自上床安睡。直睡到晚上，電燈大明，成志醒來，見蓉秀已先起身，在床前梳妝。旁理髮成志穿衣下床，問道：蓉妹身子覺得舒服麼？蓉秀笑道：我已好了。福哥呢？成志道：還好。茶房見成志

起來，便端進面湯和盥口水來，帶着笑說：「旅館中晚饑已開過了，客人可要零外點什麼菜？」成志吩咐：「揀清爽可口的拿幾樣來好了。」盥洗已畢，同蓉秀坐着談話。蓉秀道：「我此次聽信了清如的話，把歹人看做好人，只怪我自己沒有辨別他人的能力，以致被人拐騙。若不是福哥來救，恐怕我要死於此地。怎生對得住母親？只是你如何也會跟到此地來？」其中緣故，我還不明白。請你告訴我。成志道：「陳清如不是正經人，我是早已曉得。因為一天我同一個朋友到大世界去見清如，正和一個男拆白黨在那裏談話。朋友即指着他對我說：『道這個女子名叫陳清如，新入了婦女研究會。我看他假充時髦，其實不是個好人。我上過他一次當的，但我常看見你的表妹和他常常出去，很是要好。然而你終要提醒你的表妹，不要將來吃他的虧。我想要和妹妹說，只恐妹妹見怪，因為我有幾次說什麼話，總被妹妹駁斥。蓉秀聽了，很是慚愧，使道：『福哥，我的性子，狠不好。以前許多觸犯，請你原諒。』（能認錯使佳）」成志又道：「自從我知道他薦你到漢口去做教習，很不放心，故此親送妹妹到船上去，自己帶了些衣服也買了船票，準備跟到漢口探聽着實。方纔穩妥，不料那天早晨在此停泊時候，我掩到妹妹房前，來探看，却見你們兩個人都不在裏頭，反換了他客了。我這一驚，真是出世未有忙。喊過你處的茶房來一問，方知道你們本是到九江的不多時候，被九江城東王家村的王老爺派人迎接去了。我知道其中事情不妙，立即上岸打聽王家村在什麼地方，問了許多信，走了不少路，方纔趕到，已是一點鐘光

景。我到得村上，便在一家小茶館內探問，有人便回答我說：「王老爺是本村一個大富豪，週圍許多田地房屋，倒有一大半是他名下的。他的兄弟又在城內做警察局長，有財有勢，誰不怕他。」我又問：「那個王老爺在家中做什麼？」那人答道：「他買着不少姬妾，尋歡作樂。我們正說着話，只見有一個中年男子走過，那人便指着道：『這位大伯便是王老爺家的園丁。』我聽了，下裏一動，便還了茶錢，出去走到他身前，作揖問道：『請問大伯，你主人府上有個姓金的僕人麼？』他搖首道：『沒有。我假作驚異道：『奇了！我特地來探望他的，怎的不見你肯領我到那邊去待我親自問一問你家主人麼？』他聽我話，便睜起眼睛道：『我家老爺恐怕沒有這功夫罷。』我隨即拿出兩個銀圓塞在他手裏，道：『大伯，有煩你，他見了銀錢，立刻笑道：『可以請你跟我走罷。』』（孔方兄的魔力到底不小）他路中又問我道：『我看你好像一位大老爺，怎麼探望起僕人來？那個僕人是你什麼人呢？』（破綻來了）我面上一紅，險的沒有回答。容秀聽到此間，也拍手笑道：『你的話有了漏洞，如何補法呢？』成志道：『我使說姓金的是我表兄，先前只爲家寒，所以出來做傭人。現在我在上海得法了，要來看看我表兄。』他便笑道：『我在那裏也有好多時了，並不會看見有姓金的。』我又說他在王家也好久了，當時到得莊上，他領我走進後園，門到他小房裏，坐定，一打聽，老爺正在納見買來的女子，沒有功夫，我便詳細問他，他都告訴我，我便央告他，留我在那裏住一夜，再講。他滿口答應，我便拿出錢來，請他去買些酒菜來，對酌，把他灌醉了，方始尋到妹妹。

後聽得妹妹哭聲纔把你救出來。今天總算如天之福。逃出虎穴。只是妹妹的行李遺失了。（此等鋪筆也不可省）正講時。茶房早送上夜飯來。蓉秀吃不下。只吃了半碗飯。少刻茶房來收碗盞。成志便問明天有到上海去的輪船麼。茶房道有的。明天是招商局的利順輪船。上午九點二十分要開船的。成志便拿出錢來。交與茶房。托茶房去定了一個官艙。再同蓉秀喝着香茗。咬着瓜子。胡亂談了。好一刻。方始入寢。明朝起身梳洗已畢。吃了早點。茶房送上船票。成志便又算清了房飯錢。多給了些小賬。茶房歡天喜地謝了。又謝。（此種錢省不得）他們兩人便走出旅館。到得輪船上。在艙中坐定。但等輪船開動。安安穩穩的回到上海去了。利順輪船乘風波浪。一路平穩。不兩日已到上海黃浦灘。邊停住。成志遂同蓉秀上岸。雇了一輛馬車。送蓉秀到家中來。蓉秀此番重見故鄉。格外覺得成志厚恩。回到家裏。朱母看見女兒忽然回來了。又驚又喜。把蓉秀抱在懷中。問道。怎的怎的。蓉秀不覺落下淚來。悲梗着道。母親女兒此去險些不能再見母親之面。幸有福哥冒險來救我方得生還。但是我帶累他受了不少苦楚。和恐怖。朱母一時摸不着頭路。蓉秀便坐定了。把如何受騙如何被逼如何倏奔如何瀕危如何出險。詳細的說出來。朱母口中只念阿彌陀佛。神靈保佑。（大約是愛神了）若沒有你福哥搭救。娘兒兩個休想見面。世界上歹人正多。像陳清如這般人。真是使人難看。出來從今以後。不是我喜歡專制。終不肯放你出去了。成志也嘆道。麟鸞其貌鬼蜮其心。上海地方像這般人。

多得很哩（爲之奈何）倘然在外交友能謹慎些還好（蓉秀聽了）現在我也要回家去了請蓉妹好好養息我明天有空再來拜望朱母又謝了他幾句蓉秀送出門來說道福哥也請善自珍重明天有暇請來一談成志告別去了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聖賢說的語目是不錯蓉秀自從受了一番危險見成志滿懷愛情誠懇無僞并且始終如一尤屬難得自己受他的恩愛着實不少故此一顆芳心也有些熱烘起來我往十分投契不像從前一味傲視了在昔譬如蓉秀是一輛沒有水蒸汽的火車頭憑你成志怎樣推搖也不能動他一動現在有了煤燒着水便沸滾發出蒸汽自己就動起來了煤是什麼呢就是愛情（奇譬）可見得兩人相愛必要彼此都有愛情人家對你沒有愛情總是你誠的一字還有不到之處（好教訓）閑話少表且說一天蓉秀正自無聊想起成志爲何兩天不到這裏來便換了衣服走到成志家中一間僕人方曉得成志有些不適便走到樓上踏進房中見羅帳半垂成志睡在牀上側身睡着蓉秀不敢驚動便坐在牀沿上用手向他額上一摸覺得稍有微熱少刻成志醒來回身看見蓉秀不由大喜便緊緊握住他手問道這兩天我有些發寒熱坐不起身正自想念蓉妹難得蓉妹來此那時僕人也倒上茶來成志對僕人說道朱小姐不是外人你到下面去照顧罷僕人答應一聲下樓去了蓉秀便問他身體覺得如何請過醫生麼成志搖頭道些些小恙想

小恙想不久就好。故此不曾去請。蓉秀道：「福哥，你的身體也不十分強壯。前天夜中跳河，大約受了些寒。所以要請醫服藥，不能疏忽。否則我如何對得起你。」成志答道：「妹妹的話，我終聽從。因為妹妹愛我的，說到愛字上，覺得這話太直率了。面上一紅。蓉秀聽了，粉頰上也泛起兩朵桃花，對着成志不覺嫣然一笑，低下頭去。此時此景，可謂兩心相照矣。描摹得神。」隔了一刻，成志又同他講起那夜在王家村的事來。蓉秀道：「那個老賊，明朝轉來，倘然不見我們尸首，不知道怎樣呢。」成志道：「他不過出了錢去，另買一個罷了。像陳清如這樣人，不撲滅他，實是社會上的蠱賊。有一朝我遇着了，他少不得請他吃一場官司。」蓉秀道：「他終有惡貫滿盈的一天。」成志又笑道：「我想起那個羅大嫂，曉得我們逃走後，來不知道可曾追趕。真所謂白開心。」蓉秀道：「他有兩塊洋錢到手，也不吃虧。」（事後追述，可謂餘音嫋嫋。）講了一歇，成志要喝茶。蓉秀便倒了一杯，與他喝着。成志忽然低低說道：「蓉妹，我又有一句話要同你講。」蓉秀道：「什麼話？」成志只是對着他，不開口。（什麼話說不出來。）蓉秀也瞧料了七八分，再問道：「福哥，你說便了。」成志終覺難以出口。蓉秀不覺側身，橫下來，把頭貼在他枕上。（噫，同枕矣。）說道：「你要同我講什麼？我與你心地磊落，不妨直說。」成志把手去理着蓉秀額上的雲髮，（何等細膩。）說道：「此生別無愛慕，惟有蓉妹一人。長遠藏在我心坎裏，頭所以不避利害，捨身相救。現在天幸，妹妹無恙，但是我幾年的心事，終不曾達到目的。我曉得妹妹是天上神仙，我也不敢妄想。無奈癡心不死，不

可憐他死了

得不冒昧。本求想妹妹慧心人，也料到我心中之意，可能原諒我麼？（絕妙一篇求婚辭）蓉秀聽了，默默無言。半晌說道：我母女兩人，屢受福哥恩賜，福哥又歷盡險難，捨身相救，此恩此德，終生難忘。我也並非木石幾年來，福哥愛我之心，可謂無微不至。況此身前已爲福哥所抱負，福哥既然愛我，我何敢辭？（婉轉動聽，真情之語也）成志聽到這裏，心花怒放，便在他櫻唇上接了一個吻，說道：多謝蓉妹。此時蓉秀芳心中也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觸（愛之電）只覺羞答答地兩個人相對着，好久無言。於是成志又同他談起幼時的軼史，直到天晚，蓉秀起身下牀，把檯上鏡子一照，覺得自己面上有些紅霞，又把頭髮掠了一掠，掉轉身對成志說道：天色已晚，我要回家了。哥請保重。明天必要請醫生，我再同母親來看你。成志滿口答應，蓉秀便緩步下樓，回到家中，告訴了朱母。朱母也十分代他擔憂。

成志和蓉秀此時是未婚夫妻了。但是成志的病一天一天的沉重，寒熱不退，大解不下，服下的藥猶如石投大海，毫無效驗。故此蓉秀焦急非常，因爲成志家裏缺乏體己服侍的人，便住在那邊日夜服侍，弄得形容憔悴，精神疲乏。成志在清醒時看見了，狠覺過意不去，勸他回家去休息，不要勞苦傷了玉體。蓉秀答道：我只望福哥病好，此身都是福哥救來，那裏敢言勞苦？成志十分感激，誰知天奪其壽，救治無效。成志要和這個世界告別了。（嗚呼！哀哉！蓉秀奈何！）蓉秀在背地裏見他情景，知道絕望，哭得和淚人兒一般。（慘不忍讀）朱

母曉得了也狠憂急。一天晚裏成志暈了幾次。末後醒轉來見蓉秀橫在他身旁啜泣。不覺嘆口氣道：「蓉妹請你不要哭泣。我自己知道我要和妹妹永訣了。」（回天乏術徒喚奈何）狠覺對不起妹妹。但是自己也做不動。主好在妹妹已經明白我的愛心。雖然我不能和妹妹結婚。偕老享那人生樂事。然而我的愛心蓉妹你已接受了。（迴腸蕩氣之言）我死後願將家產十分之四贈給妹妹。前天夜裏妹妹回去請舅母過來時候我已請黃律師立了遺囑。狠是穩妥。我的兄弟也曉得的。此後妹妹或者……說到此間又嘆了一口氣。嗚咽無言。流下幾滴眼淚來。蓉秀將手帕替他拭去。然而自己眼淚却滴在成志面上。（慘極）說道：「福哥倘有不測。我也希望斷絕情願。跟隨哥哥一同去成志。搖首道：「不可。妹妹有舅母在堂。全仗妹妹孝養。并且妹妹如花之年前途大可有爲。動也動不得。」（愛之至。言之誠）蓉秀泣道：「哥哥……叫了一聲。却哽住說不出來。」（巫峽猿啼無此悲痛）那時成志身上出了一陣冷汗。兩目漸漸失光。也願不得蓉秀。（成志可以救蓉秀。蓉秀不能救成志。此天也。非人力所可爲也）竟與世長逝了。蓉秀抱住成志的身軀。哭道：「哥哥死不得。死不得。也要死了。可嘆。」哥哥死了。如何對得起哥哥！哥哥！哥哥！一陣痛哭。便暈了過去。

却說朱母在家中。正等着消息。不知道成志可能九死一生。挽回轉來。心中好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少刻。看見蓉秀回來了。兩眼腫得像胡桃一樣。神氣嗒喪。忙問道：「福哥病勢如何？」蓉秀聽了。不由倒在他母親懷中。低

可憐他死了

二八

低○哭○道○母○親○！○可○憐○他○死○了○

啼鴒雋語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情能福人亦能禍人

情猶車也必循軌道而行

多妻者必寡情

少年有爲之時纏綿悱惻伴守閨閣之內雖曰多情然而消磨壯志莫逾於

此

惟誠實者能有情

婚姻問題至乎今日社會上已視爲重要之一然意見不一言論紛歧蓋發

言者大都由其個人經驗而得也



一吻

之月曼曲

小說一道雖然說是雕蟲小技，壯夫不爲，然而確有一種神秘的魔力，有種浪漫派的小說描摹俠丈夫女豪傑，躍馬橫刀，誅奸鋤暴的情形，英風壯氣，凜然如在紙上，或寫愛國男兒，可歌可泣的事實，人家讀了，沒有不生景仰企羨的心的。假如描寫多情兒女，都是深愛密憐，痴心幽思，最容易引起人家的同情心，所以有些情竇初開，見解未達的小兒女們，看了這些書，也要自命多情，效法書中人物了。那裏曉得這多是小說家的幻想，世界上要有這種人，很難得呢。前天上海報上載有一段新聞，說是北京某姓人家有個女兒，專看紅樓夢，朝晚不肯離手，自命爲第二個瀟湘妃子，年已及笄，父母要將他擇配他，一概還絕自己，竟說要嫁寶玉，沒有寶玉，一輩子終身不嫁。人家都說他看小說看痴了，這也可見得是石頭記的魔力偉大，可笑做小說的人，自己本曉得海市蜃樓都是幻境，然而一時興致淋漓，盡情描摹，個痛快却不料看的人，入了魔道，所以不可不慎。即如某小說家的一段哀史，也可以做那小說家看小說的人的當頭棒喝咧。（作者也是個喜歡做

小說的人，所以言之深切。我們時常勸他節省光陰，不要多做小說，他已答應了，不知道他能堅定麼。」廷枚戲注」——恐怕不能堅定「梅」注」

方季傑桐城人，是個美少年，也是個小說大家，自幼浸淫書籍，沉酣小說，根柢既深，天資亦優，所以他的奇思，意匠，好如長江大河，源源不盡。他家中祇有個老母，有幾百畝負郭之田，所以也用不着去擔負家計。一天到晚，提着他那枝生花妙筆，做一個暢快年紀，方纔弱冠，但是著作已經很多。某雜誌某月刊某日報某季報上，都有他的佳作。後來他出版一部長篇章回小說，多叫羅浮夢，共計一百回，一百萬言，纏綿悱惻，哀感頑豔，人家大大歡迎，爭先擁購，書經三版，還是一個不夠，真可說得紙貴。洛陽不脛而走，了他別署羅浮仙蝶。從此羅浮仙蝶的大名，揚遍海內，公認為小說家的巨擘。他的友人又送了他「東方迭更司」一個雅號。各書局各雜誌社各報館都來求他的小說，他也聲價自高，不暇應接。更有人來請他去做別項事業，他不肯答應。只說閉戶著書，此中自有至樂。有人就笑他過於迂執，以為「今日愛才非昔日莫地心」，作詞人「奈何苦苦去用心於故紙堆中，不料羅浮仙蝶文字的魔力，竟害死了一個多情多才的女郎。這真是他夢不到的了。庭院中的薔薇花，趁着東風，攢紫綉紅，般都開了，還有紫籐花的花棚，隨風飄曳，幽雅動人。臨東有一間玻璃明窗的精美書室，收拾得清靜無倫，書桌上金瓶寶鼎內焚着百合香，縷縷的煙，飄蕩的送到窗外，便不

見了桌上又擺列着筆牀硯書藉報紙。祇有一個清麗幽嫻的妙年女郎坐在桌前。一張轉椅上。手握着一卷小說。正在細瞧他的一雙妙目。晶晶溶溶的含着許多情量。還有頰上兩個笑渦。很是嫵媚。至于他所看的什麼書。竟能使他愛不忍釋呢。原來就是羅浮仙蝶所著的羅浮夢卷首。還有仙蝶的一張銅版小影。英姿爽活。是一個風流少年。令人生愛。他已看到第二十四回。『秦梅痴憤走山海關。魏芝瑛病臥杏花樓』。覺得有些疲倦。將書放在桌上。打了一個呵欠。却痴痴然想那書中的事。那時春風撲面。花木向榮。他一眼看到庭中的薔薇花嫩蕊柔條。爭妍鬥媚。還有那蝶雙飛舞在紫籐花下。春光韶蕩。觸景生情。不覺芳心中好像有游絲一縷。蕩漾不定。不曉得怎麼樣的忽聽足聲響。外面走進一個垂髫使女。捧着一盞香茗。笑著說道。小姐口渴麼。請用茶。便將茶杯放在桌上。立在女郎旁邊。女郎道。秋棠。你到什麼地方去的。秋棠道。我到外面去候報紙的。那個羅浮仙蝶所做的『山海怪談』。今天還要續下去。我昨天聽了未完的故事。很是難過。怎麼他們不肯一天都登了出來。豈不爽快偏道般一段一段的未完。不知要登到什麼時候。方纔完結。咧。女郎微微笑道。那個羅浮仙蝶的著作。狼不易得看。所以報上每天登出一些。視同奇珍。一則可以借此自誇。有某小說家著作。二則可以羈縻看報的人。使他不得不連看下去。這也是普通弊病。說到那時。指着桌上的小說道。像這本『羅浮夢』。便是單行本小說。一起都在這本書上。只要你有功夫看完就是了。秋棠便道。小姐答應每

天講給我聽。現在秦梅痴可怎樣了？不曾死麼？女郎舉起香茗呷了一口，笑道：痴丫頭你也爲他擔憂麼？他死了這本書那能做得下去？我告訴你後來有一個漁翁把他救了。他現在到山海關去投奔鄭將軍要立功邊塞，做一番事業哩。秋棠聽了拍手笑道：好一個梅痴，真有志氣。他便不負魏之瑛的期望了。虧得那位羅先生筆下真好寫出這部小說來。大家都喜歡看一個暢快女郎道做書的人又不姓什麼羅，你怎麼稱他羅先生？那羅浮仙蝶四個字不過是他的別名罷了。秋棠呆了一呆道：他怎麼不將真姓名告訴人家，弄什麼新花巧的別名呢？女郎道：做小說的人大概如此的。只聽秋棠又道：婢子看羅浮仙蝶的才學，真可算得出類拔萃。一時罕有的了。又看他的，小影却年輕得狠，容貌又俊美，真是個唐伯虎再世了。況且小姐昨天曾對我說：他做這部書那書中的秦梅痴便是寫的他自己。所以婢子想來那人一定是個多情種子。女郎笑道：他是多情便怎麼？秋棠退後兩步，涎着臉說道：小姐不要怒我。婢子想小姐尚未許人，難得有這麼一個愛情又富容貌又好才學，又高年紀，又輕的羅先……不……不……羅浮仙蝶小姐又拚命喜歡看他的，小說若然配了這個夫婦，不是天生一對好夫妻麼？將來小說保管看不完哩。只可惜不知道他姓甚名誰，住在什麼地方，不然婢子倒要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趕將前去……秋棠正說得高興，女郎不防他說出這些話來，頓時兩頰紅暈，睜了他一口道：胡說要打嘴了。秋棠止不住格格的笑，還要說將下去。見女郎立起身來，方纔一溜煙的逃向外面去。

了。
看官要曉得這女郎是個什麼人。原來他姓何。名叫眉史。杭縣人。父母在堂。家資富厚。他父母生了子女五人。祇有他一個女兒。所以非常珍愛。自幼便延師教讀。聰穎非凡。但可惜他父母是守舊派。所以不會送他到女校裏去。他一個人在家裏自修。詩詞文章。般般都好。更喜歡看小說。他最佩服就是羅浮仙蝶了。他的靈犀中。本自一塵不染。後來看了羅浮仙蝶所著的許多言情小說。和那名著羅浮夢。不知不覺的情根愛苗。便從這時生出來了。做小說的人和讀者。本有一種感情。若然意氣相合。尤覺融洽。所以有種人喜歡看某人的小說。有種人喜歡看某人的情詩文字。的魔力。狠大。故而何眉史芳心愛慕的。便是這獨一無二著作家羅浮仙蝶。給那靈心慧口的女婢秋棠。便一猜就猜着了。只可惜天涯海角。羅浮仙蝶的人在那裏去找到呢。并且他心中的秘密。也不能老實告訴父母。好讓他們出去探聽。便招仙蝶做個東牀。有這容易的事。恐怕倒要反受他父母責備一番。他又不能和仙蝶筆上通信。借此達意。所以他一顆芳心。儘自相思。一縷幽情。也只好深深的幽閉。沒處發洩。只好空時和秋棠講講羅浮仙蝶的小說。但是他父母因為女兒年紀漸大。要提議配親。也有許多媒人前來作伐。無如他一百個不要他父母。狠是愛他。不肯強做。却問他爲什麼緣故。他只說要等幾年。他父母沒法也只好等幾年了。

光陰好過一年一年的過去羅浮仙蝶著作日見增多那時他已和一個女學生馮慧明結婚了婚後的光陰更是甜蜜然而計算起來自羅浮夢出版後到現在已有十年這十年之中滄桑變遷人物代謝着實有令人感慨的地方羅浮仙蝶正坐在書室裏要想做一篇『十年回首』的小說他的新夫人斜倚在桌上帶着笑對他說道現在的小說已經革新了所以你也不要再做那些陳腐的小說我有一本印度哲學家蔡谷兒的劇本你要翻譯麼羅浮仙蝶握着他手笑道那有不要之理講小說的改革這是時勢的關係譬如我那本自命名著羅浮夢放在現在出版也決不能像十年前頭人人歡迎的了便是那些看小說的人眼光也是一天天的改變新文學盛行後以前許多的舊派小說不再見有出版這也是天然淘汰適者生存哩他夫人又道一個小說家慣會過意描摹引人動心我起初看了你的小說想這般多情十分愛慕不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物後來我常常到我爹爹處來漸得和你見面記得中秋節你私下送給我情詩四首害我讀了益發想念你雖然前途沒有阻擋有志竟成然而和你結婚之後覺得你也不過如此所以我勸你以後不要做那些纏綿悱惻的文字給人家年輕女郎看了沒有什麼益處的羅浮仙蝶微笑不言正在這時候忽然外面郵差送來一封快函仙蝶想是書局中來催稿子的蓋了印章接過一看乃是杭州何姓寄的仙蝶自思却不認識

這家人家便拆開細看上寫道

仙蝶先生誤席冒昧通函得再見怪先生以雕龍繡虎之才爲騰蛟起鳳之文一紙風行萬人傳誦所謂東方迭更司者固堪欽佩然不知先生文字之魔力誤人大矣小女眉史夙喜讀先生佳著一片痴心難爲人道卽爲父母者初亦不料及此十年苦思竟成鋼疾迨至藥石罔效吐露真情而無救矣因探知先生居處欲於將死之前一見先生之面以慰終生愛慕之情斷腸之言聞者下淚春蠶到死尙餘未盡之絲蠟炬成灰猶見已乾之淚先生如能不辭跋涉惠臨一晤幸甚幸甚臨穎急迫伏維荃察

餘杭長慶街何亮世頓首

仙蝶看了這封信半嚮說不出話來微微嘆道怎麼有這件事怎麼有這件事他夫人拿來一看也是十分驚奇說道天下也有這等痴心幽思的女子麼唉你喜歡做小說現在你的結果如何仙蝶道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少不得我要到杭州去一遭他夫人道要去便去那個可憐的女子恐怕病得很危險呢仙蝶道不錯不錯當下便收拾些行裝到得明晨仙蝶別了老母妻子動身到餘杭去了

數株碧梧桐旁有紅樓一角本來收拾得窓明几淨精美華麗現在樓內有了病人了窓戶都緊閉着光線不能直通進來覺得黑黯慘淡悄悄的沒有嬉笑高談的聲浪房中一張牙牀上錦帳半揭臥着一個帶病的女郎黎渦慘白雲鬢不整看他病骨支離形容憔悴便曉得他生了許久病了那不是十年來痴想仙蝶情願

不嫁的何眉史女士麼想思渴疾無藥可治他一年一年的幽閉不樂病魔遂乘隙進了他身深溝高壘與死俱死的去了他父母憂急得不了苦苦詰問眉史一。想自己已成將死之人或者告訴了他們倒可以想法兒仙蝶一面便將心事一齊和盤托出他父母跌足嘆道吾兒既有這種念頭何不早說耽延誤事弄到這個光景呢眉史只是飲泣他父親使到各書局裏打聽明白仙蝶住址寫了快信去請他心裏却是怨恨他害人不淺這天眉史病勢更重奄奄一息醫生盡回絕了只是芳心不死精魂不散他睜開眼來見他父親立在床邊他用力說道信去幾天了怎的不見前來女兒死後請父母不要悲傷否則女兒的罪更是大了死後別的並無所托只有一張小照是十年前拍的還有一部羅浮夢小說也是經女兒親自批評過這兩件物事請父親送與仙蝶作爲紀念女兒的死也是自己不好別的小說都把他們一古腦兒燒掉了罷他父母聽了掩面哭泣正在這時候小婢秋棠輕輕的掩到房內報道那位羅浮仙蝶先生到了他父親聽了忙走下樓到外面去招接何府諸女眷都掩在後房偷窺房中惟有眉史和他母親及小婢秋棠隔得不多時候只聽扶梯上履聲窸窣他父親引了羅浮仙蝶走上樓來秋棠將門帘揭起那位大小說家羅浮仙蝶徐步而入眉史的母親和秋棠等注目一看見仙蝶已有將近三旬的年紀穿着一身西裝容貌清朗舉動文雅料想十年前頭自然是一個翩翩佳公子了仙蝶見了何老夫人趕忙上前叫應亮世請他坐定秋棠早奉了茶來仙蝶見牀上臥

着一個病美人。佔他年紀已有二十六七歲了。心裏暗想：這便是看我小說的知己。眉史女士亮了世，便請仙蝶到他牀前。仙蝶狼覺無可開口，便叫一聲：「眉史女士，他到此也不顧羞慙，輕輕叫道：『仙蝶先生果然來了麼？』使我絕望之中，尚有片時精神的快樂。」仙蝶問道：「女士爲何病得如此田地？」眉史聽了，不覺嗚咽，無言亮世在傍。便將經過事實細細告訴他。仙蝶又是抱歉，又是痛惜，對亮世說道：「晚輩少年時不自揣度，妄弄筆墨，不意種此禍根，追悔無及。現在教晚輩怎能對得住令媛呢？」說到此間，長嘆一聲，又問道：「醫生有法可治麼？」眉史嘆道：「病根已深，我也自知道命在旦夕，恨不能早遇先生一吐生平。這是我的薄命，然而尚幸得覩容顏，稍殺悲痛。說到此時，停了一停，又喝了一口茶，說道：『我乃一深閨女子，本不該和先生接見，然而現在的世界，女子也解放了，我恨天不遲生我十年，給我享些自由幸福。唉，這等話也不必多講，總而言之，我非羅浮夢小說不致於死，並不是我錯怪先生。實在這書起始發動，我情根結成，今日的恨果。仙蝶，仙蝶，你可明白我的心腸麼？』說罷，暈了過去。良久醒來，見仙蝶和他父母都在那裏哭泣。此時仙蝶手裏已拿着他的小影和一本羅浮夢對他說道：「眉史女士，你的心事，我那有不知的道理。只是可恨我不曾遇見你，總是我對不起你。我現在悔恨無及，你能原諒我的罪麼？」眉史慘笑不言。於是仙蝶向他父母說道：「我一身罪孽，不淺贖免無術。我雖已婚之人，然有一句唐突之言，不知能允我麼？」亮世忙問什麼。仙蝶道：「令媛愛我之心，感入肺腑，只恨事已如此，無

可○挽○救○我○今○願○認○令○媛○爲○我○未○婚○之○妻○不○知……眉○史○掙○扎○着○說○道○這○幾○句○話○足○見○吾○哥○仁○愛○我○便○死○了○也○可○無○憾○萬○望○吾○哥○望○我○靈○柩○歸○葬○哥○家○祖○塋○他○日○寒○食○時○節○吾○哥○能○和○尊○夫○人○採○一○二○鮮○花○到○我○埋○骨○之○所○來○吊○慰○一○番○九○原○有○知○感○激○不○盡○了○說○到○那○時○氣○力○漸○無○殘○塊○一○齊○湧○起○來○不○得○了○他○父○母○聽○他○的○話○見○他○情○形○知○道○不○妙○哭○將○起○來○那○時○仙○蝶○心○中○十○分○難○過○也○不○顧○什○麼○俯○身○牀○上○抱○住○眉○史○的○病○軀○和○他○接○了○一○個○親○蜜○的○吻○只○見○眉○史○笑○了○一○笑○就○此○瞑○目○長○逝○了○

峭○寒○初○換○紫○貂○裘○爲○訪○梅○花○作○遠○游
幾○處○尙○留○餘○雪○在○可○無○熱○淚○灑○心○頭

題本書封面畫



六月裏的天氣真是十分炎熱酷日施威薰風逼人在那日長如年的當兒令人懶洋洋的無力做事池麗貞女士仰臥在一隻籐榻上手中握着一本小說乃是李定夷撰的『仇儷福』看了一段覺得十分無味這却並不是那小說不好因為在這書中的事情勾起了他的一縷愁緒其時庭中的梧桐樹上蟬聲聒噪不止好像在那裏叫道『熱死了……熱死了……』女郎雙眉蹙蹙拋開書卷把那一柄細葉芭蕉扇兩手搓着嘆一口氣說道什麼熱死了……熱死了……我的心裏煩惱得狠這真要熱死了唉人生在世豈非要享那自由幸福麼婚姻問題豈非我們女子最要緊的事情麼假如婚姻不能自由嫁着一個性情不合才德不高的丈夫那麼不是埋沒一生投入愁城中間去麼這倒不及爽爽快獨身不嫁的好了我現在自信尚有些知識學問而且我的容貌也還生得美麗我更希望將來的幸福無窮不料弱女子寄人籬下受人聊翼便好像

籠中之鳥無法抵抗人家逼迫。一聽人家把我自己一生最要緊的事情越俎代謀奪去自由使我前途茫茫希望俱絕飛絮沾泥名花墮溷誰有人來可憐我呢并且我的心上人兒尙在痴心妄想盼望我的回覆滿竟我彼此同情一諾無辭那裏曉得平白地忽起風波呢至于彼伶形容醜陋不堪我是常見過的還有他的學問也是淺薄得狠連我都比較不上這樣一個討厭的人物我將來嫁了他那裏有什麼伉儷幸福不過我是一個可憐的玩物被他玩弄罷了我的容貌我的才學都已骯髒還要什麼我也和那樹上的鳴蟬一般不多幾天秋風一起便寂寂無聲末日到了那有什麼法兒想呢女郎嘆到這裏他的眼淚好似斷線珍珠一般落在衣襟上這時日光忽然隱沒西北角上擁起一團烏雲狂風驟起刮得樹枝東西亂擺連人家的窗戶都自山關閉起來雷聲殷然大雨將下女郎將湘簾捲起一陣陣的涼風吹來肌膚盡爽女郎又微微嘆道塞極則通天也有此時光但我心裏煩悶恐怕終身沒有消釋的時候了這時外面急忙忙的跑進一個中年婦人來後面跟着一個僕婦女郎忙上前叫應道姨母回來麼那婦人把手中的洋傘放下喘着說道天要下雨了我急急的跑回來裏面曬的衣服收了麼女郎答道我聽見阿香已收婦人坐下從身邊掏出一包物件解開一看乃是一隻時式的打簪手錶笑嘻嘻的對女郎說道這件東西價值四十塊錢我在公司裏揀來揀去算是頂好的了你看好麼女郎勉強點點頭婦人便走到他身邊把手錶代他帶在手腕上說道這是你葆仁哥哥

定情的禮物待到丹桂開時你們兩人也可同圓好夢了女郎聽着那話一眶淚淚險些滾出低着頭不則一聲他姨母只當女兒家含着常態不知其中緣故那時烏雲佈滿天空雨聲自遠而近一霎時傾盆而下女郎便走入他的臥房去了

池麗貞女士是從小便死了父母的他母親臨死時候便托他妹妹照應這一塊心頭之肉從此麗貞就依着他姨母過活漸漸長大起來他姨母是天主教的信徒也有些粗淺學識和法人巴牧師的夫人是十分要好却蒙巴牧師一手提拔便做了法教會某女學校的總理兼舍監在校中勢力很大他有子女兩個長子早已成人有事在杭帶着妻子在外他的女兒也出洋去了惟有麗貞自幼至長一直在他身邊也從女校畢了業在母校做個教員麗貞性格溫柔學問優美女孩兒有了這身本事自然心坎中也要想得一個如意郎君將來可以享那閨房之樂他有一個女友陳婉香是他十分知己每當星期六休暇之餘常到他府上去談心婉香有一位哥哥名叫志芳才貌出衆在京冀莫大學讀書前年暑假麗貞曾住在婉香家裏一個月常同志芳討論學問彼此十分投機自後常有魚雁來往由朋友的愛慕漸要想進於夫婦的地位但是麗貞不敢從速老實答應因爲他姨母的性子甚是嚴厲而且自己仍舊是在他的勢力範圍之中只好耐守時機不料他姨母有個姪兒姓孫名葆仁家中很有錢財常常來這裏游玩他姨母很看重他但是葆仁實在生得醜陋面

上癡。疤。狠。多。眼。睛。一。大。一。小。而。且。是。個。禿。子。天。天。搽。着。不。少。生。髮。藥。水。却。仍。是。半。山。濯。濯。自。幼。也。曾。讀。過。書。只。是。到。了。十。六。七。歲。時。都。還。了。先。生。了。每。天。不。過。出。去。賭。錢。飲。酒。做。個。游。蕩。少。年。不。知。他。姨。母。爲。何。別。具。隻。眼。想。是。因。爲。他。有。許。多。家。資。罷。了。葆。仁。見。了。麗。貞。非。常。愛。慕。所。以。在。他。姨。母。面。前。獻。媚。時。常。送。他。許。多。禮。物。有。時。也。買。些。書。籍。或。是。粧。飾。用。品。把。來。送。與。麗。貞。藉。以。結。交。他。的。感。情。然。而。麗。貞。狠。不。願。意。見。他。的。面。那。願。受。他。的。禮。物。呢。卻。拿。來。轉。送。小。婢。阿。香。隔。了。幾。月。葆。仁。便。在。他。姨。母。面。前。要。請。他。作。媒。把。麗。貞。許。給。自。己。他。姨。母。笑。道。你。的。眼。光。果。然。不。錯。麗。貞。自。小。到。大。都。是。我。一。人。的。照。料。我。便。好。如。他。的。父。母。只。消。我。答。應。了。那。怕。他。有。不。肯。之。理。孫。葆。仁。便。脅。肩。諂。笑。求。他。答。允。他。姨。母。果。然。應。許。了。是。夜。便。告。知。麗。貞。說。葆。仁。家。裏。如。何。豪。富。葆。仁。又。如。何。品。德。循。良。難。得。他。要。求。你。做。妻。子。將。來。衣。食。無。憂。所。以。我。已。答。應。了。他。諒。你。諸。事。都。聽。我。話。的。此。事。必。要。贊。成。麗。貞。聽。了。心。中。十。分。着。急。暗。想。那。廝。一。副。俗。骨。我。見。了。便。不。喜。歡。如。何。同。他。做。夫。婦。況。且。我。已。有。志。芳。在。我。心。中。怎。能。拋。棄。他。然。而。不。敢。明。言。拒。絕。只。得。答。道。姨。母。可。容。我。再。待。幾。年。麼。他。姨。母。聽。了。變。色。道。俗。語。說。得。好。女。大。須。嫁。這。件。事。體。罷。不。脫。的。現。在。智。識。早。開。一。般。少。年。女。子。那。一。個。不。想。早。早。嫁。人。你。却。偏。要。故。意。遲。遲。莫。不。是。你。要。自。由。選。擇。麼。咳。我。已。見。過。不。少。年。輕。女。兒。借。着。自。由。選。擇。的。美。名。做。出。不。少。寡。廉。鮮。恥。的。事。來。我。狠。不。贊。成。此。事。本。來。由。我。作。主。必。遇。我。告。訴。聲。你。罷。了。麗。貞。此。時。只。好。把。眼。淚。咽。在。肚。裏。忍。氣。無。言。講。到。葆。仁。家。中。

只有一個老母諸事由他自己作主，便托他姨母買了一隻手表，作爲定情禮物。一面却已選好陰曆八月初旬，要把麗貞娶過去。所以這兩天麗貞聽着這個惡消息，心中又是着急，又是怨恨，說不出的難過。背地裏不知飲泣了幾番，癡癡弱女，一時好像處身荊天棘地之中。所以看了那伉儷福小說，反而自悲命薄，說是和寒蟬無異了。

麗貞忽然臥病，婉香約了幾個女友，都來探望。見麗貞首如飛蓬，形容憔悴，一個女友笑道：「聽說麗貞姊姊快要做新娘了，如何現在先做病人？我看你瘦腰纖身楚楚，可憐將來那個密斯脫孫，決然非常顧惜，十分恩愛。麗貞聽了，不山落下幾點淚來。衆人都是納罕，惟有婉香知道他的心事，只是不好說出來，也只得隨着衆人安慰幾句。趁衆人不留心時，將一樣物件塞在麗貞手裏。麗貞嘆道：「多謝諸位姊姊到此探望，但我却並不望我生的病會好了。因爲我是一個可憐的人，沒有奮鬥的能力，像那薄命的楊絮，飄來飄去，一任那東風作主。從此希望盡失，虛度此生，了故而倒不如一病不起，萬事皆休。衆人聽了他話，也是不歡大半也。曉得他姨母的專制此番婚事，決然不是他自己情願的，便胡亂談了幾句校中事情，囑他身體保重，告辭去了。麗貞等到衆人去後，便將婉香所遞的物件一看，乃是一封書信，是他哥子寄來的，不由芳心跳躍，拆開細看，內中寫道：

我爲什麼要嫁

我爲什麼要嫁

六

麗貞學姊羅鑿前接芳函。望薇維誦。關關賦名之才。嫋嫋簪花之格。以吾姊之柔情綽態。而有此逸思靡華。能不令人拜倒耶。并蒙惠贈玉照一張。畫裏眞眞呼之欲出。當藏之胸頭。朝夕作羹牆之對也。且自別芳顏。時築夢魂詠古人「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之句。輒俛望江南。不勝參商之感。今得小影。稍解紅豆渴念矣。弟今夏與諸學友組織少年社會服務團。諸事蝟集。無暇返里。尙幸來年當能卒業。屆時可有聚首之望。但有一事不辭唐突。而欲求之于吾姊者。今春在舍間一席話。吾姊其亦憐弟之誠而允之乎。弟本無才。無德。明知妄冀。非分當遭擯斥。然愛姊之心。出自肺腑。皎如天日。不敢稍有虛飾也。吾姊慧人。必能明以告我。而有以相慰也。際此薰風烈日。沈瓜浮李之時。吾姊如何遣此長日。暇覽小說。否弟前寄上伉儷福說部一冊。吾姊想已閱畢。須知弟即第二蓉哥也。姊許之乎。酷暑可畏。尙望善自珍攝。爲幸。信到即乞賜覆。毋令人望穿秋水也。弟志芳謹上。

麗貞將信看了。又看讀了。又讀。不由香肩聳動。嚶嚶啜泣。低低說道。志芳哥。啊。你這一番深情。我薄命人。是無福消受。只好辜負你了。并且現在叫我如何答你。倘然曉得。我已經配了人家。婚期在即。不知你心中痛苦到什麼地位呢。唉。可憐。可憐。這八月初旬。好像我宣告死刑的日子。誰給我受這終身的苦楚呢。想到這裏。哭聲漸高。那時他姨母在外房聽見了。便進來問道。麗貞。你哭什麼。麗貞連忙把信塞在枕邊。道。我怕我的病不

會好了他姨母笑道你不要急。昨天衛醫生不是說不要緊的麼。請你不要憂愁。消瘦了面龐。做新娘時難看的。說罷回身出去。惟有麗貞還是微微嘆道。天啊。我爲什麼要嫁呢。

啼鵲錄之附告

啼鵲錄本擬去冬出版。後以種種遲誤。遂延至今夏。故封面畫亦爲冬景也。所幸非月刊耳。

本書深蒙海內同文不棄。惠賜題詞甚多。然有數詩以所題語氣不合。故不刊登。冒昧之咎。尙祈勿責。

印刷方面。不惜成本。力求精良。然內容則有數篇殊無價值者。深用慚愧。閱者諸君如有批評。不勝歡迎。請寄蘇州柳巷三十五號。

啼鴉隨筆

慕蘭（姑隱其姓）者。品學俱優之女學生也。高小卒業時。慕上海某女校聲譽。擬往讀。其家長以滬有戚在。故許之。慕蘭初之。滬尚用功如昔。後有同學邀之出遊。漸涉足遊戲場中。既而識一男子。李其姓。某洋行之翻譯也。但慕蘭已字人。至是兩稟家長。要求取銷。父母愠怒不許。促其返里。慕蘭從李生言。竟置之不理。私與生賃居他處。校長知之。革其名。慕蘭不以爲意。實行其戀愛自由。不知李生家中故有妻。聞悉其事。來滬吵鬧。迫生脫離。生有季常癖。且久已生厭。卒諾之。時慕蘭已結珠胎。更有何顏歸見家長。痛罵生之薄倖。悔恨交并。吞阿芙蓉而死。噫。社會萬惡。吾誠爲慕蘭惜也。余友姚君言其事甚詳。



中秋之夜
休學曾題

一片淺綠的芳草地周圍栽着許多花木曲徑通幽微風送香此時正是中秋節的夜裏一輪明月好似鼓着圓滿的笑臉照到那草地上來連那亭臺池沼都像浸在水裏一般還有那草間的秋虫一聲聲的幽咽頓時變成個寂寞世界在得意的人見了或者還稱讚他是個良辰美景若然給那傷心人領略些時反而新愁舊恨一齊勾起淒涼往事無限悲感了那時涼亭後面忽然轉出一個人影來漸漸走到草地上月光狠是清楚照見那人是個少年舉止文雅軀幹瘦小但是他的丰姿却狠清癯兩頰內陷毫無笑容面上好似罩着一重嚴霜代表他心裏失意悲傷的樣子他仰着頭負着手看那潔白的月亮只是癡然無語隔了些時嘆一口氣說道彩雲易散人事無常這正是不能逃脫的事情什麼花好月圓天長地久這都是世人痴想的話便是我和我的意中人當初耳鬢廝磨朝夕相隨差不多一天不見面便覺相思得什麼似的在他的心裏滿懷着純

潔的愛情灌向我的身上一顰一笑都是天真爛漫合我一百個心悅誠服還記得去年今夕也不是中秋良宵麼那月兒也不是這般發出他的銀光照到大地麼這座園亭的夜景也不是和前沒有兩樣麼我同他兩人並肩坐在這小亭裏互剖胸臆細談衷腸他說道哥哥啊我本來也沒曉得什麼是叫愛情讀了許多愛情小說也不明白何以書中的主人翁都是深戀密愛情絲萬道有的居然得着美滿的成效有的都是情魔難殺陷入死境吾見了非常代他們悲傷後來遇見哥哥心裏起了一種愛慕的感情也不曉得是爲什麼只覺人類裏頭可愛的惟有哥哥吾但願上帝愛心使吾們將來排除一切障礙享那美滿的幸福便是了那時吾聽了他話好像我心裏要說的感激萬分眼眶中不覺滴下淚來跪在他的身前握住他的柔荑親親熱熱在他手上吻了一下說道我也如此想我狠謝你於是我們又談了一番學校中的事情他也望我畢業之後可以求學海外他又說道吾時常在報章上讀你的著作非常佩服但是雕虫小技壯夫不爲這等悼紅愁綠弄月吟風的文字無聊的人借此消遣未爲不可像我哥哥年少志高前程萬里正須求些有實用的學問方纔可以富國利民他的說話很是肫摯我十分佩服使答應了他攜着手同在這草地上散步賞月享那塵世的清福真是不可多得那裏曉得現在人去樓空曇花泡影我又從何處再能見他面呢少年嘆到這裏把足頓了兩頓撲地倒向地上只是低低的哀哭他向着天空的明月說道月啊月啊你的月光決能照到我的意

中人處他的淚眼此時也必然對着你。你都知道在心裏。你可能將我們苦思傳達。二麼他說完了。乾着眼淚。看着月兒。好似靜候他的回答。那時草際的秋虫。掩掩抑抑的叫得。更是悲慘。

他的腦海這時把前塵影事一件一件的好似在那裏映演。影片使他想起他起初遇見意中人的時候。這一天正是放春假。澹紫嫣紅。鶯歌蝶舞。明媚的春光。觸動了他的遊興。他便約兩個同學去遊山。不料到時他兩個同學都有事不來。他好不掃興。氣憤憤的偏自一個人攜着手杖出去。到得山上一處一處的探訪古蹟。領略勝景。直遊到一抹斜陽。明滅山林的時候。他探了些花枝。尋路下山。走到山腰裏。忽見旁邊樹林內。急忙忙的跑出一個妙年女郎來。提着裙子。神色倉惶。他見了十分希奇。正要前問。林子裏隨後躡出一隻瘋狗來。目光睽睽。其勢洶洶。撲向女郎身上。女郎一面避讓。一面呼救。此時他義俠之心。勃然而動。丟了花枝。掄起手杖。奔過去。就把那狗痛打那狗。兀自不肯退。讓東躡西跳的向他狂噬。幸虧他在學校中學過拳術。便將手杖一陣亂舞。把手杖也打斷了。那瘋狗吃了幾記辣手。知道那人是不好惹的。也退去了。此時他回過身來。氣喘吁吁。見女郎立在後面。還不會走。他便堆着笑臉。柔聲問道。女士吃驚麼。女郎也走上來。向他道謝道。這瘋狗果然利害。我被他追得急了。若沒有足下拔刀相助。此時不堪設想了。足下真是俠丈夫的一流。令人感謝無已。他被這女郎一讚。不由心花怒放。便同他席地坐談。方知道女郎便是他的芳隣。他和家人來此掃墓。一時

中秋之夜

四

高興。深入林中險些兒遭着大禍。這時他家中人也趕來了。女郎又向他謝了幾句告別去了。他很高興回到家中。自此以後他和女郎結識了朋友。他的母親也很感謝他的救助。女郎很是聰敏學問也高強常和他切磋學術十分投已。彼此情根日深結了未婚的夫妻。不料後來女郎舉家北徙。因為他的父親在京有了要職了。他們兩地睽隔終日繫念。雖有書信往來。然而那裏抵得過促膝而談呢。後來他接到他意中人一封悲慘的書。乃是他父親已將他許配別人了。他自此悲傷過度萬念都灰。此時他對着明月細思這過去的事。經歷在日越想越悲傷。一顆心早已碎久了。他想我難道與他無緣麼。然而遊山遇險漸縮知交也可算得奇緣了。那老天既然使我們成功在先。頭怎麼後來給我們這一齣悲劇呢。唉。可恨。可恨。他想到無可奈何時。眼淚又來了。可嘆人家在那時都是開心作樂。步月的步月飲酒的飲酒閑談的閑談聽戲的聽戲。那裏會想到這小園中有一個情場失意的少年方在儘情痛哭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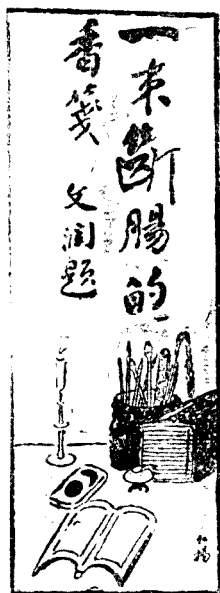
他於是又起了幻想。他想倘然他意中人不到北京去。或者他的父親不把他配給人家。那麼我們或可以達到目的。此時形影厮守唱酬和琴。享那畫眉的幸福。豈不好麼。噯。莫不是我在夢中麼。我的意中人可是仍在北京不曾被他人強佔去麼。這封信莫不是子虛烏有麼。到底是夢不是夢。現在我是在夢中麼。我且願是夢。便好。然而今天是中秋夜。我從醫生處回到此地。這皎潔的月光照在我頭上。淒切的虫聲送到我耳裏。蕭爽

的金風吹到我身上。岑寂的園景，呈在我眼前。那裏是幻夢呢？唉！我同他是今生無望了！他便取出他意中人的小影。月光下見他眼波眉黛櫻唇，杳然沒一處不是可人意的。盈盈含笑的向着他，他看呆了。和這小影接了一個吻。低低說道：我愛我和你的愛情，不是濃厚到極點麼？爲什麼半路上你拋了？吾到北京去，弄出這終身之禍呢？我曉得你是處身專制式的家庭，沒有自由的能力一些，也不來怪你。我想你此時也決然悲痛得什麼似的。玉容也消瘦了，好半。但是我愛你，雖然受着這極大的打擊，你却不可爲着我毀傷玉體。使我的罪加多。我望你所配的是不致使你失望的人。將來仍可以快樂度日。那時我雖死了，在地下也是快活的。我愛啊！我的話你聽見了麼？爲何只是對我笑呢？我此時想念你的心差不多。在寒暑表沸點以上。若是不見你時，我的周身血管要一齊爆裂了。我想爆裂了也好，強如活着受無限的痛苦。我還有一句話告你：我自接到你封信後，便一直吐血。醫生說我已犯癆病，難望痊癒。我想我也不久人世了。別的不打緊，只恨不能見你一面。把吾這顆心，獻給你。看博你的眼淚，然而我也不忍見你哭泣。你若哭泣，我更悲痛了。我望我死後化做蝴蝶，或是飛鳥，飛到你的所在，便好他喃喃自語說個不停。此時那明月忽然也給浮雲遮掩了。大地頓變黑暗。一陣蕭颯的風吹得樹葉簌簌飄落。

一會兒浮雲推過月光，又出來了。他嘆道：今宵的月豈不是圓滿麼？然而到了明天，他也漸漸減缺了。人世間

事也是如此。老天的心何等嚴酷。那裏能使有情人。都成眷屬呢。我既失敗於情。看到一切萬物。盡能使我失望。什麼聲色。啊。詩酒。啊。都是引愁牽恨的媒介。不如一死倒也乾淨。繼而自思。我是一個青年國家。需賴正多。怎麼不做一事。便自殺麼。然而國中一切強盜軍閥。買賣官僚。一天不鏟除。我國休想有挽救的盼望。現今弄得兵禍徧地。災荒滿目。想那些執政的。沒有一個不爭奪不休。中華民國不亡他們也不肯歇手。我這般將要病死的身軀。留在世上更有何用。他想到這裏。把照片藏在懷中。一步一步的走出園門。走向荒僻的地方。去不多一刻。前面有一條小溪。水聲淙淙。被風吹動。生了許多綉紋的小浪花。月光映徹溪底。很是澄清。他走到溪邊。嘆道。我的結局便在眼前了。我愛。你可知道麼。願你將來幸福無量。說罷。撩起衣裳。俯身一跳。只聽撲通一聲。他已到了河心了。那皎皎明月。仍是展着他的笑臉。照到溪中。還有溪邊的秋虫。也是唧唧悲鳴。比較那園中的虫聲。更覺淒慘。溪中的水聲。仍是淙淙的流着。唉！可憐！中秋之夜！





我有一個朋友，他在上海做事。前天寄了一捲東西來，是從郵局掛號的，拆開的看，原來是一束墨跡琳琅的信箋。箋上是小字，有用鋼筆寫的，有用毛筆寫的，很是娟秀清麗，一望而知是女子手筆。內中夾着一封信，是朋友寫給我的。大略說：「一天我自蘇至滬，最後下車，在車上見有一束字紙，拿來拆開一看，方知道是人家的情書。我想大概是坐在我對面的少年遺下的。我看他垂頭喪氣，神經錯亂，心中終有重大的憂愁，不然那裏會丟下這種貴重物件。」我曉得那些書信對於少年是貴重的——我便代他收藏下來。知道你正在搜羅哀情資料，故特地寄上。」我忙把許多書函，一封一封的展讀，不禁心中起了許多客觀的悲感。於是選了十分之三，略為修飾一過，把來刊在啼鵲錄中，做個紀念。不知道那兩個主人翁見了，要怪我多事嗎。

(一)

口口哥哥：

昨天我同你在公園中分手後，到得家中，捱至夜深人靜的時候，我也不顧羞慚，將我心事一齊奉告我的母親。他起初聽了，狠是不贊成，後來稍為醒悟，他說一個人不能作主，還要看我父親心中如何。唉！哥哥，你曉得我的父親是何等嚴厲，何等守舊，此事斷然不能有圓滿的希望了；因為我不該應說我的父親虛榮心太大，他那裏願給他兒女將來的幸福呢？他終是愛我，而我反不敢受他這般狹義的愛。現在我已抱定主見，我寧死不能舍己從人。哥哥愛我的，想也曉得我的苦心。

校中後天有音樂跳舞會，那天我仍要到校，你的信仍可寄到校中，奉上兩張入座券，你如有興，可來參觀。但是我們重要事情還未解決，所以我心中狠是不樂，然而你也不要憂慮，等幾天我再寫信給你，祝你身體康健！精神愉快！

(二)

妹，口口上言九十三。

今天的明月很好，照到洋臺上來。晚飯後，我立在寢室門前，看着明月，心中便想起了你，還想着古人有句話道：『花好月圓。』我想這話不過說說罷了，那裏有四季常好的花？那裏有每天圓滿的月？世界上事體，不如意事倒佔其八九，真可痛恨。現在我的父親還沒有歸家，此事只好暫擱，但不知道父親方面可在進行，我心中很是憂急，可憐去告訴誰人呢？吾親愛可告的，便是哥哥了。

前天音樂會不見你來，我的信可收到嗎？爲何這幾天不見哥哥的回音呢？你身體好嗎？我記念得狠；每逢郵差到來，我心中便是一動，以爲終有哥哥的信來了，誰知道多是別人的。我心中好不難過，恨不得生了雙翼，飛到你的所在來看看你。往常哥哥終是立有回信的，怎麼此番雁沉魚杳，眼睛望穿了，也沒有呢？我想哥哥決然有事阻擋，不知道料想得對嗎？請你快快寫信前來，免得我朝夕盼望，寢食難安。你的絨線衫，我已做好。下星期日我可以出校，請你約個時候可以當面給我。我托你買的：ENGLISH LETTER WRITTING. . . 和『雪鴻淚史』『俠風奇緣』等，已辦到嗎？校中近在月考，我英文一課，考了八十五分，微倖列入上等。明天還要考形學呢。但是我狠沒有心路，覺得讀書也沒有十分趣味，一個人有了學問，反要多愁多恨，生出不知足的心來，還不如無知無識的人，反而糊裏糊塗，過他快樂的光陰好了，其餘下次再告罷。望你速即來信！

你心愛的□□白十九十九

(三)

我親愛的哥哥

我的笨筆，形容不出我心中的快活，因為今天接到你的來信，和許多物件了，蒙你又送給我許多名貴的畫稿，非常感謝。但是我讀完了信，曉得你前幾天生病，生得狠是厲害，十分懸念你說現在好了，可是真的嗎？我親愛的□□！我也曉得你的病根，我真恨自己沒有能力來說兩句安慰你的話，然而我敢說我心裏的愛情，完全獻給哥哥了。

此星期日我准到□□處和你見面，吐洩我心中的痛苦，請你帶了照相機器來，我要和你拍一張照，表明我們誓相親愛的意，我曉得你也贊成的。

你的來信末一段何其說得沉痛！我背人讀了又讀，不禁哭將起來，我的罪孽很大，使吾哥哥受了許多痛苦，但我誓死要達到此目的，「不自由毋寧死」我對我的父母，只有這六個字！

同學石行權女士和我是好友，你也見過一面的，前星期六他同密斯脫魏，自由訂了婚約，他們的父母，都是開通，所以允許他們的子女，你想他倆豈不是有幸福嗎？我在旁看了，狠豔羨他們的自由，不曉得

我們兩人能夠打破我們的環境，如我心中的願嗎？

口口手上十九二十三

(四)

口口我哥：

我寫這封信時，淚也乾了，腸也斷了。我很不情愿將這失敗的恨史來告訴你；但我不能隱瞞。哥哥見了我信，必然有失望加在你身上，痛苦臨到你心中。雖然，萬望哥哥不可爲我憂急，以致生起病來。我所望的在本月初四日和你再見一面。

現在我要告訴你，昨天星期六回家，見父親返里了，問了我幾句校中的事情，他說：現在本埠婦女解放，自由戀愛的說頭，狠是風行一時，然而他狠不贊成，以爲是邪說詭辭，誘人墮落，要我交友謹慎，守他舊訓，我聽了心中一跳，又見家中人都來恭賀我，說我已配了一頭好親了。此時我好如頂上澆了一桶冷水，連我母親，他笑着安慰說，這是你父親作的主，聽說那人家世品貌都好，你也將就些罷，不要做出越軌不端的舉動來引人訾笑，又說了許多安慰的話，我想我的希望完了，奔到我房裏，一個人哭泣了一番，想我們在過渡時代的人，真有許多痛苦，假如天早生我十年，我也木已成舟，無可奈何了；又若遲生我十年，父母

●我哥：

我寫這封信時，淚也乾了，腸也斷了，我狠不情願把這失敗的恨史來告訴你，但我不能隱瞞，哥哥見了我信，必然有失望加在你身上，痛苦臨到你心中，雖然萬望哥哥不要為我憂愁，以致生起病來，我所望的，在本月初四日和你再見一面。

(一) 斷腸的香箋真跡

現在我要告訴你，昨天星期六回家見父親，這事，問了我幾句校中的事情，他說現在本埠婦女解放，自由戀愛，我說頭，他是風行一時，然而他眼不賢，以為是邪說，諛詞，語人墮落，要我交交謹慎，守他舊訓，我听了，心中一跳，又見家中人，都來恭賀我，說我已配了一頭好親了，此時我好如頂上流了一桶冷水，連忙問我母親，她笑着安慰說：這是你父親作的主，聽說那人家世品貌都好，你也將就些罷，不要做出越軌的舉動來，引人苦笑，又說了許多安慰的話，我想我的希望完了，令我感嘆，一付人哭泣了一番，想我們在過渡時代，

自然明白兒女的心理，也沒有壓制的道理了。唉！哥哥，我難道罷了嗎？我寧作不孝的女兒，不願盲從這社會的惡習！

我的母親又到我房裏，捧了我些貴重首飾，放在我箱子裏，我真恨一個女子出嫁的目的，在金錢嗎？珠寶嗎？這些死物，那能買人的愛情呢？他見我睡在床上，知道我不快活，又將一件東西塞在我的枕下，後來我拿出來一看，原來是一張那人的照片，我把來撕做兩半，拋在抽斗裏，深夜自思，本欲尋個自盡，後來一想，我若死了，你將如何！是我對不起你了，故此忍着痛苦，待到見面之後，再作道理，我現在只望你快快前來，同想挽救的方法了！

你的口口和淚上言十一

以上四信是記者選出，因為意思好像連貫些，諸君看了，也能明白他們兩人的苦衷，照末一封信看來，那位口口女士語氣

是非常堅決。想此後的結果，總無和平的希望。一入情場，不能擺脫，真是可憐虫呢！

記者附識。十一。二十七。

啼鵲小小說

▲失戀的人

幾年前頭。王鳳珍的母親要想把他配給本地一個小學教員。但是他很嫌比那人的容貌不漂亮。人品太老實。所以堅決的拒絕。

後來聽說鳳珍和一個少年自由結婚了。

皎潔的月光照到一間小樓中。却見一個少婦首如飛蓬。伏在桌上啜泣。只聽他嗚咽着說道。我恨這個冤家騙得我如此田地。現在把我拋棄了。去討什麼媚門中人的做妾。我的身體給你污了。我的名譽給你壞了。我的幸福被你斷送了。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好不恨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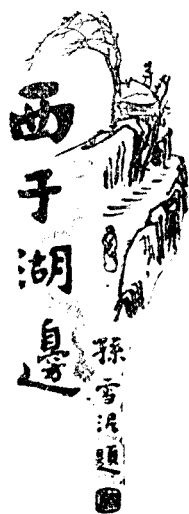
你道那少婦是誰。原來就是王鳳珍。但他現在是個失戀的人了。

請看！

明道叢刊

吳縣顧明道先生善爲小說家言每乘課餘之時類揮生花之筆其著作散見報章雜誌者甚多本局茲集其說部菁華彙爲叢刊一書分說叢談叢二門說叢有小說二十八篇無不情節奇妙宗旨純正哀情言情偵探武俠歷史社會滑稽警世等類各種悉備談叢中有技擊談四十餘篇所記虬髯黃衫之流鳴劍弄丸之徒鋤強扶弱蹈火赴湯皆虎虎有生氣足以提倡尙武之風篇首有諸名流題詠全書可十六萬言誠洋洋乎大觀也愛讀先生之文者盍速來購書已出版定價大洋七角照碼七折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謹啓



西湖的勝景久已名聞全國。什麼南屏晚鐘。雷峯夕照。柳浪聞鶯。喇叭花港。觀漁。喇叭。真是說不盡的。許多山色。湖光。花明。柳暗。便是不曾遊過的人。一說起西湖兩字。已好像有一幅絕妙山水圖畫。在他底腦海裏。面所以蘇髯有詩說：「卻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把西湖去比美人。自然是千秋佳話。然而二小香塚。秋籬。孤墳。西冷橋畔。未免做那文人學士。憑弔留連。所在美人。從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那裏。及得西湖佳景。歷久不變呢。閑話少表。却說我前年因為身體時常不適。醫生勸我到西湖去住幾個月。疏散疏散。我本不會到過西湖。也要借此去遊玩一番。不負此生。卻巧有一個朋友。他住在杭垣西冷橋畔。他是個富家子弟。他和他的夫人。同住在別墅內。常年飽看那湖中的景色。享受清福。我便寄給他一封信。將我的意思告知他。不多幾時。他寫回信到來。勸我馬上動身。非常歡迎。并言已打掃客房。下榻以待。那時我十分高興。收拾行篋。便辭了家人。坐車赴杭。他們夫婦二人。早在車站等候。見面時寒暄幾句。一同到他們別墅裏。自此以後。我時

常請他們引導。來那名勝之處。儘情遊玩。覺得山水秀奇。花木明瑟。說不盡的許多清麗。風雨晦明。氣象萬千。無怪昔人以爲西湖風景。四時咸宜了。有一天夜裏。他們僱赴人家去宴會。我一個人。在別墅中間着沒事。做。驚見那多情的明月。映到庭院中。花影斑駁。珊珊可愛。暗想。這般月色。我一人。何不去湖邊散步。領略夜景。強如坐。在這室裏。無可消遣。便叮囑僕人。謹守門戶。緩步。出得門來。走得十數步。明月懸天。人影在地。輕風拂樹。瑟瑟作響。那湖中的水波。浸著明月。只覺得流光泛灑。潑潑非常。遠遠地。又見那衆山環繞。好像千百個美人。臨鏡梳頭。還有一二處漁火。掩映湖旁。真覺別有一種幽趣。信步走去。見前面一帶柳樹中。有些燈光閃出。又走了十多步。耳中忽聽得一陣靡曼的琴聲。悠揚動聽。月夜聞琴。自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觸。又聽那琴聲中。似乎又夾着些歌聲。我一時好奇。尋聲而往。漸漸走到柳樹所在。外見有數間精美的洋房。臨湖而居。那燈光。琴聲。都是從那裏發出來的。我走到竹籬邊。不能前進。便在此處偷看進去。十分切近。見一間華美的書室。裏面。電燈。開得。很是明亮。幸喜外面是一排玻璃長窗。沒有窗紗。遮着。所以室中的景象。看得清清楚楚。一切擺設。盡仿西式。我也一時來不及細看。但見臨窗有一座鋼琴。一個妙齡的女郎。正在捺着。那女郎。穿着一色淺碧的法國式衣裙。露出那雪白嬌嫩胸前。插着金色的徽章。頭上戴着一頂帕拿馬帽。丰姿清秀。態度婀娜。頰上隱着兩個笑渦。更覺斌媚可愛。他的纖手撫琴時。敏捷異常。那琴聲忽高忽低。忽疾忽徐。真是好聽。他唱

前是『蝶戀花』曲是英國詩人羅倫所作的。我想這位女郎決然深通西文而又嗜好音樂者。便細聽他的歌聲。到末尾時忽見那室裏又來了一個西裝少年長身玉立氣宇俊爽笑呼着女郎。那時女郎回頭見了少年也立起身來走到他身邊兩人互相抱住行了一個甜蜜的接吻禮只見他們兩人並肩坐在沙發上。囁囁情話好不親蜜我雖壁上旁觀也不覺生了一種羨慕之心暗想這一對有情眷屬不知是什麼人物看他們你憐我愛情投意合真是幸福不淺比較那些形式上夫婦大有天淵之隔了我真想着忽聽籬邊犬吠之聲那室內兩人也聞聲起立我想我一人在此偷看雖然沒有壞意然而瓜田李下總要避些嫌疑此時犬聲愈近我便踉蹌奔回到得聲中那娟娟明月還放瀉他的銀光照到我的房裏友人夫婦仍未歸來我便先自安睡去了。

到得明朝我想起昨夜看見的事情便告訴我的友人聽他可曉得那裏住的是什麼人友人笑道原來你昨夜步月步到這人家去了他家的小洋狗很是利害你倒不會被咬麼運氣運氣我想那籬邊吠聲必然是了。幸喜走得快還算便宜友人道你見的那個少年姓管名日新不知道在那一大學畢業的現在此地某中學內充教務長他狠喜歡研究美術學這裏杭州的新法畫家算他第一他畫的一張蘇堤春曉圖放在美術展覽會中人人稱讚被西人出四百兩銀子買去你見的女郎便是他的夫人周國權女士也是女界中的傑

出人物聽說曾在美國美術專門學校裏畢業過的也在本地美術學校裏做音樂主任他們兩人是自由結婚的夫婦兩人成了一個新家庭來住在西子湖邊那天然的風景便做了他們美術的資料此地學界中都曉得這兩位維新人物的名聲的便是日新我也遇見過兩次他的言論很是動聽你要去見見他們麼我搖手道這倒不必我不過問罷了友人又道他的夫人口才也着實來得常到各處去演說他辦的婦女演講團聲譽很高在外交際也落落大方毫無羞縮日新常常有宴會夫婦兩人一齊出陪佳賓滿坐酒酣興至時那位國權女士常要撫着鋼琴奏一曲西洋有名的歌曲真是一位交際名花我記得有一次我同內子泛舟到小萬柳堂去在湖中遇見他們夫婦操着小舟在裏湖遊玩他夫人弄着梵亞鈴日新唱着歌很是活潑有趣可惜我們兩人都是廢物只好望洋興嘆自愧不如了友人說到此間他夫人在旁邊拍着他肩笑道你現在可懊悔麼你倒不會早些也去自由選擇一個可惜像那位自由名花也未必看得中你友人笑道我得了你已是滿足那裏敢學癩蝦蟆想吃天鵝肉說到這裏大家都笑了我聽了他一番話又想那昨夜所見的景象也就曉得這個美滿家庭令人生美自思我生平常見那花殘月缺慘綠愁紅的恨事却不料也有此享盡艷福的多情伉儷可算得西子湖邊一段佳話了後來我在那裏住了一個多月身體也十分強壯便向友人夫婦握手謝別束裝返蘇和那秀麗清漪的西子湖別離也覺得有些戀戀不捨呢

光陰作孽忽忽的又過了二三年。我到杭州聚夏令會去。便道再遊西湖勝地重來。非常歡喜。此次我因爲同伴很多。便住在湖濱旅館。友人處也祇去拜訪了一次。從他家回來時。經過一處地方。我腦中好似起了一種感觸。四面一看。原來就是我幾年前頭步月聞琴到此處偷看那一對神仙眷屬的瑤居。但是竹籬也有些破壞了。那洋房門前。停着馬車。出出進進的人。狠是不少。我又近前一看。門上却掛着一塊漆亮的銅牌。上寫大律師許士英。嘆。難道他們喬遷到別處去麼。青青的楊柳依舊。翠浪翻空似的飄拂着。然而時移景遷。人面已非。那幾間洋房已換了新主人。却未免有些俗氣了。我想回轉去問問友人。恐怕人家說我好管閑事。只索罷休。過了幾天。會已聚畢。我便同一個知己。乘着小艇。蕩槳到杏花村去。小酌正在興高時候。忽聽外面起了一陣喧笑之聲。有人嚷道。瘋子來了。瘋子來了。只見有一個少年。踉踉跄跄的走進來。後面跟了不少看客。那少年穿的一身破舊西裝。兩膝蓋上已有兩個破洞。一條硬領滿漬着污穢。一個胸結却也不成樣子。蓬着頭髮。睜圓了一對眼睛。只是骨碌碌的對人看。面上發出一種慘笑。見了衆人。便道。衆位同胞。可是來助我去尋他麼。那時我細細一看不覺心中大吃一驚。這個瘋子豈不是我月下窺見的多情少年。管日新麼。怎地發了瘋。了他的夫人。又到那裏去了。我正在呆想。只聽他唱道：「此地豈不是個杏花村。衆家弟兄。要把那美酒飲三罇。可憐我一個。人悽悽楚楚。真沒趣。上天下地。要尋我心上人兒的魂。」唱完了。忽然喊道。來啊。來啊。你們

認得臨印道士麼。誰人救得他轉。我肯出一萬元的代價。快些答應罷。我先出賞錢。說罷。從身邊摸出幾個銅元。嘩哪一聲。拋向人叢中去。那些看客都是鬨然大笑。有的說道。什麼臨印道士。城裏火神廟裏的王道士聽說。倒會畫靈符呢。我和友人聽了。暗暗發笑。只見他又大喊一聲。道。你們走開。我要去尋臨印道士。取那返魂香了。拔步便往外走。衆人又跟着他去了。於是酒肆中有人就講起瘋子歷史來了。我方纔知道這位國權女士。在前年生。育時。故世。月缺難圓。美人不壽。這也狠可悲傷的事情。所以日新朝夕痛哭。萬事灰心。悼亡詩也做了百餘首。後來悲思過度。神經便一天一天的錯亂。歌哭無常。逢人便說要尋他妻子去。可憐竟成了瘋子了。那時我十分感慨。便將他們軼史告訴了我的朋友。他也跌足嘆惜。我又向人探問。現在日新住于何處。他妻子的墳墓又在何處。旁人知道的說。日新已不做教員了。他住的一所洋房。本是自己的。後因下葬費用。浩大。已賣給本城的許律師。作爲辦事處。日新便住在湧金門外一間小屋內。他妻子的墳墓也在那塊他的家長都在北京。要把他帶回去。他因爲伴他妻子的墳墓。故此誓死不去。家中人也沒法想。只好命一個僕人看他。我聽了。便對朋友說道。現在時光還早。我們何不到那邊去一訪美人香塚呢。友人笑道。不過添些憑弔資料罷了。要去便去。我們遂還了酒鈔。一路走向湧金門。來問了幾個信方。到了目的地。見那墳墓恰巧面對着西湖。兩傍種着許多花木。景色清幽。中間有一條石砌的墓道。墳的前面立着一塊十字式的墓碑。上刻

周國權女士之墓旁邊又立着幾塊小碑乃是各團體立作紀念的紫玉成煙黃土埋魂一抹的的夕陽從那疎枝稀葉間射到墓上來也覺得黯然可憐還有那樹上的蟬聲聒噪不住好似來伴芳魂寂寥的但是一到秋天也要寒蟬無聲了我們兩人正在深深感想忽聽後面有脚步声我那朋友眼快便說道那個瘋子來了。我忙和朋友隱入林中偷看他來做什麼只見他手裏捧着一束鮮花一步步的走到墳上四面看看痴笑了一聲把鮮花齊堆在碑前說道我愛我採了許多鮮花來了諒你必然歡喜你要戴些在頭上麼待我來代你插他便揀兩朵鮮艷的過去插在墳上又喊道我愛你怎麼不能同我出去遊玩談心呢我昨夜夢見同你駕了扁舟到孤山去彼時何等快活不曉得醒來却不見了你一個人冷清清的臥在此間有些胆小麼我記得我同你到此渡蜜月的時候一天你遇見一隻獒犬唬得躲在我懷中了可憐你現在却離開了我然而你不要怕要知道你心愛的常在你處伴守呢唉國權啊我天天幾次來此問你爲何你不肯出來見我答應我一聲呢我的心碎了腸斷了你的魂靈究竟在什麼地方我可有一天同你見面之時麼他說到這裏忽然躲着脚仰天嘆道天啊並非我來怪你你的心腸爲什麼這般殘忍把我的心愛人兒生生的奪去麼你苦苦的同我作對真是不該應要曉得他是我靈魂所寄托的人他已死了我的靈魂飄蕩無着了。你何不索性一齊收去去倒好讓我們仍是聚在一塊兒他怨恨到極點不由大哭起來對着墳墓道我愛你可曉得我的

痛苦麼說罷。暈倒在草地上。我同那位朋友看倒此時也滴去不少傷心之淚。不忍再看下去。便徐徐的回到湖邊。來見那湖中來來往往的畫舫不少。佳耦鴛侶都是手執扇蕩蘭槳。節畧暮景。怎曉得這裏有一個可憐蟲呢。吾又感想假使那位國權女士尚在人間說不定他們二人當此殘暑稍褪清風徐來之時也要坐着小舟來此湖中徘徊便是人家見了也要艷美他們呢。然而湖山無恙美人已亡只博得天下多情同聲一哭罷了。



看似無情 却有情

龐聖圖題



俞子瑾是個翩翩美少年。他同一個朋友坐在客室中談話。看他的神氣。似乎沒精打采的。只是一味敷衍。他朋友是一個戲迷。什麼劉鴻昇的斬黃袍。梅蘭芳的娥嫦奔月。咧楊小樓的長板坡。咧余叔岩的定軍山。咧一個一個的信口批評。與高彩烈。子瑾聽得厭煩了。他朋友還是同他說道。今夜天蟾舞臺是演新排的七擒孟獲。時慧寶起孔明。蓋叫天起孟獲。小翠花起楊夫人。常春恒起馬岱。劉漢臣起趙雲。角色整齊。真是好戲。你有興一同去看嗎？子瑾答道。多謝寵邀。恕我無暇。說罷立起來。伸個懶腰。說道。天已晚了。他朋友也只得起身道。老兄。可是有些事情麼？我要去了。子瑾笑道。不敢不敢。改日奉陪。遂送到門前。他朋友說了一聲GOOD BYE。出街去了。子瑾回到裏面。方纔喜洋洋的說道。好了。他去了。我被他擾去不少時光。現在不知道他可在。家麼？隨即忽忽的走到房中。換了一身西裝。將一件包裹好的東西塞在袋裏。又將博士式的頭髮畧刷整。

齊在着衣鏡前照了一照，便帶上禮帽，提着一根白銀包頭的司的克履聲，托托的到得外面，喊車夫阿順將包車推出弄口。這時天色已黑，馬路上電燈照耀，車馬擁擠，子璵坐上包車，命阿順推到崑山路去。不多一刻，到得一家門前，子璵喊住車子，跳下車來，將門上電鈴一按，便聽有人出來開門，乃是一個使女，見了子璵，笑迷迷的說道：「俞少爺來得不巧，我家小姐同老夫人都出去了。」俞少爺可有事體麼？子璵聽說，呆了一呆，便說道：「不要緊，沒有什麼事。」我明天來罷。那使女便閉門進去了。子璵一場掃興，自思現在到那裏去，不如到我的同學姚半笑處去。他是一個談諧家，和他談談，倒也解悶。想定主意，便再跨上車兒，命阿順推到寶山路去。阿順答應一聲，兩手握緊車槓，提起兩腿，如飛的向前奔跑。一轉瞬間，又到了姚半笑門前。姚半笑是個富家子弟，他是住的新式洋房，他也在本地教會大學中讀書，學問很為高深，容貌也清秀，和子璵比較起來，真個是一個兒半斤，一個兒八兩，閑話少說。且表子璵下車，走到門旁，恰巧有一個僕人抱着小孩，立在階上，便問道：「少爺在裏面麼？」那僕人點點頭，子璵吩咐車夫等着，他是來慣的，用不着有人通報，便一直闖到裏面，走到書室前面，靜悄悄的闖下無人，正要踏上階沿，只聽裏面有女子咳嗽的聲音，很是耳熟，他便凝住了腳，回到窗下，從百葉窗裏偷窺進去，電燈底下，將室內情景看得清楚，他見半笑坐在張軟椅上，對面還坐着一個女郎，終縣含笑，橫波動人，低着頭，正在弄衣襟，子璵萬巧不是他，拜訪不遇的意中人陳佩芬，還有那個子璵一

陣狐疑。暗想：難道佩芬也和半笑認識的麼？他們兩人在裏面做什麼事？我却先進去。要在此聽些秘密。手攔掩在窗側，冷眼偷瞧。只聽半笑低聲說道：「姊姊到底能發答應麼？」佩芬仍舊低頭不響。半笑又說道：「我想我同姊姊本來是中表至親，自幼也在一塊兒。青梅竹馬，嬉戲無忌。我還記得有一天在你家裏，我同你坐在一凳上，猜謎。你母親會對我笑着說道：『你愛姊姊麼？』我答道：『自然愛的。』你母親又道：『那麼我把他配給你，要麼？』此時你亦覺害羞，一溜烟的出去了。後來我背着人問你：『你亦點頭應允以後，我和你各自長大，到了學校，可是我愛你的心，自小到大，一直不曾改變。』去年我又在你家裏表明過，你也深表同情。怎麼隔了一年，你對我漸漸疎遠起來了？故此我發着急。在此最後的五分鐘內，要請你正式應承姊姊。你若哀憐我的，請你早此答應。』那時窗外的子瑾聽了，不禁倒抽一口冷氣，心中難過得很。暗想：倘然他今天答允了他，這便完了。我倒不曉得內中有此一段情節。佩芬這一年來和我的感情，也可算好了。我今晚到他家裏，也是爲着這個問題。只可惜被我的朋友講什麼戲劇擔誤了我許多黃金的光陰。到現在將要被人家捉足先得了子瑾一面思想，一面見佩芬聽了半笑的話，沉吟了一歇，忽然咬緊牙齒對半笑說道：「表弟，恕吾年輕的時兒，也作不得準。只是戀愛是絕對神聖的自由。」LOVE WITH FREEDOM 西哲所說的這句話，諒你也決不反對我也。並非是不愛你，可惜我有不能告訴你的苦衷，請你原諒。半笑聽了他話，不覺面色慘白，倒在椅中。子瑾心中

好不快活。暗道：好個佩芬，不愧我對她一番的愛情。殺了我，也不能進去見他們。面還是走罷。他縮出大門，坐上包車一路回家。冥想那事，止不住嘆道：可憐半笑，費盡心思到底還被我戰勝了。

却說佩芬女士，本和半笑雅有情，他的母親也很願把佩芬嫁給半笑。因為一來是舊戚變新親，二則半笑的爲人很好，家資也很富饒。不料後來佩芬在學生聯合會中，認識了俞子瑾。子瑾是半笑校中的代表，言論非采很露頭角。有一次他和佩芬因爲某某問題，在會中反覆辯論，個不休。散會以後，他們餘勇可賈，仍舊用函牘往來爭執。到後來會長出來調停，彼此遂認做畏友。漸漸兒來往親密，佩芬的芳心便生了愛情。以爲將來婚姻非此人莫屬。故同半笑稍覺疎離。這天他到半笑家中，不防半笑向他直接求婚。他也曉得半笑十分愛他，但他的胸中已被子瑾打好了堅壘，只好無情拒絕了他。回家後想想也覺得有些對不住半笑。早有使女告訴他，俞少爺曾來拜訪過的他，很可惜自己出去了，不曾見面。這夜他睡在牀上，很覺神經十分衝動，不能安眠。好不容易捱到下半夜，方纔入夢。到得明朝，睡夢中覺得有人喚他，睜眼一看，乃是他母親說道：怎的睡到此時還不會起來。大伯處也要早些前去。現在外面有俞子瑾來，看你你要見他麼。佩芬聽見子瑾前來，推開錦被，一骨碌起身下牀，笑道：要的要的，忙喚使女將面湯水來。他母親也回身出房。此時使女已將洗面水倒好，佩芬洗面漱口，忙了一番，又把頭髮畧刷一刷，披上一件家常布衣，跑下扶梯來。見子瑾在書房裏反剪

着手踱來，踱去，見佩芬前來，便道：「GOOD MORNING! 我等候你多時了。」佩芬笑道：「對不起，請坐罷。昨天你出來看過我麼？」我出外有失，迎迓子瑾，拿起茶杯喝了一口，道：「不要客氣。是昨天到那裏去的？」佩芬答道：「我到外婆家去的，便是我的表弟姚半笑也是你的同學。」子瑾假意道：「呀，足下和他是親戚麼？」我道：「不知佩芬有些不悅道：「愈先生，今天你倒很客氣。足下足下的不絕于口，這從那裏學來的？」子瑾也笑道：「請你不要見怪。我同你好久不見面了，自然應該客氣些。你今天要到校中去麼？」佩芬道：「不瞞你說，今天大伯五十壽辰，我母親一定要我同去。我已向校中請好假了。但是這些無謂的酬酢，我很不慣。我昨晚聽吾表弟說你們校中已放春假了，可不是麼？」子瑾道：「是的，所以我有暇來拜訪說罷。」從身邊摸出兩件東西，乃是一條珠練，粒粒都是晶光瑩潔，還有一隻小銀盒子，盒面嵌着寶石蓋的，反面有一方框，中插子瑾的半身小照，雙手送給佩芬道：「我們意同情合，前月妹妹應允吾的話，深深刻在我的心中。現在敬贈這些區區物件，倘然允許吾的便請收下了。」此時佩芬也有些含羞，伸手接將過來。子瑾見室外沒有人，過便抱住佩芬纖腰，和他接了一個吻。他們又說了些情話，他母親也出來了，和子瑾敷衍了幾句，便對佩芬說道：「幸虧愈先生不客氣，的你蓬着頭也出來見客，你要吃什麼點心？」少刻，好到大伯處去了。佩芬道：「牛奶送來麼？」他母親道：「送來了。」佩芬道：「那麼代我煮幾個雞子也好。」子瑾見佩芬亂頭粗服，愈形嫵媚，并且吐語雋爽，毫無飾僞，想起他回絕半笑的事，十分得

意此時見他們有事也不便多坐便約好佩芬後天到半瀝園遊玩告辭去了。

自此以後子瑤是非常快活然而覺得半笑形容憔悴時常缺課連笑話都不肯說了別人猜不出他的緣故。子瑤是暗中明白的有一天子瑤見半笑有一星期不曾到校他們兩人本來是要好的所以子瑤放學後便一直跑到姚家去一問僕人方知道半笑臥病在牀子瑤便由僕人引到房內見半笑仰臥牀上面無血色口裏不住的嘆氣一見子瑤進來勉強點點頭子瑤走到牀前和他握手說道半笑兄你有些不適麼校中人都很憶念現在可好些怎的假也不請半笑道多謝吾兄殷垂念我的病一時也不能好你且請坐子瑤便坐在他牀沿上半笑倚在枕上同他講話家人們早奉茶來子瑤又問道我近來見足下鬱鬱不樂修業也缺少精神好像有隱憂在心我勸你凡事也要拋開些前程遠大終要善自保護身體一個人雖然有了高深的學問優美的道德若沒有強固的體魄也是無裨實用我輩處世無論得失總要遠觀隨寓不要像那世俗兒女囹圄拘拘看個不透足下以為如何半笑聽了子瑤的話忙答道吾兄所論固是但我心中的痛苦實是逼我走入死路好在我同你是知己朋友老實來告訴你你能替我想些法兒麼子瑤聽說心中陡的一頓只聽半笑道我所戀戀不捨念在心的便是我的表姊陳佩芬他是某女校的代表想你在學生會中也見過而的他的學問很有可觀并且喜歡研究美術學他和我是自幼的同伴到大後也時常見面我同他的感情也

不算薄我愛他和未婚妻一般。那知道近來幾月我用誠懇的言語去求他，他只是唯唯否否，毫無有切實的回答。有一晚上他到我家來，我便在書室中和他談了好久。最後之回答他竟拒絕了我。你想我數年來朝夕苦思爲着誰來受了這般的打擊？我好如無枝可棲的小鳥，無乳可哺的嬰孩，活在世上生趣毫無了。說到這裏，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子璋起初見他好如情敵，今天見這情形又是可憐，暗想半笑本來是活潑少年，談諧百出，不料爲着一個女子便病到如此田地，情之禍人一至于此（天下男女聽了）半笑又說道：我這病雖不十分利害，然而相思入骨，癆病之原，我不得佩芬爲妻，情願不要活在世上，所以我現在要想請我姑母過來親自求他，現在我母親過去了，這一着倘然失敗，不消說得我是抱恨九原了。子璋兄你是我的知己，朋友可能代我想些妙法麼？子璋心中十分難過，不能告訴他，你所誓死力求的佩芬，便是我的意中人，也不覺長吁短嘆，說道：半笑兄，我望你最後成功，倘或萬一不諧，還望保重身體爲要。我如有能力總代你助成你，餓了好久，話請安睡一刻罷，我去了，便告別出來，到家中心裏很是不快，夜飯也不要吃，一個人坐在室裏，呆呆思想，道：半笑本是我的知己，好友在理，他有這事，我應該助他成功，但是我和他的目的都注在一個人身上，他得了，便沒有我，我得了，便沒有他，中間必有一個犧牲，現在他向佩芬的母親要求，吾想佩芬的母親必然應允，然而佩芬必仍戀着我，不能聽從，除非沒有了我，這件事方有解決，我只怪老天慣弄狡獪，如何

使。我。做。代。表。又。如。何。使。我。遇。見。他。又。如。何。使。我。們。兩。人。愛。情。結。合。起。來。到。後。來。弄。出。這。個。難。問。題。假。如。佩。芬。不。遇。見。我。這。時。他。們。兩。人。的。婚。姻。早。已。定。當。了。想。起。來。還。是。我。害。了。半。笑。現。在。要。救。半。笑。非。我。犧。牲。不。可。我。和。佩。芬。有。此。一。層。波。折。前。途。茫。茫。不。可。預。測。我。愛。佩。芬。的。何。忍。使。他。受。苦。呢。還。不。如。早。些。與。他。斷。絕。況。且。半。笑。容。貌。才。學。都。不。錯。他。的。家。私。又。較。我。富。厚。只。要。我。的。心。上。人。能。發。長。享。幸。福。我。雖。然。受。了。痛。苦。也。是。情。願。想。到。這。裏。見。有。僕。人。進。來。送。上。一。函。知。是。佩。芬。喚。使。女。送。來。的。忙。拆。開。一。看。上。寫。道。

瑾。哥。鑒。事。急。矣。可。奈。何。表。弟。半。笑。求。婚。不。遂。嘔。血。成。病。今。日。家。母。被。邀。前。往。妹。心。中。卽。忪。惶。不。安。蓋。半。笑。素。傾。心。於。妹。一。再。請。求。而。為。妹。所。拒。絕。者。也。家。母。本。有。以。妹。相。許。之。意。今。果。回。家。強。迫。然。妹。心。無。他。焉。能。由。人。作。主。明。日。午。後。妹。當。親。至。哥。家。共。商。對。付。良。法。望。為。稍。待。學。生。會。中。多。稱。哥。為。良。平。第。二。必。能。拯。妹。於。苦。風。駭。浪。中。也。萬。一。不。成。妹。惟。有。以。死。繼。之。耳。芬。白。

子。評。看。了。在。室。中。走。馬。般。繞。走。暗。暗。叫。苦。道。他。這。般。愛。我。倘。我。和。他。斷。絕。豈。不。要。傷。心。到。極。點。麼。但。是。我。祇。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便。是。從。今。以。後。和。他。斬。斷。情。絲。好。讓。他。們。兩。人。的。婚。姻。漸。漸。可。以。挽。轉。總。算。我。救。了。半。笑。一。命。第。二。條。便。是。明。天。同。佩。芬。見。面。後。誓。死。對。付。不。管。半。笑。的。生。死。也。不。顧。我。們。前。途。的。禍。福。利。害。然。而。想。來。想。去。總。沒。有。最。好。的。法。子。還。是。決。計。犧。牲。自。己。的。幸。福。不。要。弄。出。什。麼。事。來。打。定。主。意。提。起。筆。來。寫。那。回。信。道。

佩芬女士雅鑒。來函收到。蒙垂愛感。惟此事前途棘手。難有圓滿之解決。瑾知難而退。辜負深情。望勿見罪。前此瑾與女士之事。視之如幻夢可也。半笑係瑾至友。多情多才。爲女士計。自宜勉從高堂之命。早結百年之緣。惟女士好自爲之。耳。明日之約。自有他事。恕不能待矣。負心之罪。瑾不敢辭。惟祝君前途多福耳。瑾覆。

這封信去後。隔了幾天。忽見佩芬的使女。又送來一包物件。子瑾解開一看。乃是一束函札。都是自己寄他的。還有一張小照和一條珠練。一個銀盒子。也是前日送他的禮物。此外又有一封信。大畧說：「曩者誤認君爲有情人。及今而知殆非也。蓋臨難而避。見危即棄。我輩巾幗。所不忍爲。而謂多情。人忍爲之。耶。雖然。君與芬交已歷年餘。觀君又往深情。又似非薄倖。負心者。流今所以毅然決絕者。亦非全爲朋友計。殆君他有所屬。而爲是舉歟。若果爾。則君愛情之變遷。抑何速耶。所贈各物。謹以奉璧。至芬書留君者。亦乞付回。爲幸。芬受此傷心之事。夫復何言。勉矣。俞君前途慎旃。」云云。子瑾看了。又看看這些物件。不覺落下淚來。悲傷過度。臥病了幾天。後來他到校時。見半笑的病也好了。子瑾也不去問他。這事約摸又過了兩個月。聽說半笑已定了親。不久就要完婚了。半笑又告訴子瑾。他和佩芬的事。幸虧他姑母之力。已得轉圜。總算達到了。子瑾聽了。心裏暗想你眞睡在夢中呢。若非有我的犧牲。恐怕你現在已是不在人世了。然而如此的犧牲。一片苦心。難爲。

人道自己精神上的苦痛也很大了。他想到恨時拍着頭嘆道：「唉！子瑾子瑾你在當初情興剛濃的時兒那裏想到有今日呢？」

電燈大亮人聲喧嘩臺上的鑼鼓敲得震天價響門外男男女女許多看客有案日領着一個一個的擠進來。這正是丹桂第一臺在禮拜六那裏初次新演的八本好戲。判官這時人叢中走進一對少年男女男的穿一身精緻西裝鼻架金絲邊眼鏡左腕上戴着時式手錶神采奕奕女的穿着淺色衣裙頭上挽着S式的雲髻額髮斜覆風吹微蓬右手指上戴一隻金鑲鑽的指環晶光四射容貌姣好態度英爽那些看客的眼光都注意到這兩個人的身上去。早有茶房報道連慶在那裏姚少爺來了隨後就有一個案日忽忽的擠進來撮着笑臉引二人到前排坐去他們走到座位邊後排上有一個少年看客立起招呼說道：「半笑你也來看麼？」那少年回頭一看忙笑道：「正是子瑾兄你先來幾時了。原來這兩人正是半笑夫婦。這夜闌着沒事做聽見丹桂表演新排好戲故此他們倆同來一看不料湊巧遇見俞子瑾。這日沒精打采的在家中閑坐他那戲迷的朋友又來了約他去看戲解悶子瑾勉強答應和他到此那時子瑾一見佩芬也向他點頭招呼只見佩芬祇叫了一聲「密斯脫俞」又看了子瑾一眼那一對明水雙眸中好似含着無數怨恨。正是往時無限傷心處盡在橫波一盼中掉着頭不顧了。子瑾回首當日觸目多感一個人悶沈沈的坐在那裏難過得很他的朋

友也。只顧看戲不來理他。半笑又伴着佩芬講話無暇返顧。那時台上正做到探陰山劉永奎的包公麒麟童的油流鬼一個唱一個說。很是賣力。到脚金輝陰魂出場一段聲調淒楚。電燈都熄了。使人毛骨悚然。子瑾那裏有心玩石。惟見他們夫婦兩人有說有笑。好不親愛。忍不住微微的嘆一口氣。那口氣也是子瑾發出的。悲聲要問那佩芬女士曾否聽見作者也無從知道了。

啼鵲閑話

人或謂余著啼鵲錄。豈欲走入悲傷之路耶。殊不知余非賈生。亦不必見人。則痛哭流涕。自悲其才。亦不願妄爲曠達之語。以自表其襟懷之澹遠。不過去年忽思爲一哀情小說。因集所聞見所思及者。彙爲斯編。書吾所感耳。實則天下可憐之人。更僕難數。非余一枝秃筆。所可寫盡也。雖然不自悲而悲他人。余亦不自知其何心也。

啼鵲小言

▲ 吾恨

吾恨著作不佳少有精彩

吾恨無機會出洋求學

吾恨不能效徐霞客之雲遊天下

吾恨少知己爲無拘束之暢談

吾恨世間多沒良心人

吾恨不能作美術畫

吾恨校書不能免舛悞

吾恨無好小說供吾閑覽

吾恨軍閥不能醒悟政客不能悔禍

吾恨美人不識字



我記得在一千九百十八年的春間。敵人與登堡將軍下了一道總攻擊的命令。那些德兵。個個好似搏人的魔鬼。恨不得把我們軍隊。一齊吞將下去。日夜的向我軍攻打。我的耳朵也幾乎被那炮聲震毀。真是利害。有一天清晨。德軍炮火的聲音稍覺稀了。我們的總司令福煦上將。下令反攻。英法美三國聯軍。都是分頭出擊。我是法軍飛機隊士官。自然也要前去努力。我同了手下三名軍士。坐了飛機。飛到大空。那時。烟塵瀰漫。下面兩軍已在開戰。我便會同着英國飛機隊。到得德軍陣線。拋下炸彈。却不料迎面來了四五架齊泊林飛機。向我們開鎗射擊。我們此時也同他激戰不多一刻。這邊風勢不順。加着德軍鎗炮利害。我們的飛機隊已毀壞了兩架。我坐的飛機右翼上也受了些微傷。只得望後退飛。早有兩艇向我機緊緊追趕。我急了。將速率加快了。疾風也似的飛了數十里。其時我手下的兵士都已中鎗死了。我把他們拋下機去。減輕了重力。飛機更覺行得穩快。方纔脫了敵人攻擊。但是我的肩上已中了一彈。血流如注。一陣劇痛。我也不知不覺暈倒在機上。那

飛機沒有人去駕駛自然落到不知那裏去了。

好了！他醒了！我的耳朵中好像聽着這般嬌脆的聲音。知覺漸漸回復。睜開眼來一看。哦！這真奇了！我却並不在飛機裏頭。却臥在人家的牀上。旁邊還坐着一個女郎。那時已是天晚。燈光底下。看見那女郎。很是美麗。兩個眸子好像秋水般的映到我臉上。并且他的粉額上也露着笑容。對我說道。先生醒了。現在覺得痛苦麼。我此時將手一摸。我頭知道用繃帶紮着。便笑道。多謝女士。我的傷痛還好。只是此地是什麼地方。我本在飛機上。暈去的。如何會到此地來。請女士告訴我。女郎答道。先生何人。莫非是日前敵來麼。我道。正是我名海加列。為飛機隊士官。我狠慚愧被敵人擊敗。女郎道。此地是惠斯脫村。離開巴黎不到四五十里。遠。吾同祖母住在這裏。昨天午後。吾方在園中種花。只聽見空中軋軋之聲。抬頭一看。見是飛機。我想。大概是戰場上來的。不料見那飛機忽的一側翻。將下來。吾忙退避時。那飛機正跌到我園裏。吾便喊了祖母和女僕一齊來看。時見先生橫在機中。頭已跌開。血流如注。已是不省人事了。吾忙同他們將先生扶入裏面。請了村中的醫生前來。將先生傷處一齊包好。但是先生還不曾醒。他給了我些藥。說這是不妨的。他傷勢過重。少刻便會醒轉。他說完這話便去了。吾便守在先生的旁邊。費了一晝夜。仍是不醒。吾急了。正要請醫生前來。幸虧先生醒了。這是天幸。那時我聽了感謝萬分。便道。敗軍之將。多蒙女士等極力救護。此生何以圖報。女郎笑道。先

生爲國出力。我們女子也是法蘭西的百姓。這是應盡的義務。何足掛齒。但願早晚將德人打敗。一則可以雪吾國之恥。二則促成世界和平。便好了。我道正是。還不會請教女士芳名。女郎道。吾名雷霞。世居於此。還有別的事情。明天奉告罷。恐怕先生精神疲乏。對於傷處有礙。現在可要用些什麼。我道有水麼。我口很渴。他便走到外面。取了一杯清水。送到我唇邊。我便咕啾咕啾的一飲而盡。他將杯放了。又道。先生如要呼喚什麼。這床外有個電鈴。先生可以使用。時候不早。請先生晚安。說完話。將門掩上。輕輕的去了。

到了明朝。雷霞和他祖母一齊過來探望。雷霞對我話事溫存。他祖母也是非凡慈祥。絮絮的詢我家世。及前敵戰事。我也一一實告。此時我稍爲要進些牛奶和餅乾了。雷霞自幼父母雙亡。和他的哥哥都靠他祖母輔養成。他是信仰基督教的人。在教會學校裏畢業後。便在巴黎城內婦女青年會裏做事。只因有了咳嗽病。告假回家。休養一月。現在身體也漸漸恢復了。他哥哥名叫瓦特。也是軍官出身。今在戰場効力。我知道他是有學問的女子。十分敬重。更加他這般殷懃伏侍。非常感激。他芳齡今年正滿二十。真是一個好女子。不料我有此奇緣。偏遇着了。他。

過了一星期。我的傷處漸漸平復。可以在室中自由行動了。閒時常同雷霞談心。很是契合。不知不覺。又過了些時日。身體十分強壯了。我費去好些功夫。將飛機的葉子。修理完備。準備再到戰場。因爲近來幾天戰事仍

是劇烈。我是軍人。豈可偷安於此。消磨壯志。我將意思告知雷霞。他也狠願我到前敵去立功。只是神情上有些久聚惜別的樣子。當夜他便備了些酒肴替我餞行。他說了許多盼望我的話。又托我將一封信寄給他。哥哥并望我凱旋歸來。再到此地會面。我道女士深情厚恩。鄙人終身不忘。將來一定再來請安。好在依鄙人眼光看來。德國雖然强悍。國內經濟恐慌。也到極點。不久將要爆裂了。雷霞聽了。黎澗含笑一再勸酒。我是未有室家之人。自從見了雷霞。心中的情苗已經蓬勃發動。并且他和我十分投合。那時情不能已。便踉在他的面前向他乞婚。我此番舉動本是盲目的。倘然他反顏拒絕。我豈不要慚愧無地麼。幸他聽了我的話。嫣然一笑。似乎有見允之意。我喜極了。便和他擁抱住。接了一個吻。直到此時。迴想從前那一番溫磨甜蜜的光景。永遠不會忘記呢。

飛機停在田塢上。所用燃料也預備了。那時有許多鄉人都來參觀。我結束好了。便辭別雷霞和他的祖母。走出門來。雷霞又和我說了許多離別的話。贈我一張小影。然後送到我塢上。我又同他接了一個吻。跨入機中。復和衆鄉人脫帽爲別。我便將機開動。在場上迴旋一轉。只見雷霞將他的素巾向空招揚。衆鄉人也是歡呼不絕。我在機上喊了一聲。法蘭西萬歲。惠斯脫村萬歲。下面衆鄉人拍手相和。此時飛機已到天空。我便向南開駛。機聲軋軋。凌風而行。回頭一看。惠斯脫村只有些小黑影了。那雷霞的聲容笑貌。却依稀還在我的眼前。

呢。飛了。一刻。早到陣線。將飛機漸漸降下。早有哨兵接着。進得司令部。見了上將。略述一番。將飛機收拾好。回到隊裏。同伴見我重來。都是不勝歡迎。問我當時情景。我便一一告訴。惟將我和蕾霞女士的事情。秘而不揚。再去打聽了瓦特的所在。他是在第一軍第七聯隊內的。正要送信送去。却有同胞告訴我說。瓦特早已爲國戰死了。我不禁深爲嘆息。寫了一封回信給蕾霞。但是我輩軍人強敵在前。既不忍坐看祖國的滅亡。來到戰場上。將血肉去拚鎗彈。自然死生之數也說不定了。

我又在戰場上血戰好幾次。幸虧我們聯軍連次得勝。德國到底力屈。請和了。各派代表集會。戰事略告結束。我日夜思念蕾霞。難得有此機會。便向司令講了一個月的假。騎着馬。再到惠斯脫村。來到村中。花木明媚。景物依然。我興致勃勃的一路。暗想我的意中人。此刻見了我。而不知道有多少快活。想他也曉得停戰已久。望我到此。了我見了他。後選個日期。便好和他正式結婚。此後戰場歸來。歡度蜜月。正可算得極人生之樂。想到那時。我把馬加上二鞭。早到蕾霞門前。霍地跳下馬來。將門鈴按動。隔了良久。方纔有一個使女出來開門。我等得急了。便道你們小姐在家麼。那使女也認得我的。却不答應。奔向裏面。喊道。老夫人海先生來了。此時我心中好不希奇。他爲何不去通知蕾霞。反先去告訴老夫人呢。我不管好歹。便向客室內坐定。不多一刻。蕾霞祖母扶着使女出來了。病容滿面。見了我。便顫聲說道。先生戰勝回來麼。我答道。正是。特來問候起居。并且

拜望。雷霞女士不知道女士在家麼。他聽了我話，不覺倒向椅上撲簌簌的雙淚流下。我知道不妙，便追問其故。他道：先生說也可憐，我的女孫在前月亡故了，我不由跳將起來，說道：怎的怎的？他又道：雷霞本有肺疾，當先生來的時候，略覺好些，後來先生去了，他再到會中去做事，忽然接到先生的信，知道他的哥哥死了，他十分悲傷，回來哭了一場，加着他事務煩忙，他的病又發了。從此一天一天的沉重，沒有醫治，臨終的時候，他還對我說道：倘然海先生來時，你可勸他不要悲痛，能到他的墳墓上一看，算是不忘記他，現在也不必寫信去通知他了。唉！先生，你想我膝下只有這兩個孫男女，眼前一個也沒有了，怎的不教人傷心？我也不久在人世了。先生，你可要到雷霞墓上去麼？我可教使女領導。那時我聽了他一番話，心中說不出的難過，滿懷的失望和悲悼，便點點頭別了他，跟着使女出了大門，牽着馬一路走去，行了不多路，前面一道小溪，左邊正是我意中人的墳墓。在那裏只見墳土纔乾，蒿草已長，兩傍栽着數株冬青，墓前立着一塊十字形的小碑，上鐫着幾行小字，乃是婦女青年會代他立的。這些淒涼的景象，映到我眼簾中，觸動以前我同他的一番愛情。此來本想和他成婚，却不料彼美已棄我而逝，回天乏術，遺恨終身。一陣心酸，掉下許多眼淚，便跪在墓前代他禱告了一番。此時那個使女也在傍拭淚，我又向墓上痛視了良久，恨不得掘開這墳墓和我意中人再見一面。然後一齊同歸天國，真是無限傷心，沒奈何使女道：你回去時，托你代辭老夫人，請他善自保重，我也就此。

去了。我說罷長嘆一聲，便跳上馬背，和惠斯脫村長別了。只是我本胸襟廓然，沒有情愛的繫戀，因為那一次飛機墮落以後，遇了貴霞女士，漸漸的感生愛，自以為有情眷屬，幸福無量，萬萬不料受此悲慘的打擊，當雖然死了他的愛情，教我終身難忘，便是現雖老了，娶了妻子，生了兒女，那一縷恨絲，仍舊時常牽繞着，那要能夠消滅呢？

啼鵲感言

男子在少年時代，死了妻子，十個倒有九個要續弦。

男女初交友，便成非非想，太不應該。

世上婚姻一大半都是由金錢結合的。

愛情過分熱烈的時候，反動力的發生亦大。

凡事有利必有弊，全在乎人能善用，即如自由結婚的論談，誤人也不少。

男女交友，用純潔的愛情，很不多得。

啼鵑漫憶

比數年來。昔時同學之天亡者衆矣。暇一思及。爲之黯然。其中如王倚漢。卒業于河海工程專門學校。任事有日。遽罹肺疾而卒。年方二十一歲耳。君在日。與余最爲知交。後余擬與其弟鍾麟。刊行追悼錄。不意其弟亦相繼病亡。殊堪悲痛。又李鳴鳳。齒稚於余。而聰穎過之。與余同級。畢業後。雖各任事兩處。然每一見面。則絮絮話舊。頗與余親。今不幸以肺炎逝世。距婚後不過一年也。又李克明。自東吳畢業後。肄業北京協和醫學。已讀至三年。今春亦染腥紅症病故。少年有爲。前途正長。而皆天命不壽。風雨摧折。造物多忌。於此可以見矣。

三
奈之何
我
勳
哥
道

有一天那天上的陰雲層層佈滿。把那輪金鳥。糊裏糊塗的遮住。好似那老天堆着一臉的愁容。其時正是暮秋時候。風雨瀟瀟。滴在那庭中芭蕉樹上。浙瀝個不停。那三間院落中間。靜悄悄的沒個人聲。惟有東壁廂內。是一排的玻璃長窗。看得見裏面是個書房。沿窗擺着一張寫字檯。上面放着幾本皮面金裝。又厚又大的洋書。又有兩個墨水瓶。一個洋式的筆架。攔着一管鉛筆。一枝自來水筆。靠壁放着一隻鋼琴。一座書櫥。壁上掛着些西洋油畫。東面一張安樂椅上。坐着一個女子。時裝打扮。容貌妍麗。執着一本書在那裏細瞧。看了一刻。將書拋在椅上。打個呵欠。立起身來。走到玻璃窗邊。看着那雨。一絲一絲的。正是下得起勁。（神情如畫）

不覺嘆口氣道。可恨天公這般不做美。淑姊諒不來的了。正說着。忽聽外面門上丁零零的門鈴响。那女子喊道。阿梅。快些出去開門。便見一個十四五歲的雛婢從裏面跑出來。答應了一聲。便出去開門。一會兒笑容滿面跑進來說道。小姐不要心焦罷。王小姐來了。隨後便見一個妙齡女郎。梳着兩個辮子。頭漆黑的烏雲髮兒。覆在額上。被風吹得有些蓬鬆的樣子。身上穿一件淺灰色華絲葛夾襖。繫一條黑色羅裙。足上穿着革履。手

中提一柄雨傘（的是同時髦女學生）三脚兩步的走進院子。那廂房內的女子見了，連忙走出來和女傭握手，笑着說道：「淑玉姊姊，今天我猜你不來了。誰知道你冒雨而來，好一個不失信的人。那女郎聽了，將雨傘交給阿梅，和這女子廝並着走進廂房，便向那安樂椅上坐下。容着話道：「我最不喜失信。上星期既然答應你來到此間，你說今天不過是下些小雨，便是下雪下幾也要來的。琴妹，你如何一個人在這裏，伯母到何處去了？」女子答道：「我母親麼？昨天即到我舅舅處去了。我一個人在此，好不寂寞。取了這部石頭記在此解悶。女郎道：「這種書去看他，有什麼益處？」（多情多恨兒女子，易惹情絲，還是少看為妙。）我借給你的新潮和新青年這幾本書，你看過麼？女子笑道：「已看過了幾篇，但是有些講到哲學上的，不曉得姊姊說我還有什麼霧裏看花，不能完全領悟。」（倒是老實。）女郎道：「是啊，便是我雖看了許多哲學叢書，也大都不肯去細想，只是世界潮流日新，吾輩既然自號是文明女學生，也不可不學時髦。這些在肚裏好和人家談話時，有些資料也給人家不敬小觀。」（原來如此。）即如婦女解放這事，我想是刻不容緩的。數千年來，我國婦女可憐，都在男人掌握之中，仰他們的鼻息。他們便把我們婦女當做奴隸，當做玩具，愛則加疼，惡則加瀾。何嘗有些男女平等的思想？（是極是極。）咳，難道女子的智識學問不及男子麼？這都是我國人輕視婦女的一個大錯處。探源立論，現在是世界文明一日千里，處處婦女多要求有參政的權利，男女平權之聲響遍了太平洋兩岸。我們都

是二十世紀的新女子。須要設法脫去男人的舊時束縛。立在對待的地位。凡男子所享的利權。女子也該有分。男子所做的事業。女子也可以做。我前次開了一個茶話會。請你來做個會員。要發揮我們女子的自立本能。不去受那男人的節制和他人的管束。（其志不小）這便叫做「解放之婦女」。琴妹。你要做個東方羅蘭麼。女子答道。我的思想也是如此。只是最討厭的是我母親。他見我說起這些話時。便說你們到了新法學堂。別的不會學着。却反相信了這些異端邪說。我們婦女只曉得三從四德。像禮記上說的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總不能做得和男子一般。倘然你們要如此做法。男女還有分別麼。我便答道。男女是一樣的人。從父母生出來的。大家都有耳目口鼻四肢手足心肝肺臟。又沒有什麼不同。（快人快語。但是男女究竟有分別的。）那女郎聽了也道。琴妹可笑我的母親。也是這般的贊成的。他們這些腦子。是又舊又古。憑你怎樣講法。他們仍不會改變的。我們也只好行我們的事。不去管他們便了。兩人正說着話。聽得門上又是丁零丁零的亂響。阿梅聽見便走出去說道。又是誰人來了。開了門。便看見兩個少年。都披着雨衣。說着話。走將進來。女子一眼看見。便喊道。玉書哥哥。你今天怎麼有空到此。一個長身玉立的少年答道。我是來看舅母的。（此語真否）并且還有些微物。要送給妹妹。說着話。兩人已走入廂房。那來的女郎也立起身來。當時女子便對少年說道。哥哥我母親昨天已出去了。不在家。玉書道。不在家便罷。說着話。從身邊掏出一隻外國金的愛耳

近錶。手遞給女子說道：琴妹，我前天聽說你一隻手錶壞了，尚未去買，（何等關心）昨天我在大馬路閒遊，湊巧看見某公司拍賣物件，有這隻錶在內，值銀也狠便宜，故而買來送給妹妹。（多麼雅愛）女子接了，笑道：多謝哥哥的美意，待母親回來時，我告訴他，好讓他老人家還你的錢。玉書說道：妹妹又來了，我講出送給妹妹，豈有取値之理？這些話不要提起。女子謝了一聲，便指着那個女郎說道：我來介紹這位是我的同學，王漱玉女士，他的新文學是狠好的。玉書便側着身道：久仰久仰，女子又指着玉書對漱玉說道：漱姊，這位便是我的表兄，謝玉書。現在某大學讀書。漱玉也鞠了躬，玉書便引着那一個同來的穿西裝少年，通了姓名。方纔知道這是玉書的同學楊麟。現在某公司任事。那女子的閨名是叫袁琴儀。那時阿梅又送上茶來。四個人各各坐下。玉書說道：琴妹，同這位王女士在此講些什麼？琴儀便把適間所發的議論，逐一告訴。玉書和楊麟極端贊成，說道：難得兩位抱有這種高尚思想，不愧為女界先進。（爲何如此恭維）現在我們有一個新文學研究會，會員不論男女，只要是在學校中讀書，贊成這種主義的，都可入會。不知你們二位願意做個會員，互相討論麼？琴儀說道：蒙二位不棄，我們是願意做會員的。只恐我等沒有這資格。咧。漱玉也點點頭。楊麟道：袁女士太謙了。改日當將章程送上。四人又閑談了一番。琴儀忽的立起身來，走到鋼琴邊，對玉書笑道：待我來奏一曲，給二位遣悶好不好？問問是賣弄本事，然書中亦不可少此一番熱鬧。又對漱玉說道：姊姊，我

素來佩服你的唱歌。你今天可肯唱麼？

漱玉笑笑，把頭點了一點（也是深表同情）。琴儀大喜，便把鑰匙將琴開了。徐徐的彈起來。漱玉便倚琴而歌（風韻雅絕）。琴聲悠揚，加着那漱玉嚶嚶鶯鶯清脆無比，真是令人聽了有些悠然神往的態度。這國歌是說美國的南北戰爭。初起時有些金戈鐵馬之聲，好似兩邊的戰士都是奮勇殺敵。後來一邊的兵丁打敗了那美兵，便大炮火槍排山倒海，價的擁上，追奔逐北，長驅而前。到了夜裏，那慘淡的月光照到戰場上，惟見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還有些受傷的士卒忍痛呻吟，奄奄待斃（戰的犧牲可怕可怕）。此時較那出塞的胡笳，赤壁的洞簫，潯陽的琵琶，還要淒慘百倍（形容盡致）。末後漸漸到平和歡樂之聲，因為兩邊講和戰爭告終了。（我也望中國有此一日）。漱玉唱到這裏，將珠喉漸漸的唱得和緩，琴儀的手也是輕擺慢燃的，嗚的一聲停了。那兩人聽得呆呆出神（絕倒），覺得餘音嫋嫋不絕於耳。說了許多恭維的話，玉書便掏出錢來一看，道：時候已有四點鐘了，我們還要到黃博士那邊去。後天再會罷。遂同楊麟立起身來告別而去。漱玉和琴儀又談了些校中事情，電燈也亮了。漱玉道：伯母快來了。時候不早，我也要回去哩。明天校中再見罷。說罷走出廂房，便喊阿梅拿我的傘來。阿梅連忙走過來，把傘遞給漱玉。琴儀送到門外，漱玉便道：聲再會，走出弄口去了。

袁琴儀是一個聰明活潑的女郎。他是上海人在滬南某女校裏讀書，和王漱玉是同級。明年便要畢業了。他

家中祇有個母親和一個婢女阿梅。因為他有一個哥哥正在北京讀書。那漱玉的家庭是狠為複雜。也有父母也有哥嫂。也有弟妹。家資也狠富饒。兩家的父母都是非常愛護女兒。故而他們兩人狠為自由。有時候漱玉和琴儀反而怪厭他們母親說的話。都是不合時務。要設法改良家庭的組織。（家庭革命將來難免）有時候有媒妁來說親。他們母親要想把他們許配。但是他們堅執不允。說道婚姻是一生的大事。天賦人有自由。的權利。父母不可專制。（嗚呼。聚九州鐵鑄成大錯。我國女子受不自由婚姻之荼毒者多矣。）須要自己遇得着合式的人。方纔可嫁。故而認識他們的都稱呼他們為自由女（名字新穎）他們二人可以稱得維新女子了。所以講到婦女解放他們兩人是第一贊成的。然而看官請看他們到底能毀成功不成功。

講到謝玉書是富有愛情的人。天性也狠聰敏。狠愛研究哲學。他家中祇有一個母親。便是琴儀的姑母。他和琴儀是表兄妹。小時候便在一塊兒玩耍。他心中着實愛慕琴儀。只是還不曉得琴儀心裏如何。不敢輕于啓齒。這天他同着楊麟來看琴儀的母親。實在是要送給琴儀一隻雙博他的歡心（老實揭穿了）琴儀是個玲瓏剔透的女兒。如何不悟得。但是他抱着解放的意志。以為我輩女子須要有自立的能力。方始可以嫁了。人不受男人的節制。所以雖然對於玉書也有愛情。却因為時機未到。故而沒有切實表示。還有那楊麟自從見了玉漱玉。也是非常愛慕。便時時和玉書到琴儀那邊去。弄會高談闊論。與致極高。琴儀和漱玉也做

了他們會中的會員。每星期六是要去聚會一次。不知不覺過了二年。那四人的愛情已結得深了。（省筆）他們都自以爲神聖。戀愛是合着他們自由的意志。其時琴儀已卒了業。竟在那西國人開的某廠裏任了職務。漱玉是在一個女校裏教書。玉書也在本地執了教鞭。他們各人都已有了自立的本事了。所以謝玉書和袁琴儀、楊麟和王漱玉他們兩對兒先行交換戒指。定了婚約。然後稟明了四家家長。好在他們的家長都是深愛子女。言聽計從的。便揀了吉日。預備青廬。替他們成婚。（說來好不省事）

列位。照他們四人的結婚。自然是美滿無比。將來享那自由的幸福。正是沒有盡日。（欲抑先揚）但是小子却要細細寫出他們結婚後的歷史。給諸位一看。前面是小子粗瀟。不會寫出楊麟一家的歷史。我如今先要講到楊麟和王漱玉女士。不得不把楊麟的家庭。用極簡括的言語來說一說。楊麟是個世家子弟。他父親是在外邊做官的。家中有個母親是汪氏。年紀已是五十開外。吃素念經。非常相信神佛。而且喜歡老法。規矩很大。備有家法。楊麟有兩個哥哥。都已娶了妻子。又有一個小妹妹。自從漱玉進了門。又添了個新人。初起時汪氏狠愛漱玉。凡有關於漱玉的事。他總留心。便是有些食物。也都暗裏送給他吃。（厭舊喜新人之恒情）夫婦之間。更是不消說得。他們倆愛情。真是和蜜也似的一般濃厚。歸寧了十數天。便依然要到校中去教書。每天早出晚歸。似乎甚爲忙碌。汪氏看見了。便對楊麟說道。三媳出去任事賺錢。我也不好怪他。但是我們楊家

的境況。粗有薄田。你父親同你等三個弟兄。又都在外有事。可以說得無凍餒之虞。（此等口吻。聞之熟矣。）他是個婦女。我們不靠他賺錢過日子。他何必要去受這辛苦。楊麟答道。母親的話不錯。只是他素來喜愛自由……汪氏聽了正色道。咳。你們單講自由。就是自由。也有一定的限制。總不成違背家長的好言。任心去做什麼事。這便叫做自由。（說話亦未嘗無理。）我是愛兒女的。不肯看冷破。你去教他不要去教書罷。倘要用銀。我這裏也肯給他。（汪氏的是心愛漱玉。無奈愛之不以其道。適足以生惡感。）不看你兩位嫂嫂。也何嘗出去做過什麼事麼。諒他終沒有不答應的。楊麟無奈。便走到他房中。見漱玉正伏在案上。修改學生的卷子。楊麟走過去。拍着他肩笑道。好熱心呀。勸你不要費這些心思。落得辭了職。過過安閑的日子。倒不好。難道你怕銅錢沒有用麼。漱玉聽了楊麟的話。回過身來。面上帶着三分薄嘔。（何來此不入耳之言。）將手中鉛筆一丟。說道。你說的是什麼話啊。虧你是個新學界的人。怎的說出這些話來。（并剪哀梨。其快無比。）楊麟帶着笑道。你不要怪我。這是我母親教我來說的。（不打就招。）便把汪氏說的話一齊告訴。漱玉嘆道。婆婆雖是愛我。無如我有我的自由權。我喜歡出去做事。補助社會。發達盡我一份子的責任。誰也不能來管我。我當初歸你的時候。我怎樣說法。你也怎樣說法。（責備得是。）到了今朝。我倒要受人束縛麼。楊麟見他如此說法。也是無可奈何。深恐漱玉不歡。反而用些話來支開了。（是見楊麟苦心。）隔了數天。汪氏見漱玉仍然到

校毫不遵從。遂喊楊麟前來問道：你同他講過麼？楊麟答道：他一定不肯說要服務社會，並不是貪着銀錢。他這話也有道理。所以兒子沒得話說了。汪氏道：好啊！你們夫妻都是愛着新法。我來教你勸他。那裏會成功。（如夢初醒）待我自己來勸他。看他聽不聽。那楊麟聽了母親的話，便暗中諄囑漱玉。教他在汪氏面前說話。須要婉轉，不可觸犯他的怒氣。他可不和你講自由，不自由，恐怕不對時。要用家法處治的。漱玉聽了，十分不快。後來汪氏便當面勸他不要出去做事。漱玉便說：天如何給每人的自由？人在世界上所享的，便是自由之權。現在媳婦做的事，也是爲振興教育起見，並非他種無益之事。況且現今世界文明，女子也有許多在外任事的。即如我同學袁琴儀，尙且在廠中任事，沒有人去說他不是。請婆婆仍是讓媳婦出去的好。漱玉這番言語，因爲有楊麟知照在先，所以說得柔裏帶剛。汪氏只得說道：我也沒有別種心腸，祇爲愛你起見。你倘然能不做，更是使我歡喜了。無奈漱玉堅執不允。汪氏面子上不好說什麼話，心裏恨不快活。漱玉雖然仍舊每天到校上課，然而心中也好像有了一層障礙。有時遇見琴儀，把這事告訴他。琴儀也是嘆氣。因爲他心中也有說不出的話呢。（伏筆）

大凡人和人倘是心裏有了障礙，便覺得樣樣不對。兩個人的意見便變做南轅北轍。背道而馳。這障礙越弄越牢，愈久愈深。好像堅固的城池炮臺，雖有千軍萬馬也是破不得他。說得好不可怕。然語語是實。而且

世間的婆媳要好的少不要好的多有些人面子上尚能含忍然而心裏總是不相容的這是什麼緣故呢（你到說說看）小子想來無非是因為媳婦是外人初進門時大家的性情都不知道如唐詩上所說的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往往不容易得婆婆歡心那做婆的偏不肯原諒一些因為世間做婆的人自以為今後討了媳婦可以安然不動受媳婦的孝順了（深明心理學）所以只稍一言不合心裏便是不適意那媳婦受着他婆婆稍有怨言也是一個不忘記從此那障礙便種在他們心裏了久而久之便要發生口角家庭之間變為戰場骨肉之親化為仇敵都因為大家性子隔膜沒有愛情以致易起誤會的緣故（說得極是）否則人家有女兒的不少他們母女之間何等親愛做女兒的得罪了母親他母親有時雖然成怒但是說過便忘做母親的責罰女兒也不會聽見女兒把他記在心中報以惡聲為何做女兒的一做了媳婦便和他婆婆不對做母親的一做了婆婆便說他媳婦不好（反證甚明）這可見證我以上的話不是胡說哩所以汪氏和漱玉一有了障礙過了多日那障礙愈深姑媳兩人便覺得不親睦起來了加着那妯娌兩個本是嫉妒漱玉現在見汪氏有些愛漱玉的樣子便殷勤逢迎乘機說些漱玉的壞話（此等婦人屢見不鮮）漱玉又不肯去燒香拜佛一新一舊本是容易起衝突漱玉心裏狠看不起汪氏說他是佞神拜佛在二十世紀上這種人算得天演淘汰用不着的了（此言甚是）汪氏也常在楊鬢耳邊絮絮叨叨

講漱玉如何和他不合。只苦的楊鱗一面恐怕他母親生怒。一面憂愁他妻子不歡。沒奈何兩邊用些好話來安慰。但是汪氏和漱玉此時已有積不相容之勢了。

做書的做到這裏。且把漱玉的事暫時擱一擱起。（故弄狡獪。誰人要你擱起。）要說說琴儀和玉書的事。嘿。好在看官們也狠惦念這二人。怪小子沒有本事。雙管齊下。將他們四人的事情一同寫出來。可是小子做的時候。也是恨不得趕快些。一估腦兒寫完了。只是小子沒有這種能為。祇好一頭一頭的慢慢說起來。話說琴儀和玉書結婚之後。便到西湖去渡蜜月。水雲鄉裏終朝歡娛。花月樓前儘情玩賞。（豔福無窮。令人眼羨。）什麼比翼之鳥。比目之魚。也比不上他們的愛情呢。還有那玉書的母親。更是和善非凡。所以琴儀的身子。是狠自由的。過了蜜月。玉書是每天到學校授課。琴儀也仍供職在那廠裏。每逢星期日。他們倆時常並肩聯臂。到遊戲場中間逛。或是到花園裏去遊玩。非常快樂。（極意描寫。為後文地步。）但是隔了許多時日。忽然有一層黑霧罩在他們身上。原來有一天玉書校中放假。琴儀却仍要照常到廠裏去。玉書在飯後沒事做。要想到廠裏去望琴儀。和他一同出去到黃浦灘邊。吸些新鮮空氣。便一個人走到廠裏。瞧見琴儀正在辦公室裏做事。旁邊有一個女書記陪着。琴儀見玉書來了。便對他說道。你來做什麼。我現在狠是忙碌。請你且待客室裏等一刻兒罷。玉書沒法。便在對面那個客室中坐下。等了些時。琴儀的辦公時點還未完畢。一個人

孤清的好不寂寞。眼看着琴儀在對面，不好過去說話。那玉書方在沉悶的時候，忽見一個少年，丰姿俊美，穿着西裝，手裏執着一張外國紙，走到琴儀處，好像商量什麼事。那少年俯在桌子上，把身子只管挨近兩個人頭，並頭的耳鬢廝磨，不知道的正要當他們是個夫婦哩。（知道的見了，心裏好不難過。）後來琴儀將鉛筆在紙上，不知畫了些什麼。那少年連連說道：VERY GOOD! HOW WISE YOU ARE! I THINK YOU

ARE AN ANGLE SENT DOWN FROM THE HEAVEN. 笑了一笑，走到裏面去了。此時玉書看得妒火中燒，心裏想這個人是什麼東西，他敢同我（我字最爲着重，好笑）妻子這般親密，并且打着英語極口稱揚，他心裏懷的是什麼念頭。（由妒生疑）真是個不要臉的東西。我停回到要問問琴儀呢。玉書又沒精打彩（何苦）的等了多時，看看那一輪紅日漸漸的望西邊沉下去了。公司裏壁上的大白鳴鐘，鏗鏘的響了五下，那廠裏的人都陸陸續續的出去。琴儀也收拾一切，徐徐的走到待客室裏，對玉書笑道：你等得心焦麼？玉書答道：只要你快活，便了我倒隨便。（冷淡）琴儀見他所問非所，答道：我有什麼快活？難道你不快活麼？一同走罷。玉書使快快的立起身來，也不想到黃浦灘去了。便雇了兩輛人力車，同琴儀坐着回家。到得家中，天已近晚。琴儀和他婆婆講了些話。玉書一個人躺在榻上看書。直到吃了晚飯，回到房中，將近安睡的時候，琴儀見玉書不則一聲，忍不住開口問道：（我也要問）你今天到底爲着什麼，這般不樂你適間

到廠裏來。我見你面上還帶着笑容。怎樣我出來時。你便有些不快活。難道我有得罪你處麼。請你告訴我。玉書道。別的不問。單問你那廠中的西裝少年。是個什麼人。和你如此親近。琴儀道。那人姓江。是個副經理。因為要我畫個圖樣來請教我。但是我也和他客客氣氣。沒有什麼道理。（表明在先）敢是你疑心我麼。（豈敢豈敢）玉書道。我也不來疑心你。我只覺得這人不應和你如此親密。我看見了就要生氣。（什麼道理）琴儀道。好啊。你也沒有知道我的心腸麼。（其語沉痛）我為我的職業。不能不同他談話。何況解放的婦女。也不消避什麼男女的嫌疑。你這般狹心。前天還要鼓吹什麼解放。（責問得好）玉書道。無論如何解放。不解。放這驢子。不應該同你如此模樣。（竟是蠻理）他說的英語是什麼話。輕蔑你就是輕蔑我。以後這種人。切勿要去理會。他能當下兩人爭了幾句。都覺得心裏有些不快活。但是也將就過去。

有一天廠裏宴客。許多職員大家聚會。琴儀是其中的一份子。自然也要前去。臨鏡妝束。打扮得真個風流。溫雅。點絕人寰。玉書見了。問道。你要到什麼地方去。琴儀道。廠主人今天大宴賓客。大小人員。沒有不到的。我也要去赴會。玉書聽了。怔了一怔。然後說道。你能不去麼。（總是不放心。有嬌妻者。都有此種心理。然照人道而論。大不應該）我一人在家中。等你好不寂寞。琴儀笑道。這却不能。我必要去赴會的。我有我的自主權。勸你不要管我。好在你也常常晚歸。我總是一個人守着的。說罷。翩然出門去了。（此時玉書尤為難堪）玉書心

裏大大的不樂。也是無可如何。歎道：『你有你的自由。我也有我的自由。他便同他老母吃了晚飯。便向牀上睡去了。』看看到了十二點鐘時候。不見琴儀回來。（望眼欲穿矣。）玉書又是寂寞。又是怒恨。心中暗想：『此時琴儀在那席上。不知如何高興。總要唱兩隻歌。出出風頭哩。』（猜得正着。）好好他也不避羞。慚麼。這席上有許多陌生的男人。他是個青春少婦。如何參預。其中加之那驢子不懷好心。真正危險。（不外一個妒字。）想到這裏。唉聲嘆氣的那裏睡得着。聽那壁上鐘聲已敲了二下。（真苦惱。）方纔聽得打門聲響。傭婦起來開了門。琴儀走到房裏。桃花顏色映着燈光。越顯得嬌紅。欲滴帶着三分酒意。對玉書說道：『你早睡了麼。』玉書道：『冷清清的。我來等你什麼。你倒顛倒做起來了。』（竟是氣憤語。）琴儀道：『什麼顛倒不顛倒。男女是一樣的人。應該享同等的權利。』玉書道：『又來了。』（已厭聞之矣。）我問你一個人回家。不害怕麼。琴儀道：『那裏會害怕。況且有密司忒江送我回家的。』玉書聽了。說道：『咳。那驢子送你來的麼。』正是情敵。我狠討厭他。你倒同他十分要好。』此時琴儀有些怒氣。答道：『他好意要來送我。』（請問女士如何知道。）我也不能拒絕他。這是外國常有的事。到了中國。却要疑三疑四。你枉空是個新學界人。連我在外面酬酢。都不放心要好……要好……難道我同他要好不同。你要好麼。』（我聞其語。如見其人。）你如此疑心。真的逼着要我不出去做事。鎮日價匍匐在深閨之中。做那寄生動物。（罵盡不少人。）看你倒是願意的啊。（也是氣憤語。）玉書見琴儀醉後

發怒。深恐小不忍反亂大謀。便閉口不說話了。琴儀也就卸裝而睡。

過了許多時日。琴儀腹內已是結了珠胎。覺得吃也吃得少了。身體十分疲倦。只要想吃酸的食物。廠裏去做事。也是懶洋洋的。（這是婦女的天然魔障。）他有時到漱玉處去談談話。着實懊悔自己早嫁了人。那許多束縛漸漸的臨到身上來了。又過了幾個月。琴儀分娩的時期已到。廠裏也告了假。臨盆時生下一個男孩。啼聲雄壯。相貌端正。（好一個新國民。）夫婦二人甚是快樂。取了一個乳名。叫做小玉。那玉書的母親更是十分歡喜。琴儀使同玉書商量要雇用乳媪。玉書也應允。便去雇了一個年輕乳母。滿了月。琴儀精神已是恢復。便要到廠裏去銷假任事。出門之時。總是囑付乳母。要當心護養。又請他婆婆留意監視。但他心裏狠念小玉。在廠裏做事也覺得有些分心。不比從前了。一到五點鐘。便不肯逗留片刻。便如飛的跑回家中來了。（母子天性爲人子者。烏可不孝其親乎。）有一天乳母不當心。把小玉額上撞了一個塊。琴儀不捨得。把乳母大大埋怨。那乳母使氣憤憤地。還了工錢不做了。（偏生個強。）琴儀沒法。只得另去雇了一個。總是不稱他的心。有時對玉書說道。你現在是做了父親了。如何不肯當心小玉。（說得是。）玉書笑道。我是男子。當要在外的。這撫養一事。本要問着你的。你既出外任事。自然不能不托他人了。琴儀不情願辭去廠裏的職務。不聽玉書的話。玉書見他不肯聽。心裏仍是懷恨。

看官。大凡人在平日身子健康的時候。覺得要如何便如何。只要任了他的心去做。好像沒有難事。若然一有病魔纏繞。就要覺得滿身不自在。要能不能怨恨懊悔的心。都要因此生出來了。那時候。倘然自己親愛的人。不來殷勤服侍。心裏更是悲傷。那一天琴儀感冒風寒。生起病來了。恰巧這時候。乳母告假回鄉。那小孩子只有玉書的母親當心。小孩子見母親生了病。也會不安起來。時時啼哭。不肯脫人的手。他婆婆又要煎藥。十分忙碌。一個僕婦。只好做些粗事。不能幫忙。琴儀見了心中十分焦急。那病也一時不肯好。朝上寒熱退了。晚間又上來。玉書背地問那醫生。知道這病很爲厭氣。却無大礙。其時適值玉書的朋友結婚。玉書也要去吃喜酒。兩天不曾住在家中。（抑何忍心乃爾。）琴儀甚是怨恨。自傷命薄。爲何做了女子。有這些障礙。反而不能自由。（無限悲感。）待到玉書回家。便說道。好啊。我生了病。你却不會來伏侍過我。小玉又聞得利害。家裏無人看管。你也不來抱抱。却反宿在外邊。你的愛情變了麼。玉書笑道。不敢不敢。這是我的自主權。你也不能來管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琴儀知道玉書有意來報復他。又道。既然如此。你在外邊倒快活麼。玉書道。昨天我們叫了幾個局。都是海上的名花。輕鬟淺笑。風流綽約。狠是溫存。如何不快活。（有意說得如此。不然玉書真是個負心郎了。）琴儀聽到這裏。面色慘白。幾乎發暈。（玉書如此作頑。大非惜玉憐香之意。）嘆口氣道。你這個負心人。薄倖郎。還要來家中做什麼。（悲痛之語。）玉書道。你這話說得希奇。難道我們男子在外面而

的酬酢。你也要疑。三疑。四我同你的要好。不及同那娼妓的要好麼。（時昔之事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你講女子解放的什麼束縛。男子起來了。琴儀知道話中有因。恨得無話可答。不覺心中一酸。落下淚來。低低的哭道。狠心的玉書。你們男子的心腸。都是硬的。狹的。只要人家不自由。你們自由。（何其說得痛切也。）我生了這個孽障。便是我心頭之肉。可憐我在廠裏做事。都沒有心路。你却輕描淡寫的和從前一樣。我也知道你的心思。只不要我在廠裏做事罷了。（一語破的。）所以我今天生了病。你不肯來溫存看顧。反而有意住在外邊。只要問問你的良心。能發對得起我麼。（至誠之語。）我現在已轉定了念頭。不能不將廠裏的事務辭了。省得受這般苦惱。（境遇四通。不得不然。可憐。）但是要望你做一番出人頭地的事呢。玉書聽了。心花怒放。（目的達到。）從椅上跳起來。走到琴儀牀邊。將身俯下。兩手把琴儀的手握緊了。連連接吻。說道。琴儀。你能如此。我狠感激你的。望你恕吾以前的罪過。要知道我謝玉書的愛情。是狠純潔的。沒有別人能夠。露在我的心裏呢。琴儀！你能原諒我麼。

自此以後。琴儀的病漸漸痊好。廠裏的職務。果然也告退了。只在家中撫養小孩。奶媽也不用了。閑來看看書。消遣消遣。那玉書放了學。便回到家中。兩個人說說新聞。講講故事。抱抱小孩。狠覺得融融洩洩。快樂無比。不似琴儀在那廠裏做事時的光景了。（讀之有無窮感觸。）一天風斜雨細。秋景憔悴。琴儀正在抱着小玉逗。

他玩笑接到一封信。一瞧封面上乃是漱玉寄與他的。琴瑟道多時未去見他。了。他有什麼事寫信來。一魚接得勢。隨即拆閱一看。其辭道：

琴姊如深。妹聞之不自。由。母。寧。死。妹。與。姊。幼。時。同。學。即。主。張。不。權。自。由。主。義。謂。今。日。中。國。婦。女。尚。在。黑。暗。之。中。層。層。壓。迫。事。事。束。縛。仰。人。鼻。息。爲。人。奴。隸。非。有。偉。見。卓。識。之。婦。女。毅。然。以。先。覺。自。任。提。倡。解。放。則。吾。中。華。婦。女。無。以。自。脫。於。苦。海。故。當。仁。不。讓。以。身。作。則。以。冀。喚。醒。國。民。改。造。由。河。愚。公。移。山。精。衛。填。海。事。之。成。否。未。可。知。也。無。如。年。來。願。與。心。違。懷。喪。欲。絕。此。身。已。加。束。縛。復。何。言。乎。自。由。雖。然。吾。身。尚。存。一。息。不。懈。總。冀。打。破。桎。梏。除。障。礙。而。今。日。者。橫。被。羞。辱。動。遭。誹。謗。有。志。未。成。徒。呼。負。負。是。以。妹。已。無。意。偷。息。人。間。願。一。死。以。警。國。人。矣。所。幸。由。濤。猶。在。嵇。紹。不。孤。夙。仰。賢。仗。儻。倡。自。由。之。論。抱。解。放。之。志。倘。能。積。極。進。行。登。高一呼。則。天。下。之。廣。當。不。乏。志。同。道。合。者。共。起。而。實。行。之。也。若。果。爾。妹。在。九。京。亦。當。含。笑。無。恨。矣。……（

下略）

讀者諸君看了這封信。決然也要驚疑。說道。王漱玉這樣一個人。怎麼會死。原來。漱玉和汪氏新衝突。已非一遭。（翻到上文）有一天。漱玉被中請漱玉和一位女教師到北京去。聚國語研究會。順便參觀北京教育的狀況。漱玉甚是高興。和楊麟說了東裝待發。那汪氏知道這事。便不放漱玉出外。漱玉和楊麟說了許多話。

(省筆)氣憤憤的偏攜着行李不別而行。這一去把汪氏氣得不得拍案怒道：我從來不曾見過這種行法。婦女竟敢目無尊長，不別而行。這還了得！回來時決不輕恕。(這樣家長多得狠)楊麟苦著哀求。汪氏怒氣未息，回房睡去。約摸過了十數天，漱玉從北京回來了，帶了許多土貨，走進門來，見汪氏正同二位妯娌講話，便上前叫應了。汪氏淡淡的說道：少刻你可到我房裏來。漱玉便到他自己房中，把物件安置好了，便到汪氏房裏。見汪氏面上狠是不樂的樣子。對漱玉說道：媳婦到北京是誰教去的？漱玉答道：校中派着的。是去聚會，藉此參觀各校。汪氏道：家長不教小輩去，小輩能去的麼？(一句緊一句)漱玉道：只要正當的，不必得有允許。因為各人有自由，權家長要管小輩，是恐怕小輩做壞事。若然這事是正當的，是有許多益處的家長，裏干涉不做人做這，是叫做專制。(天下家長聽着)束縛他人的自由，做小輩的因時遷權，也未必要得着允許。汪氏道：如此說來，此次你往北京，我教你不去，是錯的了。(豈敢)你目無尊長，不別而行，已經錯了。還道是正當的，這也太不知進退啊。(屢以尊長之勢相壓，令人讀之，亦爲不平)難道刑子之責，還要有煩老身麼？漱玉也答道：婆婆不是這般講……汪氏喝道：算我講錯了。現在朝代已換，民國世界，竟有你等倔强的女子，大非國家之福。(說得好笑)你學新法，總不能棄去家長。你既然做了楊家的媳婦，是要照着楊家的法度做事。(專制之極)你這般不受管束，我到此不能不照家法處治。說罷，命婢女取過戒尺來，命漱玉跪

下。漱玉道：媳婦沒有什麼錯。婆婆爲什麼這般深責？汪氏不由分說，扯住漱玉的手掌，重重的打了二三十下。（冤哉枉也）那妯娌兩個，此時只得一齊跪下，請汪氏息怒。汪氏方纔罷手，說道：以後要望你速自改過纔好。漱玉從來不曾受着夏楚，今天汪氏待他如此嚴厲，竟是硬要禁止人家的自由，不覺非常悲傷，回到房中，哭泣不已。看看楊麟還不到家，心裏暗自怨恨，嫁了這種古舊人家，那汪氏倚着長輩勢力，定要束縛他人，天卜竟有這種姑嬖。我王漱玉是個解放女子，熱心自由的人，如何遇着了這個對頭，他要束縛我，我却不能甘心。委棄向來的主義，去做他的奴隸（好志氣），然而照他的勢頭看來，此後風波真惡，自己決沒有出頭的日子。（轉入悲觀）。想想要和楊麟離婚罷，楊麟並不會錯待我，我何忍同他說這些話？想來想去，打定主意，不如去尋個死路。我死了，看他還能管我麼？西哲說的不自由，毋寧死，我還是撒手人寰的好。強如在此受他的束縛（讀至此，當爲墮淚，改良家庭一事，誠爲今日亟務）。死志已定，遂從案上取了一匣燐寸，把頭剪了，和茶吞下，便向牀上去臥。忽然想起琴儀，嘆道：他是我的一個知己朋友，不可不給他一個信，使他知道好待我死了，還有他來憑弔一哭呢。遂起來磨墨，擘牋，草草的寫了一封信，命僕婦送往郵局。長嘆了數聲，向牀上倒頭便睡。僕婦來請他用晚飯，他也不要吃。少刻楊麟回來了，見漱玉橫臥牙牀，淚痕界面，不覺大吃一驚，問道：你今天方從北京回來，爲何如此模樣？你有什麼冤屈，請你告訴我，說罷，將手巾去揩漱玉的眼淚。（偏要

纏綿漱玉此時九曲迴腸寸寸斷矣。不料漱玉見了楊麟更加傷心那眼淚愈揩愈多。此時漱玉服的磷寸毒性已是發作。咬着牙齒。握住楊麟的手。答道。你只要問你的母親便曉得了。至於我呢。已爲爭那自由情願。拋棄我的性命。寧死不受這種無價值的管束。你也不必爲我悲傷。人孰無死。只爭着早晚哩。語似達觀。實是悲傷過度。楊麟知道漱玉業已服毒。嚇得魂魄出竅。手足冰冷。連忙跑出去。喊家人去請醫生。一面早有他妹妹把適間衝突的事情。告知楊麟。楊麟頓足嘆息。此時汪氏曉得了。也非常着急。一疊連聲的催請醫生。蓋汪氏初不料漱玉之自盡也。哀哉。無如毒性快發。等到醫生到門時。漱玉已是香消玉殞了。哀哉。漱玉如此結果。楊麟見他愛妻活活的慘死。倒地大哭。定要以身相殉。經衆家人勸定。那時漱玉的母亲家得了信。連忙一齊飛奔過來。和汪氏鬧個不了。幸虧兩家都是名門望族。自有那排難解紛的魯仲連出來。好好的說開了。等到漱玉一坯黃土深深埋香的時候。楊麟在墓前哭拜一番。自去削髮爲僧。遞跡青山去了。傷心末路。古今同慨。這是後話。我却不要多提。却說當日袁琴儀看了漱玉的信。又是驚疑。又是悲痛。那眼淚好似斷線的珍珠。撲簌簌的從眼眶裏落下來。滴得衣襟盡濕。冤死狐悲。物傷其類。而況知好如二人。一旦忽接噩耗。其傷心爲何如。那時聽那窗外雨聲。淅淅夾着那階下秋蟲唧唧之聲。陡忽想起昔日和漱玉在他自己家裏如何遇見謝揚二人。生了愛情。到今朝便添了一層魔障。映照前文。知交如漱玉。今以所志不

祭之何哉

成殉身黃泉。鱗亡星落。月死珠傷。胸中的感觸。一時叢集。星星的抱石小玉。仰天長嘆。道天實爲之祭之何哉。
(餘韻悠然)

列位看了小子這篇小說。好像我含有不贊成解放的意思。然而說來有些挫折人家的銳氣。雖然諸君要曉得。自古至今。要做成一件事體。通行天下。是何等艱難。那漱玉和琴儀抱的宗旨。行的事體。本是不錯。但是所處的時候。是還在萌芽時代。而且束縛過多。操之過急。反而不能遂劑他們的心願。(道着語)故而他們二人。可算得是解放中之犧牲罷了。猶如辛亥革命當那清廷未倒。民國未建的時候。許多烈士。仁人。都是事敗而死。也可以說他們做的事不好麼。所以婦女解放。並非不可辦到的事。斷然不見得像那書中琴儀說的。奈之何哉。一句話。就此完結。所要認定的。婦女解放。是要被人家平等看待。享那自由的幸福。並非說是男子做的事。女子都可以做。一定要做得和男人無異。天生男女。自然有分別。各有本性的可能。有些男子做的事。女子自不能做。況且女子又有撫養新國民的責任。社會上的事。有種決不能僭。譬如男子有的推黃包車。女子也去推黃包車麼。(話頗滑稽)不過解放的女子。有了高尚的思想和學術。自然能够自由選擇他能做的職業。定他終身的趨向了。近來國中婦女解放聲浪。一天高一天。講到應當如何算是解放。有不少名人。都已說過。母容多贅。所望的國中許多名賢。領士。要協助他們婦女。走奮育的路。而振興婦女的職業。使人人

可以自立。還望那婦女之中能有出類拔萃的人。熱心提倡。做那先河之導。遵着那平坦的大路走去。完全達到婦女解放的目的。這是小子著書的用意了。否則出于此而入于彼。有何益處。而且歧路亡羊。舍本求末。恐怕非但沒得益處。反而有害了。又有不可解說的。如近日海上某遊戲場。藉口解放婦女。竟用了一班薄婦少女招待遊客。他是什麼用心。我也不必說出來。但是照這樣的解放做去。恐怕在那婦女精神上。真正解放的前途大有妨礙呢。（獨具深心。世風澆漓。有心人所同悲也）列位以為如何。

明星出現

蘇州趙眠雲范煙橋主任之週報「星現」已出版數期其中著述者如鄭逸梅顧明道范君博而外類皆海上青社諸子內容精美不媿爲吳門惟一之小報如欲定閱每年大洋七角半年三角半通訊處蘇州溫家岸二十九號

星報社啟



余作啼鵲錄十八篇，既覺心中尙有不盡之感，欲一吐爲快，顧不能成篇，因拉雜書之，以爲贅語。

人皆喜讀歡娛之詞，而不喜閱悲苦之作，而吾所以爲此哀情叢刊者，非無病而呻，故作哀音，蓋有鑒于青年之顛倒情網，作繭自縛，而自誤其生者，比比皆是，欲藉此以喚醒之也。

小說有客觀主觀之別，是書悉爲客觀。近自婦女解放，而後青年女子遂力破昔日之束縛，以達其自立之目的，然于戀愛自由一端，不乏誤解。

者流以致一朝失足，貽恨終身，所謂矯枉過直，誠可痛惜者也。

結婚以愛情爲要素，固然不可出于一時感情之沸熱，草率行之，每見有女子初時戀愛某人，及出嫁後，忽有悔心，人謂其愛情不堅，而吾以謂嫁後有種種所遇之事，發生遂致有不懌耳，故結婚之始，必先一預測，已婚之後，來庶免有脫輻之凶矣。

愛情之結合，必互有一誠字，積之歲月，待其自然，濃厚若徒藉金錢地位，才能等以相結者，必不能久。

同學李君近將與某女士訂婚。先是相識之始。嘗就商于余。余勸其先以互輸胸臆。察其志同道合與否。然後徐徐圖之。非好遲滯。蓋與其貽悔于將來。盍若慎察于當初。俾彼此愛情。共入正軌。久而後成。堅不可破乎。李君從余言。

余嘗謂人能跳出情海。則終生少煩難事。然人非木石。孰能無情。自古英雄豪傑。莫不多情。况今何時。豈有魯男子耶。既不能忘情。則寧毋濫用其情。

每見有才貌出衆。性情幽縹之女子。或所適非偶。抱恨一生。或天不永壽。遽爾以殞。反不如肥碩蠢陋者。流遭遠度。日享其幸福。此真不解者也。

美人從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此誠恨事。某君以爲此真天之所以造就美人。蓋年華易逝。美人決

不能常駐其芳顏。終必鬢齒駘背。雞皮鶴髮。一至此時。尙有何人讚賞其美哉。早辭塵世。別人皆悼惜。留得豔名矣。

學生時代最易用情。然當加以謹慎。以阻其前途之發展。修業之專一也。但常見有青年學子。每當學校課畢。夕陽西沉之時。輒徜徉于里巷間。而小家碧玉亦多有立於戶前。含情盼盼者。此等用情。吾不能無間然也。

家庭專制固屬可恨。然太放任。則子女易入邪途。且青年不知世路險巇。人心鬼域。每易墮入彀中。故爲家長者。必先以情字之利害曉諭之。俾知情之真諦。同學蔡君章儒遊學美國。近有一函致余。謂「子爲小說對於當世青年。亦有責任。願多作樂觀之類。以

引起青年之興味以美國最近出版之小說凡關於

愛情之作什之九皆成眷屬繚繚令人豔羨絕不似吾國小說家故意描寫悲劇而使讀者廢書三嘆萬念皆灰如長恨歌離騷經等類聲調淒楚不忍卒讀終至悲觀性成奄奄無生氣當使人民有希望的快樂的活潑的精神云云斯言也吾甚佩之且願從之然吾方著啼鵲錄不啻予吾以當頭棒喝矣老子曰以數尊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而泣之也吾亦知一人之憂無濟於事然有快樂而不能自尋快樂甘陷于悲慘之境者比比然也樂觀之文使人奮興悲觀之文使人警惕亦各有其效用耳

花無常好月無常圓此理參透則悼亡長恨之作爲

多事矣

我國女子在昔時代大都錮居深閨足不出戶故一遇不樂之事遙遙遣日憂鬱淚痕洗面而年壽因之以促故曰多愁多病石頭記描寫黛玉即爲一般有才情而不曠達之女子寫照「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此二語雖屬有情人口吻然悲感之意情見乎辭凡爲女子者切忌之若一觀瀟湘妃子之結果便能憬悟矣

「蓬門未識綺羅香擬托良媒亦自傷」此唐人咏小家女詩也凡爲小家碧玉多思仰攀好親以補缺憾然即因之而失敗者非鮮昔聞某家女畧有姿色且甚勤勞其父母相攸久之卒許一商人子婚後夫婦間不睦蓋其家人輕視女之無裨益也因媒孽其

短而離間之姑性甚悍家中下人雖多常使工作不得當則報以惡聲且言女無裨益致彼家受莫大之辱而女不曾在地獄中度日矣每歸母家輒與其母相向汎瀾悔己之誤適也此亦誤于一時之虛榮心女校學生每喜觀禮拜六及各種小說如石頭記西廂花月痕迦茵小傳情網紅礁畫槩錄淚珠緣等而情之一字遂深入心坎然經驗尙淺情之真相尙屬模糊遽行戀愛自由之說希望得一心中幻想之人此最危險真有愛情者顯露于腕擊之情態中不爲粉飾甜蜜之言彼山誓海盟者流多易爲薄倖郎負心女也

余著孤燕痛語一篇所以痛詆桎梏的婚姻然以爲近日人民智識漸開內地各省雖仍守舊此間當不

致再有犯此不意尙有某學生患病甚劇屢治不效其家族異想天開竟將其聘妻消吉親迎昨夕爲新郎而明日陳尸廳上矣死者已逝然何以爲新娘計乎耗矣哀哉

情之義大矣哉忠臣之殉國孝子之愛親烈士之死友聖賢之殉道父母之於子女以及弟兄姊妹之間無不有至情在焉而男女相悅之情其魔力正復相等故孟子曰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彼暗鳴叱咤之項王威震全歐之拿破崙破破堅城敗勁敵不可一世而獨拜倒石榴裙下柔媚無異常人而其鍾情處尤有過之故曰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凡人陷身于情海之中萬丈情絲纏縛其身更無方以自擺脫旁觀者亦惟有咨嗟嘆息愛莫能助耳然實寶

玉愛女兒之情以之移作愛國則吾國之岳武穆張
睢陽文天祥史可法意國之瑪志尼日本之伊藤博
文也。以之愛世人則孔子釋迦牟尼使徒保羅也。以
之愛自由則美之華盛頓法之羅蘭貞德也。以之愛
社會則英之羅素俄之托爾斯泰克羅泡金也。以之
愛哲學則希臘之柏拉圖梭格拉底亞里士多德吾
國之莊周也。亦在善用其情而已矣。

情之真諦斷非踰牆穴隙桑中濮上之流所可夢想
蓋愛情神聖純潔高尚亦自由亦尊重且誠摯且恒
久斷非可以邪蕩浮躁矯揉虛誇者若有一於此則
謂之慾而非情矣。否則唐明皇之於玉環陳後主之
於麗華誤用其情斯害也已。

讀哀情小說者往往喜觀其描寫愛情處而無清醒

頭腦自由思想一爲權衡書中主人翁之得失是非
而有所鑒戒例如讀紅樓夢男則欲爲怡紅女則自
命瀟湘痴然幽思不能自己而於二人之結果則忽
焉不之留意此至可惜者而作者亦大都於愛情處
描寫不嫌其煩惟恐其不動人而於緊要處則落筆
反疎不能注重全力蓋彼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引人
愛觀也。

根柢不深者情魔一動往往流于非禮是以情慾關
頭不可不嚴加防範也。

吾人用情當辨別利害亦應爲人着想慎毋至擺佈
不脫之境明知前途無益者則寧毋妄用嘗讀碧夢
痕小說夢書旣已使君有婦牀頭人亦復溫麗多情
則何必痴戀于一鄰女春蠶作繭致自陷于悲傷不

歡之境乎此青年人不可不辨之也全書寫情頗極細膩是摹仿紅樓者不過情則情矣結果如何惟

十二回中沁霞為夢書解說一段有可取處先說忘情當從無憶無妄入手次言急揮慧劍以除孽根

離苦海跳出愁城須用斬根樹之法第一則言脂幻影閣來優曇之花歌舞空歡徒結相思之樹

以表情場即是夢境第四段則言風流叢中無事粉骷髏溫柔卿裏大抵蜜砒霜當避之如虎則寫情之

變相可驚可怕也第五層則言佳人無情情場雖久第六第七則言情書為催命符手簡為奪魂車宜情

截情魔不著一絲其理雖大剛透然說得情之一字太可怕矣太空洞矣吾以為正當之情可以用之而

不疑

世間情之所鍾不能自已亦有為情分所牽制遂致不能擺脫者可勝浩歎

情之至曰痴蓋明知其不可為而猶欲為之如雪鴻淚史中之何夢霞與梨姑是也然相愛矣何必定成

夫婦不涉子慾方是至情如香雪還珠淚中之吳生其愛可雲一往不易精衛啣石誓填恨海杜宇曬魂

斷腸午夜可貴者一無狎與之思滿存憐愛之心自尊尊人情之痴亦情之聖也

夫婦之間當相諒相解否則如『秦之何哉』中之琴儀與玉書各行其是易起誤會情愛上多一重雲霧矣豈有益哉

用情之始處處要瞻顧前途否則今日多一層情愛則為後來多一重苦痛

則為後來多一重苦痛

率爾操觚之流每喜爲哀情小說耶妾耶之字充

滿篇幅所述者大抵爲自己寫真或以賈寶玉張生

自擬寫閨閣私事自炫風流然以俗語言之無非

吊膀子不成功便發牢騷耳有何哀哉且署名大

都爲『天涯傷心人』『可憐生』『啼紅客』

泣紅生』『失意人』等等可笑之至作者雖亦爲

哀情小說然尙無此等經驗自問非其倫也

沈君禹鍾所著蹇字記(見半月)中有云『天下萬

事皆有其境獨情場妄耳少年男女心醉于支香鬢

影間目招眉語進而相悅初不自問其已婚與未婚

及各人環境之何若及至使君娶時羅敷嫁日勢無

瓦全之望於是怨恨橫生悲嘆萬狀頓覺久則又淡

然忘之矣』(然亦有竟以此送命者)云云可爲

青年當頭棒喝

婦女之心易感故易受男子之引誘然亦有男人受

女子之蠱惑者但此女子必非貞潔自愛者流男人

受之尙易擺脫比較上覺女子爲尤可憐耳

吾友某君喜讀言情小說弱冠時鍾情某女郎彼美

亦深許之然某君自幼已締婚某氏家教甚嚴不能

如願因其心竊難醫徒呼負負幾成咯紅之症余亦

嘗數四慰解之某君不能自已今某君雖已成婚

有年而女郎亦已所事得人然每過其處談及當日

情事輒不禁低徊歎故劍難忘嘗著『滄海巫山

』小說以寄意蓋某君多情雖歷久而不能忘之也

自然界之物與美人最有關係者爲花與月樓頭望

月園中葬花兒女痴思可入詩料

婚姻往往以黃金作祟而不能成就者故情敵即爲黃金然以黃金買來之美人於愛情上一無價值

禮拜六週刊一百十五期爲愛情號余最喜閱其中之「情天懺孽」一篇以小說家爲哀情小說大都半

眞半假全憑理想終有隔靴之處此篇爲本人自寫其過來之情史故不假詞采言之自親切有味然從此可知自女子社交公開之說盛行後少年男女熱

心戀愛墮身情網受盡苦惱者固大有人在矣

女子誤適匪人終身苦痛男子所娶非人亦畢生受累

新婚夫婦密愛深憐彼此意見融洽學問相等宜若可以無憾矣而造物多忌棒打鴛鴦此天下可痛之事無可如何者也

歐美男子多抱獨身主義者良以一黏情絲足爲前途學問事業之累且外國婦女除教會外大都奢華成習倘所入不豐何以填其慾壑離婚案之日多大半坐是故耳

古人形容女子有「櫻如桃李凜如冰雪」之語此好女子之自愛其身者非漠然無情也且此等女子愛情不發則已發則一意貫注之死靡他否則其容已美而其心又輕浮吾恐難保其自璧之貞也

少年女子處身過渡時代最爲痛苦蓋一方面既受學說之鼓吹而知昔日之謬誤一方面仍爲環境所束縛而痛今後之困難禮拜六上所載「儂之恨史」一篇署名爲素純女史友人言確係本地某校女學生所作者素純之名尙是賈鼎痛言婚姻不自由

語多悲。痛嗟乎。天下如素純者。不乏其人。也。故爲父母者。當予其子女。正當之自由。而濟之以良善之學識。徒知專制。與徒任自由。則各有其弊在。

凡未婚之男女。其一縷情絲。猶如春日之楊絮。飄蕩太虛中。不知將黏著何物。

女子出閣後。初次歸寧。粧飾務窮華麗。人有問之者。則答曰。金條脫有若干副也。貴重之衣有若干件也。姑嬪曾予我珠玉金銀甚多也。一若彼婚姻之目的。祇此數物而已。而鄰戚聞之。亦多歆羨之者。此真可笑。

凡人深入情場時。輒不顧利害。是非徑直行之。旁人勸之者。亦掉首不顧。蓋非其人之見解。不到以其爲情欲所蔽而迷亂矣。

余作小說過後。翻閱每覺無有是處。故此書實不止十八篇。尚有「埋香井慘史」「歌場恨」「新年憶語」等。皆以不愜于心而去之。然所刊者。亦情節平庸。未見出色。頗用自媿。且以知著作之難。蓋小說貴有用意而佈局行文。次之。若余則均未能至也。歐陽子曰。文章之盛衰。猶草木榮華之飄零。鳥獸好音之過耳。吾念此語。心爲之灰。竊慕顏氏子居陋巷。箪食瓢飲。終日默然如愚者。未嘗有所著作。而名垂後世。學冠孔門。是豈吾儕庸蠹小技。妄自譟述之流。所得而望哉。嗟乎。吾深悔啼龍錄之多作矣。



跋一

龔予在英華中校得從顧師遊者有年矣。夫子之博聞強識。讀長文學。固毋庸予贅言。獨夫子於講授之餘。出其生花之筆。寫其雕龍之文。不爲靈香摘艷之句。而爲要眇懷思之語。其所取義。尤足尙已。蓋今之號稱爲小說家者。往往自命風雅。描寫愛情。而不知其弊之所極。愛河情海。最足誘人。綺語麗詞。尤易動心。惟哀痛悲切之言。困苦憂慮之事。方足以發人猛省。促人回頭。此吾師嗜讀錄之劑。其有感而爲歎。吾願普天下青年男女。讀是書而三思之。則勿負作者之苦心矣。

辛酉仲冬受業王曼笑謹跋

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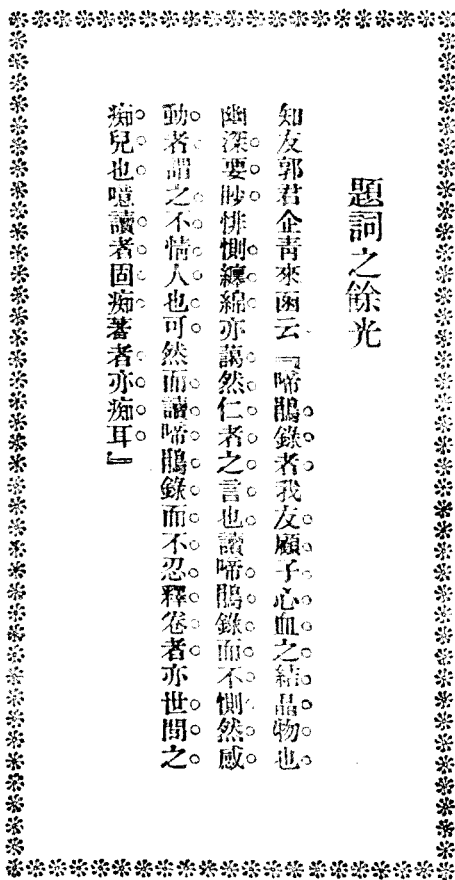
家兄明道。少時即喜閱小說。藏書滿架。及長。乃出其餘暇。擷觚爲之。隨意之所。如不拘拘於繩墨。或譯或撰。亦既有年矣。海上各種月刊雜誌。類有其著作。前爲羣芳一書。頗能風行。今復有啼龍錄。哀情專集。出版力求精雅。意貴高尚。耗費心血者歷一年餘。吾是以知此書之必能受人歡迎。可預言也。嗚呼。回憶去歲盛夏。每至黃昏。殘暑未褪。時常同家人登樓。側平臺上。乘涼。我兄乃以彼所著小說之事。實纏綿細告。我儕皆磕瓜子。拂蕉扇。或坐凳上。或倚欄旁。聽之勿倦。而我兄時有警語。足動人感念者。一夕挑燈共讀。其一可憐他死了。一篇我

與○戊○妹○及○我○母○無○不○為○之○淚○下○而○我○母○因○之○規○兄○後○勿○多○作○此○等○斷○腸○文○字○也○兄○雖○唯○唯○然○吾○知○我○兄○生○性○多○感○亦○出○于○不○自○解○者○讀○其○文○可○以○想○見○其○人○其○然○乎○其○不○然○乎○付○梓○之○始○兄○問○我○能○書○數○言○乎○然○吾○又○烏○能○為○文○因○拉○雜○書○其○能○憶○而○告○閱○者○焉○

壬戌孟夏妹顧麗新謹跋

題詞之餘光

知友郭君企青來函云「啼鵲錄者我友顧子心血之結晶物也幽深要眇悱惻纏綿亦藹然仁者之言也讀啼鵲錄而不惻然感動者謂之不情人也可然而讀啼鵲錄而不忍釋卷者亦世間之痴兒也噫讀者固痴著者亦痴耳」



●勘誤表

篇名	頁數	行數	誤	正
還珠淚	一	二	土	士
全上	四	五	抵	抵
全上	四	十	芳	芳
全上	五	五	鳥	鳥
全上	六	八	鷗	鳴
全上	八	八	肇	筆
全上	八	九	了	賞
全上	一〇	八	充	益
啼鵲隨筆	一二	四	活	汚
啼鵲別史	五	一〇	鳥	鳥
全上	八	四	自	味

篇名	頁數	行數	誤	正
啼鵲別史	二〇	五	汛	沉
全上	一一	七	遂	遂
哀鳳記	三	三	哲	君
全上	五	十三	織	識
孽海雙花記	一	三	徒	從
全上	一	七	之久	久之
春之恨	五	五	懊懊	懊惱
全上	一〇	十三	坎	坎
焚稿	五	九	赤	亦
可憐他死了	一	四	薄	簿
全上	六	一	秀蓉	蓉秀
全上	七	十三	見	過

篇名	頁數	行數	誤	正
可憐他死了	一〇	七	時	正
全上	二	三	四	下
十年一吻	二	六	多	名
全上	三	十二	塵	靡
全上	七	十三	惟	樵
我爲什麼要	二	二	冠	意
一東隨腸的	一	一	的	一
香箋	五	十	連	開
全上	三	七	此	些
看似無情却有情	九	九	回	丙
全上	四	二	值銀	價錢
奈之何哉	三	二	遲遲遲	遲遲常
啼鵲教語				

篇名	頁數	行數	誤	正
啼鵲教語	六	八	卿	鄉
全上	七	七	其	此

(題小影之詩有一絕係集句今誤借句)

